



# 年五十五

譯生遠 卷納凡

行印局書界世





世界少年文庫(2)

十五年少年

遠生譯

一九二一年

世界書局印行

## 序

這一冊十五少年的原著者，是法國小說家凡納。(Verne) 這裏譯的，是根據日

本森田思軒氏的譯本。「轉譯」本不是一件值得稱贊的事；但只這一個轉譯，我覺得非常的有價值。因為森田氏的這一冊日本文的十五少年，在日本已成了一冊名譯。關於這一冊名譯及原作，容我介紹最近改造社文學月報上木村毅氏的一篇十五少年雜記如下：

「當明治初期，文體有各派各別的分歧，有稱爲逍遙調，鷗外調，篁村調，紅葉調等。思軒調在其中最占勢力，文學史家更都有這樣的定評，說十五少年是思軒調的最圓熟的作品。在明治時代的少年文學翻譯中，和小公子（列入「世界少年文學名著」中，即「美國少年文學名著」）並稱；在一般翻譯界上，也爲屈指的名譯。其趣味真是無窮，像我在少年時代，曾經重覆的讀了十遍，即現在我也還有再去讀一遍的興味。

「關於原作者也容我說明一下。最近帝國大學新聞上有大內兵衛教授這樣說着，魯濱孫漂流記是勃興初期的平民階級的旺盛的生產力所結晶成的故事。凡納氏的小說，則是把同樣的觀念，更加精煉了一番才產生出來的一個「文學形態」；普遍雖稱作「科學小說」，但單此不能說盡它的內容。應把它當作是在科學的空想中，加進了旅行——其中尤其是航海的興味；是魯濱孫漂流記加上科學的興味。

「原來科學把封建制度打倒，同時也是使生產豐富了的基礎。航海是去開拓殖民地，獲得海外市場的中樞的武器，全是平民階級抬頭時的根本的動力。這一個動力影響到了文學上，成了以前的魯濱孫漂流記和近代的凡納那樣的小說。

有凡納那樣的傾向的小說，在十八世紀有法國作家亞部巴爾德勒米的青年阿納加爾西斯的希臘前海一作，都說是這傾向的先鞭。但凡納當然是位天才的大成者，他的許多作品中，依我所讀過的範圍說來，要算這一冊十五少年為最有趣。

「明治文學最初的翻譯小說，有同是凡納所作的八十日間世界一週記，於明治

十一年出版，其後凡納的作品，便翻得很多。明治前半期譯書種類，不下二三種；這是因為在日本那時也興起了資本主義，因而具備了攝取此種作品的條件。

凡納的作品非常的多，每個作品中，他都好似遍歷了世界般的，便是這一冊十五少年，讀者也會把他當作是一個了不得的旅行家；只是實際上並非如此，他原來是則在他桌上放着一個地球的儀器，據說是不大出書房的那麼一位並不去旅行的人。他的作品早為日本所翻譯，這事在外國也似早已知道；三十年前外國雜誌中有這樣的一段記事：

「If he (Verne) had made a tour of the world he would find his book on sale everywhere, translated into the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even in Japan and Morocco。」

# 目次

- 一 大風雨——太平洋中一孤舟——不過是這樣的少年童子而已——陸影——船頭的喊聲……………一
- 二 新錫蘭的一覺舍——暑中休假——十四名學生——解纜之前夜——漂蕩——沙地之上……………一七
- 三 四邊的觀察——船中的食糧器具——灣北之岬——海豹——Penguin——東方的一條淺碧色——重派四名遠征委員……………三〇
- 四 東方的一片茂林——岩壁的背後——小河——手造的小舍——湖——第二小河——繫舟處——舟材之斷片——刻在樹皮上的字——一個大洞居——前住者的遺物——半島地圖……………四二
- 五 會議——移居準備——船身解體——木排之編成——貨物之裝載——

——解纜——法國人的洞——駝鳥——石中怪聲——虎黑失蹤——一  
奇事……………六〇

六

新洞之發見——怪物之本體——新宅之經營——命名式——大守之  
選位——採薪——司樂灣訪問——洞內之商議……………七四

七

烈風——車之製造——駝鳥的騎行——征探隊的發程——第一夜——  
——停宿川——家族湖之北端——寂寞的夢——酒樹與茶樹——第三  
夜——野獸之來襲——未來的乳母與未來的良馬——歸來——兄情  
……………八六

八

廄舍的建造——砂糠的樹——獵狐——司樂灣遠征——異樣的馬車  
——海豹的沖——耶穌聖誕節——來冬的準備——東方征探論——  
征探艦的拔錨——東方川——兩岸的風光——欺騙灣——巨熊岩上  
的眺望——雲耶山耶——弱克的懺悔——沉默的航行……………一〇〇



九 報告——南澤的一邊——珍禽異鳥——杜番的人望——投環之戲——

一口論後之拳鬥——傳書熟——六月十日的選舉——陰氣的冬天——

溜冰——霧中人影………一一六

一〇 二少年的歸來——弱克的迷路——可怕的同行者——杜番的義務

——湖畔的露營——四人的分離——東方湖畔樹下的一夜——新宅

之選擇——欺騙灣頭的新殖民地——巨熊港——北部探察——北方

川——獺——山毛標林——大風——破船與二人體………一三一

一一 闇中討論——天明——死體失蹤——舊金山之一商船——法人洞

之掛念——大紙鳶的製作——林中一婦人——圭兒的故事——七個

殺人盜——夜中航行——岸上火光——美洲虎——親切的溫和倨傲

的冰——四少年之歸來………一四四

一二 洞中情況——洞外形勢——人心恟恟——圭兒提案——武安之呻

三十

吟——新式空中飛行機——夜中試驗——弱克的懺悔——漂流之原  
因——空中旅行——遠近的二種火光——紙鳶斷線……………一五九

一三 武安的復命——胡太患病——傳書燕的歸來——人心沮喪——駝  
馬之屍體——一個煙管——無風無雨的惡天氣——戶外叫聲——濕  
淋淋的一個漢子——伊範的故事——大苦戰……………一七五

一四 賽凡龍號的舢板船——哈諾凡爾島——說明與解釋——馬琪倫海  
峽——將來的計劃——目下的防禦——力取乎智取乎——兩個漂流  
水夫——夜半活劇——圭兒的慰安——福倍的審問——偵察隊的出  
發——第一第二槍聲——武安的失蹤——杜番的負傷——洞邊喊聲  
……………一九二

一五 二人被綁——危機一髮——福倍的改心——轟然一聲——林中探  
索——杜番病體——修復舢板船的工事——二月五日——三揚讚呼

——烟波渺渺——馬琪倫海峽之航行——葛雷菲頓號——歸國——  
我們所能學得的教訓……………二一〇

十五少年 目次

五



一 大風雨——太平洋中一孤舟——不過是這樣的

少年童子而已——陸影——船頭的喊聲

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九日的夜裏，彌天的黑雲，低壓下來覆住了海面，闇闇濛濛不辨咫尺以外。中間有一隻掠着斷帆怒濤，向東飛奔而去的小船。不斷的被閃閃的橫飛的電光照見其形。

船的容積，不滿百噸，是快艇的一種，在英國和美國被稱為 Schooner 的一種雙桅船。

船名司樂號，但曾經刻記着這名字的船尾的橫板，不知是觸衝了什麼，還是被浪濤沖洗，已剝落殆盡，無由再去辨認其所記之名了。

夜已過了十一點鐘。在這裏的緯度上，這期間夜並不甚長，一到五點鐘，便早已可見淡白的曉色。但天未明時，司樂號怎能免去那時的危險，風濤又怎能靜止。



船上有三個少年，一個十五歲，其他兩個都是十四歲，他們和十三歲的黑人的童子，拚着命合力把持着舵。

砰然一聲悽壯的響聲，同時來了一陣狂浪，似把船打擊了，船舵由四個少年拚了死力把握住，但忽焉逆轉，把四少年擲出數步之外。

一個少年說道：「武安，船沒有異狀嗎？」

武安徐徐起身，重把船舵把住，答道：「是的，沒異狀，吳敦。」又對第三個少年道：「但請用手把住，杜喬啊，請勿灰心，我們得記着我們的自己的一身之外，還有我們所不得不顧念到的許多人哩。」又對黑人說道：「莫科，你沒受傷嗎？」黑人道：「沒有，主公武安。」

他們所操的，都是英國話，只武安一人所說的，很顯明的帶着法國人的口調。這時通着船室的梯子的門口，忽然開了，便出來了兩個少年的面孔，接着又出來了一隻柔馴的狗。那狗高吠了兩三聲，少年中的年長者，也不過十歲光景的說道：「武安，武安，是



什麼事啊？」

武安道：「沒什麼事，伊番孫啊，什麼事也沒有，回進去罷，快回到船艙裏去罷。」

其他年幼的一個道：「但是我們太害怕了。」武安道：「旁的人也這樣嗎？」「都一樣的害怕着哩。」武安道：「勿憂，回進去睡進被裏，兩眼閉住，這般便會沒什麼害怕，便什麼可怕的事也沒有了。」

莫科道：「請注意，又有一個巨濤來哩。」

話還未完，便又有一個巨濤，突然來襲擊船尾，但幸而潮水尙未至湧進船艙。

吳敦稍稍厲聲說道：「回進去啊，你們兩人不聽我們的話嗎？」

兩少年剛回進艙裏，便又出來了一個少年，來到梯子的門口，「武安，你們不要我們的助力嗎？」

武安道：「不要，馬克太，你們在下面看護着年幼的人罷。這裏有我們四人，已很够了。」



在這樣的大洋中也可算最大的太平洋上，在這樣的暴風怒濤之中，在這樣的一隻船上，難道除了這幾個少年童子之外，便一個人也沒有了嗎。

是的，船上人只武安等十四個少年童子和一個幫助工作的黑人的孩子。照例在這樣的一隻百噸的雙桅船上，船員方面，至少總也得有一個船長，一個副船長，和五六個水手，但那裏却只有一個幫事的黑人莫科。這是什麼緣故？並且這船究竟又有什麼目的！想從何地到何地，以至遭到了這樣的巨風濤？如果其他船隻在海上邂逅了這司樂號，那裏的船長必定會覺得奇怪的來盤問，諸少年又必得充分的給他說明。只是這時海上，四方數百里之間，除了司樂號之外，一隻船也不見。

暴風雨其勢愈來愈兇猛了。風由疾風烈風一變而為颶風了。司樂號這時將被驚濤怒濤所吞沒。後桅早於兩日前吹斷，只留在甲板上尚有四尺高的一段欹立着。前桅雖幸未吹折，尙保得其全，但風勢愈急，少年等的力量，終至不能捲收其帆。因此滿帆被風所吹，一直從根抵起，不斷的左右搖蕩起來。如果前桅一旦倒了，則船只有坐被風濤



所恣弄，少年等當也只有束手等其覆沒，而無別法。

他們都睜開兩眼，凝視前途，只見暗暗濛濛沒一寸陸影，沒半點燈火。

午前一點鐘將到，忽然一陣淒壯的響聲，高高的來自風聲怒濤之上。

杜番道：「前桅倒了！」

莫科道：「沒有，只吹斷了那帆罷了。」

武安道：「那末須得把那帆截去。吳敦，你和杜番留着看住船舵，莫科，你來助我一臂。」

莫科曾在船上做過僕役，自然多少總有些航海上的經驗。武安從歐洲來到濠洲的時候，曾航行過大西洋和太平洋，多少也總已學得了些操舟的知識。衆少年推他們兩人做這雙桅船的指揮，便是如此。

兩人的技術，遭此厄難，更得證明了。他們來到前桅之下，檢查那裏的破損。帆因上邊的索，已被吹斷，翩翩漂於空中；幸而下邊依然緊緊繫帆桁。他們先把上邊的索完全切





去，把下邊的帆桁，放平到離甲板四五尺的地方，拿住了先前在帆桅的上邊的布的兩端，緊縛於甲板之上，他們這般做了，船便能比前更安穩的乘風前進。

他們在這時候，身將爲不絕飛越在甲板上的巨濤所沖洗，雖勉能支持避去，但不到五六回，兩人終至滿身淋漓。便回到船舵地方，却同時梯子的門又開了，出來了武安的弟弟弱克。武安問道：「什麼事，弱克？」

「來啊，來啊，船艙裏海水已在漏進來了。」

「真的嗎？」武安叫喊着，即刻下了船艙。船艙裏中央掛着一盞吊燈，在薄暗的燈光之下，有十個少年，有橫在沙發上，有畏縮的橫在臥榻上，八歲九歲最年幼的，也有恐怖得互相擁抱着的。武安道：「我們已將靠近陸地，沒有什麼可怕了，請勿擔心啊。」他這樣的鼓勵他們，便點起了蠟燭，仔細的檢看艙內，見有少許海水，跟着船的搖震，在座席上一往一來。只是遍索艙內，也不見海水漏入的罅隙，更追隨那濕跡，去到第二個艙裏，才發見了海水的由來，原來不息的冲着甲板的海水的餘滴，從甲板上的艙口，流進



艙內，便這樣的流入的。

武安回到原處，報告衆少年並無可怖之處，然後再來到甲板上。已經是黃昏二點鐘，天似墨色，風勢依然不稍衰。有時破艀踏風濤，在頭上一聲叫過的，這當是海燕罷。

但也不能因爲聽到了海燕，便斷定已靠近陸地。因爲海燕常常遙遠的翱翔於汪洋之中。又過了一個鐘頭，轟然的如發了大砲一般的響聲，高揚於空中。原來是前桅折成了二根了。碎成一塊塊的帆布，似一羣鷗鳥，紛然散飛於空中。

杜番道：「我們不能再掛帆了。」武安道：「有什麼可憂；我們便是沒有帆，也還能如有帆時一般的疾走。」莫科道：「幸而船正把浪負在背上般，纔能一直的前進。只不過爲了常常有浪，總不能免去被追覆，所以我們不得不自己把身子縛在舵上，藉免被浪沖去。」

莫科話還未完，便有一堆奔濤，高高的抬起在船尾之上；同時作了一陣可怖的響聲，向甲板崩了下來；把艙口沖去了一半，又沖去了救命艇二隻，短艇一隻和指南針箱

一個。餘勢又把船的邊緣破碎了些落在海中流着。幸而那船邊沒有破裂，如果不趕快向海中疾走，則船將不能負此重量，即刻沉沒。

武安、杜番、吳敦三人被冲到船艙的梯子口，在那裏他們緊緊的捉住了，纔算免脫被海沖去；只是莫科終於和巨濤同時沉沒了。

武安漸漸能有說話的餘裕了時，即刻「莫科，莫科」的叫。杜番道：「被海推去了嗎？」吳敦忙到船邊倚着俯瞰海中，說道：「什麼影也不見，什麼聲音也聽不到了。」

武安道：「我們必得救他，快擲下救命圈和索子去。」說完更高聲的喊道：「莫科！莫科！」

「救命啊，救命，」微微有這樣的聲音，在答着。

吳敦道：「他沒有沉入海中，聲音是從船頭上來的。」

武安道：「容我去救他。」說完即刻似失腳倒下般的，沿着甲板奔向船頭上去。

武安走到艙口，又高聲的把那黑人僕役的名字叫了一下，沒有答應。再反覆的叫



了，微微的應聲，重又給武安聽到了。武安依着那聲音，來到了船頭上的絞車盤和軸頭之間，頻頻的在暗中摸索，卒摸着了連聲音都不能發的煩悶着的童子少年之身。原來莫科被先前的巨濤推到這裏，被帆索纏住了喉嚨，越想掙脫却越緊扣住了喉頭，這時連呼吸也都急促了。

武安即刻取出了小刀來，切斷了帆索，把莫科救出，莫科數謝武安救命之恩，相攜重回到船舵那裏。

船自失了帆以後，却不曾中武安的豫言，反而速力大減。浪追擊着船疾走，船便爲浪追及，將被覆沒。這時便是有像帆那樣的東西，也已無由去張掛了，童子們不知將如何避去這危難？

在南半球上的三月，和北半球上的九月相同，所以午前五時，早已可望見曉色，天亮後風威也可稍衰。或者更幸運的能望見什麼的陸影。如果幸而此兩者中能得其一，則童子們尙可說於九死中，重得一生之望。

已經過了四點半了。白色的曙光已由東方地平線上徐徐起來，漸漸射照到了天心，但不幸烟霧猶深，把海面鎖住，一里之外也不能明辨。仰望天空，見雲都以極度速度，驀然飛行於東方。風勢毫無減退之色。更展眼望前方，則目光所及，混混然一片飛沫沸泡而已。

四少年空瞻四邊之狂瀾怒濤，呆呆佇立着。他們各在心中，想着跟着命運，他們的希望漸少了。

忽然聽到莫科的喊着「陸地，陸地，」他這時好像在突開的烟霧中，瞥見了一帶陸影，但這果是陸地嗎？這得能不是他的眼花錯認了嗎？

武安道：「陸地？」莫科道：「是的，在前面哩，在靠東的那裏。」杜番道：「你確定沒錯認嗎？」莫科道：「等烟霧再開時，從船頭那裏，你請少向左望罷。」

話還未完，烟霧重又展開了。不一會，四邊幾哩之間，忽然清明，一切都可見。

武安叫道：「果然是陸地，確是陸地。」



這時已無可再疑，司樂號的船頭的周圍，在東方的地平線上，有了一帶陸影，長有五六哩；如果以目下的速度駛去，則司樂號不出一點鐘，即可到彼處。風勢愈大了。船便一直線的對着陸地去了。

漸漸駛近去一看，見岸上有百數十尺的岩壁聳起着；岩壁的前面，有一塊黃色的沙灘平行着；沙灘的右面，有一簇喬木圍住，這看來好似內地的茂林的一端。武安把舵委之其他三人；一個人來到船首，熟察岸邊的光景，考慮着投錨的地方。岸邊不見有像港灣那麼的地方；且最不便的，是沙灘之外，另一面有如鋸齒般的岩礁，蜿蜒於海底，其起伏之跡，隱顯於海波之上。

武安細看完了，心想把衆人召集於甲板上，以備不虞，始爲得策，便走至船艙梯子的門口，喊道：「來罷，大家來罷。」最先出來的是狗，接着十一名童子跟着而來。最年幼的一看見四邊的光景，早已畏縮之極，多半竟至於哭泣起來的。因爲這時跟着越近了陸地了，海底也便越淺了，怒濤洶湧之狀的壯嚴的可怕，比在海心更加幾倍。

午前六時數分鐘前，船到了岸邊。武安趕快脫了上衣，不論誰，如有人跌入海中，他已預備定了去救的，因為船在十中有八九分看來是必定會和岩礁衝突而致於粉碎的。

忽然船身感到了一種觸撞。司樂號已坐觸於暗礁上；船的外皮，當然是受了重大的損傷，但尚未至海水即刻會漏進來。既而第二個奔濤又來把船驅使，使船又前進了五十尺；這般司樂號向左舷傾欹着，便此攔住了，不能再動。

船也就此算免了覆沒之災，但離沙灘尚在一里之外。

武安和吳敦檢驗了船艙和船庫，知道船體的損傷，尚不至使海水漏入，便大大的安心，回上了甲板，對大家說道：「請不必怕，船體無恙，陸地已在眼前；少待我們再徐圖上陸之計。」

杜番道：「但爲什麼要少待呢？」

還有一個十三歲的少年名韋格的和着說道：「對了，杜番的話是對的，爲什麼要



少待呢？我們是無須等在這裏罷。」武安道：「因為浪濤太急，我們的粗暴，如果勉強要過去，我們恐怕得被冲到礁上，粉身而終。」又有一個和韋格年齡相同的名叫乙部的說道：「但若這般等着，船也粉碎了怎辦？」武安道：「這個我以為可不必怕；至少在潮退着的時候，船體可無粉碎之憂。」

武安說的確是對的。太平洋的潮的進退，雖比較的是不甚能分明，但退潮與進潮之間，究竟尚有判然的差別。如武安所說的，再待了幾點鐘，風波不一定不能靜止，並且傲倖岩礁之背，潮能完全退去，儘得能步行過去之便也未可知。

但杜番及其他數人，還是嘵嘵的不肯信服武安所說。原來杜番、韋格、乙部及虞路，每事都以奉從武安的意見為不快。反抗他，以前已不止二三回。至於終能默忍而至於此處，都不過因為武安有航海的知识，一船的指揮，不能不委之於他的緣故。但他們既達到了陸地，便必得要求給他們行為的自由了。

杜番、韋格、乙部及虞路四人，離了其他諸人，集於船邊的一方，久久的凝視了那裏



洶湧泡沸的海面，知道到底是不能游泳過去，不得不照武安所說般等待；便又回到了衆人地方。武安對吳敦並其他諸童子，把現在還得大家在一處，藉能緩急救的必要，諄諄的勸諭他們；並說道：「如果互相分離，卽便是滅亡之道。」

纔回到那裏，便聽到這樣的話，杜番便叫道：「你有在我們身上制定法律並施行的權利嗎？」

武安道：「誰說有這樣的權利。不過爲了要保得共同的安全，才說我們不能互相分離。」

常有深慮的吳敦便來和解道：「武安的話是對的。」曾一直信服着武安的幼業者二三人，也應着「是的，是的。」杜番乃默然不再言。但仍和他的同黨二三人，怫然引退於一方。

且說那陸地是大陸還是島？岩壁之下，成半月形的黃色的沙地，兩端各至丘隆之地而盡。北爲高峻，南則稍低而平夷。武安用望遠鏡把視良久，望着陸地一會，便又放下



說道：「陸地上不見一絲之煙。」莫科道：「近邊也不見有一隻船。」杜番便在傍嘲諷道：「既無港灣，何來有船？」吳敦道：「這也未嘗以之爲岸邊無船的充分的理由。或者有漁舟會來此處打魚。至於不見船影者，因爲害怕着剛才的暴風濤，都隱進了各自的避所的緣故。」

總之，此地此邊，可知是無人居住的荒寥之境。

這時風勢稍衰。但漸漸吹向西北去，支礙了退潮，故潮退得極遲。少年們等着時候一到，急欲上岸，都手中把必要的物品搬着運到甲板上來；船中備有不少餅乾，乾菓，鹽和罐頭食物的肉類，便先把這些包束，使能便於背負攜帶。既而到了七時，岩礁上的海水，減退了不少。但因此船愈向左舷傾欹了；若如此過去，或者竟有使此向橫裏顛覆之慮。原來欲速力加快，則如龍骨高，船底尖的這麼的一隻雙桅船的構造，確應有可慮之處。

少年們至是深悲着，昨夜暴風把他們的短艇都冲奪了去的不幸。如果有了此等

短艇，則他們現在即刻便可藉此到岸邊，便是上陸之後，也還得乘了那艇隨便往來；便是現在他們所不能攜帶上陸的各種有用物件，也得藉此載了去。

但忽然這時在船頭的那邊，有了一聲非常的叫聲。






二 新錫蘭的一覺舍——暑中休假——十四名學生

——解纜之前夜——漂蕩——沙地之上

當這時候，有所謂契阿門學校者，在南太平洋英國重要藩地之一的新錫蘭的首府奧克倫市內，算是最有名的覺舍之一。來此求學的，只限於英、法、美、德等白色人的子弟，這些子弟又都是市內地主，銀行家，巨商，官吏等的子弟。新錫蘭乃由所謂北島南島之兩大島與其他諸小嶼而成的一個羣島；間隔兩大島之間的一帶水，即永留着有名的世界環遊者的紀念的柯克海峽。這一個羣島，互橫於南緯三十四度至四十五度之間。和在北半球的法國，合衆國，及日本本島等，其位置正同。其西北端，成一條狹長的半島；半島之頸的地方，幅員不過二三哩；奧克倫市即立其頸上。因其與北島的希臘的哥林斯相像，故往往稱作南洋的哥林斯。

一千八百六十年一月十五日的午後，有百多學生，各各跟隨着自己的父母們，正



如籠中放出來的鳥一般的，欣欣然走出女皇街上的契阿門學校之門。

這一天是暑假的開始，從此有兩個月間，他們得自由的受用。其中有一隊童子所最得意的，便是願望期待已久的新錫蘭沿岸的週遊，得能在這假期間去實行了。這些童子們所乘的美麗的雙桅船，是他們中間一個童子的父親雅涅氏的所有；週遊的費用，當然是童子們的父親所拿出的。

英國的寄宿學校之風氣，和法國的，很不一樣，都以使學生養成自助自給的習慣為專門，所以學生的身體的發達與其心的發達一樣快。這些學生的風采舉動，比較的多半都是老成熟練。契阿門學校的學生分成五級，第一第二級的學生，依然是以和父母接吻為禮的那麼的幼年者；但到了第三級以上的學生，則已有不少以握手代接吻的長年者。在英國學校的習慣，長年者不去保護幼年者，却反而幼年者得給長年者搬朝飯，刷衣服，擦皮鞋，奔使命，服事諸般的勞役。如果有反抗的，便為衆人虐待，一天也不能安居於學校之中。因之英國學校的幼年生徒，又有在法國所罕見的厚於奉上勤務



之念的特色。現在乘在同樂號中欲上週遊之途的，由第五級到第一級，共有十四名如左：

杜番和虞路都是第五級生，年紀也都是十四歲；他們的父親又都是市內的富裕的地主，兩人乃是表兄弟。杜番天性伶俐，學業優秀，有一種貴族氣概的倨傲。常居於人上；同學們都給他「相公杜番」的綽號。所以他見了與他同級同年的武安，在同學間被愛重，便常常有相乖相軋的傾向，這也是勢所當然。至於虞路，除了感戴敬服表兄杜番的所想所言之外，是一個別無異處的平平的童子。

馬克太也和他們同級同年，是市內巨商的兒子。靜雅有思慮，勤勉而具才智。

乙部與韋格，一個十三歲，一個十四歲，都是第四級生，各具中等的才智，其親戚皆富饒之高等官吏。

雅涅和左毗，都是十三歲，同在第三年級；前者是退職海軍士官之子；後者是富裕的移住者之子。前者有一癖，嗜小風琴，有暇輒弄之。當上此次週遊之途時，他第一攜上

船的是那風琴。後者快活而常夢想着冒險的生活，平生除魯濱孫漂流記外，幾不讀他書。

其次的兩名，都是十歲的幼年，善均是新錫蘭科學協會的會長的兒子；伊播孫是牧師的兒子。前者是第三級生，後者還不過是第二級生，但都是將來的有望的優等生。還有的兩名是更年幼了，土耳其和胡太，都不過九歲。土耳其以其執拗著；胡太以其大食量著。都是陸軍士官的兒子，是一年生。

此外還有兩個法國人的孩子和一個美國人的孩子。美國人的孩子叫吳敦，年十五歲，是一隊中的最年長者，屬於第五級生；雖無杜番那般才鋒銳利，也不失為同級中優等者；自幼失父母，養於他人之手，最有深慮而富常識。兩法國人兄武安，十四歲，弟弱克九歲；他們的父親，爲了監督北島的中央沮洳之地的排水工事，於二年前來到此處，是有名的工學士。武安有拔羣的記憶力，又有非凡的感化力，聰明輕快活潑而親切，最憐愛年幼者，頗得衆童子之心。弱克一向是第二級生中的最劣等者，與左毗同爲校中



第一之頑童。弱克常喜歡人嚇詐同輩。平生只研究着此等頑要的手段，除此之外，便無其他念頭。但自司樂號離本土以來，他的爲人，俄然一變而爲極其誠實寡默的了；他的變成了老實的童子，其他諸童子皆怪訝而苦不解其故。

司樂號的船員，爲副船長一名，水手六名，廚子一名，並黑人之子名叫莫科的十三歲的僕役一名，船長則船主雅涅自任，並也載着一隻獵犬，名叫虎黑，爲吳敦所養的一隻美國狗。定於二月十五日午前啟碇。十四日的晚上，十四名童子，早已接連着上了船；船中有副船長和莫科兩人接他們。船長雅涅氏，在未到明朝拔錨之前，是不會來的水手們爲了再想喝一杯威斯基，尙在陸上，所以船中只留着副船長和莫科兩人。既而副船長使童子們各自去安睡了之後，便追蹤其他水手們，上岸到酒家去；僕役莫科則退至船頭上的水手室中，一忽便入熟睡之境。

是怎麼一回事？船是什四望不解，跟着潮水，漸漸的流到了海中的。這些都沒人知道。夜色黑沉沉的封住之間的，不能分明；這時却從陸地吹來一陣地上的狂風，助




着潮水把船驅走了，船便而常夢想里許，莫科忽然醒覺，疑惑着船的異樣的動搖，走到甲板上，便發見了如此情形。

科喊聲驚醒了吳敦、武安、杜番等數人，蹶起而奔上甲板，與僕役莫科同聲喊救，但終屬無效。船已經離岸三哩以上；奧克倫市的火光，已經消沒於冥暗之中，不可再見。少年們都依了武安之主張和莫科的贊成，便先揚起了帆，轉了船的方向，想回到岸邊去；但帆是太重了，少年們的力不足把它自由使用；船因此反而越離了陸地遠去了。船已繞於哥來比爾岬，過了岬灣和大防壁島之間的海峽，流到離新錫蘭數哩的海中央，少年們已沒有從岸上有人來救助的希望。便是來找尋那船，即刻出來追他們，但在這樣黑暗之中，欲找出他們的所在，恐也是很難的。便是在這裏能把他們找出；只是到這裏之間，總得費幾多時間；而他們在這幾多時間之中，又會被流出幾多哩。他們的萬一的傲倖，便是邂逅了從前面來的，向新錫蘭去的不論什麼船，乃求他們的救助。這雖是很不可靠的傲倖，但莫科即刻去在船上揭起了燈光，作爲給遠遠望見這裏的人的一個記號。幼年的人，幸而都熟睡着；想到了無端特地的驚



嚇他們的無益，便也就不去喚醒他們了。武安等盡了百計多端，想使船轉換方面，但都未成功。船越向東去了。俄而在二三哩之外的那邊，見了一點火光；其白色的部份，分明可知是行走中的一隻汽船。又出現了一個紅的，一個綠的兩個燈光。這樣同時得能望見二個燈光，便可以推知那船在一直線的向這裏的快艇方面來。少年們用了必死之力，喊那輪船；但洶濤之音和蒸氣機關的響聲，及這時愈利害了的風聲，相合而抹殺了少年們的聲音，不能使那輪船上聽到。在那輪船上，便是不能聽到少年們的喊聲，但司樂號船上揭起的火光怎會不見。只是不幸船突然向一方傾動了下去。吊着燈的索又斷了，燈就闐然沉落於海中。現在已無一物可以在暗中標榜司樂號的所在。那輪船止以一小時十二三哩的速力馳行着。不幾分鐘間，輪船已經掠上了司樂號，把司樂號船尾上的掛板擦落，使司樂號感到低微的撞觸，便此轟然向西方而去。少年們都失望了。船越向東流去了。既而天明，四望不見帆影；太平洋的這一段中，本來船隻也比較的少往來。往來於濠洲和美洲之間的，都取更南或更北的航路，所以少年們等了終日，也不



見一船。一會夜。又來了天氣比前夜更劣的樣子。風越利害了。只是向東吹去。武安雖則是那樣的年齡，却顯出了罕見的能力和勇氣，做了衆人所倚賴的。連剛強的杜番，也不得不奉從他的指揮和命令。這都是在這樣的時候的。他雖則沒有可以左右船的速度，那麼的航海上的知識，也沒有展開帆所必要的膂力，但他能利用他所僅有的知識，常常防着船的顛覆，破損，日夜不絕的看守在甲板上，時時刻刻的凝望着地平線上，如果眼見有什麼助手來時，他總努力留心着不使它逃過。這樣的過了幾個禮拜之久，從無須與懈怠。有時寫了遭難的始末，盛於幾個繯內，投入海中；時或激勵幼年者，防他們陷於失望灰心之中。他們莫不依賴他的率先與盡力。無限的西風，依然把船向東驅去。自此以後的事，讀者當已在第一回中讀得。原來司樂號離了新錫蘭岸後，未經數日，有一更大的暴風經過南太平洋，從西吹到東，足足吹了兩個禮拜。若不是堅牢鞏固如司樂號者，則船早已爲怒濤所打破很久了。

當夜知道了司樂號失蹤的雅涅氏及其他諸少年的父親們，他們的驚愕失措，真



是不待說的了。他們即刻發送出兩隻小汽船去搜尋，但到次日，都空手回來。不單空手回來倒還好，他們却又拾得司樂號被他船擦撞落的船尾上的板塊，板上還留着「司樂號」數字的一半可以明白的認得。於是司樂號的已經覆沒，諸少年的溺死，是無可再疑的事實了。




且說武安等在船頭上聽到了一聲非常的叫聲；即刻去尋究根源，馬克太却因此發見了一直堅信着以爲被巨濤沖洗了的短艇的介於船尖頭的支柱之間，依然還存留着。這短艇，雖不過可載五六人的大小，但現在發見了，在少年們確有許多好處。不過爲此杜番與武安之間，重又發生了一條葛藤。杜番發見了這短艇，無恙，即刻和韋格、乙部、虞路三人去把船取出，想放下到海裏；武安却急急走來說道：「你們幹什麼？」韋格道：「我們有我們的自由。」「你們要把這小船放下去嗎？」杜番道：「是的，但你也沒有阻止我們的權力。」「如何沒有；你們打算放棄其他諸人？」杜番未及武安說完，

道：「決無放棄之理；我們上陸之後，即派一人再划回來載你們的。」「但如果不能划回來時怎辦？衝到了岩石碎了時又怎辦？」乙部把武安推開了，說道：「去，去，武安。」武安一步也不肯退；「不，短艇第一得供給最年幼的人用的。」這時如沒吳敦來排解，則杜番一派和武安一派，必至大鬪一番。吳敦是最年長者，且有靜思沉慮，私以為武安之說為是，而非杜番。他以為風浪還是這樣粗暴的時候，把短艇放下海去，只不過徒然丟了船，且人命也有危險，因之百方勸諭。又道：「司樂號坐礁，似在六時，武安，你記得是何時？」武安道：「是的，六時。」「那末潮的全退，當是何時？」「大概得在十時罷？」「啊，那再好沒有了。我們現在把飯吃了，再作上陸準備。上陸時或者還有非游泳過去不可的地方，飯吃後若非經過幾小時，游泳時恐很不方便。」這是非常有理的話，所以大家便把糖漿麵包取出，吃了早飯。吃飯之間，武安一心監視着善均、伊播孫、土耳其、胡太等幼年者，警戒他們的暴食；因為他們已絕了一晝夜的食，現在為了已達到了陸地的歡喜，即刻有了元氣，想使空腹飽滿的吃一下；這樣是可以致病的，所以武安不得不監視



他們。潮的退落，是非常的緩慢，但總之海水是在漸漸的退了，船的傾欹也愈顯著了。但莫科把測量索拋下去探試船側的海水，還有八尺以上的深；莫科恐怕驚駭諸少年，秘密的輕輕的告訴了武安；武安又秘密的和吳敦計議，以爲風推着潮水，似尚不許其全退；便在此等待明天退潮時，則船在這其間必致遭逢滿潮而傾覆或粉碎；所以他們目下之計，只有叫不論誰拿了一根索子，到岸上去，繫在岸邊的石上，藉此把船牽到岸邊的一法。又決定把索子拿到岸上去，任之武安。這當然是武安出而自任的。武安在未去冒此危險之前，把船中所有救命圈，悉數取出，分給幼年者。萬一海水尙深而遇到了非即刻離去船不可之時，他們可藉此浮身。如此年長者可捉住由船繫於岸邊的繩，隻手扶住年幼者游到岸邊。既而已過了十時十五分，此後不須一小時，潮即可退落到最低度；但在船頭下海水尙有五尺之深；此後便是經過了一點鐘，也不過減退數寸。離船約十八丈的前面，海水頗淺，因爲海面可見黑影，到處露出岩頭。所以最困難的，是由船到十數丈的前方的一段。武安脫了外衣，選了一根稍粗的繩索，把一端縛在胸邊。杜番等



四名少年見武安的爲了大家去冒險赴如此重大的使命，也不能束手作旁觀了，便和吳敦等一同幫助武安，幫着漸次把繩索盤出之勞。武安完了一切準備，將跳入海中的時候，弱克揚聲號泣，奔走到阿哥身邊，道：「請哥勿去啊！」武安道：「別怕，弱克。」便跳入海中，撥水游泳。但這時風正和退潮逆向相擊；加之海水激盪於凸凹的岩礁之上，作着盤渦的地方也很多，武安早已疲勞，手足運動也不自在；忽見他身體爲一陣大盤渦所吸沒，聽他「救命，救命」的叫了幾聲，便沉沒不見了。吳敦等人即刻收回繩索，才把昏昏沉沉不省人事的武安救回船中。不一會武安蘇醒了轉來，但想和海邊交通的希望，是完全斷絕了。這般的不覺已過午時，潮又進來，浪更大了。時爲新月初昇之日，潮比前夜更高。到了滿潮之時，船會由現在所著落之地方浮起，或去和其他更高的岩石相撞而至於粉碎或覆沒而終。不論遭遇怎樣的時候，少年們總難能逃命。但他們還是無法可施；他們大家集於船尾，空望着一個個岩頭，沒落於進潮之下。加之曾轉吹向北的風，不幸重又回吹到西來，似將把船即刻冲到岸邊去般。潮愈漲進了，岩礁上的海水也



愈深了，船也愈像會冲上了岩礁了。此後只看上帝的慈悲。少年們的斷續的哀禱懇祈之聲，與畏怖號泣之聲相間，聲高揚天。到了午后二時，船漸漸為進潮所抬起；傾斜着的船的左舷雖已浮上了，但船頭還是膠着於海底，船尾依然介於岩石之間，不得自由；船則一傾一傾的，被由側面打來的浪濤所振盪；左右的動搖得很利害。少年們互相抱住，才能不至跌倒。忽然來了一堆小山般的巨浪，來近了船的後邊，抬起了頭，便如決了大川般的，以悲壯之勢，來襲擊船尾，同時岩礁之上，全為沸泡噴沫所掩沒。船感到了一種撞觸，突然昂起前進，轉瞬之間，已在沙面之一端的沙場上，在船中曾遠遠望見的一簇茂樹的前列，已近在二百尺的眼前。回顧把船推撞到此地的巨濤，已經退却，其後依然只見海水激盪迸射在岩礁之上。



三 四邊的觀察——船中的食糧器具——灣北之岬

——海豹——Penguin——東方的一條淺碧色——

——重派四名遠征委員

船幸爲巨浪所驅，一躍而起越於岩礁之上，其底板當然受了不少損傷，但已得無事到了海濱。船自擱住在沙場以來，已過了一點鐘以上，尙未見一個人影。茂盛的樹林的那裏，有一條小川，可望見其流入海中，但也不見有一隻漁船。吳敦道：「我們雖幸而上了陸，但這裏似是一塊無人的野地。」武安道：「我們得先找求的，是可以庇護幼年者的屋宅，至於此處的屬於何國，我們可以在找得了委身之處後，再慢慢的探究。容我們先來觀察一下這裏四面的光景罷。」於是武安和吳敦同下了甲板，走向茂盛的樹林那裏去；樹林在岩壁與河川之間，越近岩壁，樹林也越盛了；開路進去，只見喬木自僵，便此腐朽，落葉陳陳相因，高積於地面，沒及兩膝；閑閑寂寂，絕不見人的踪跡。但見飛鳥，



紛然驚飛而去；這或是飛鳥已識人來而知可怖。穿茂林過去，約十分間，到了岩壁之下，岩壁直立三百尺，如平面板，即如洞穴之類的，可以暫時作爲少年們的棲居的地方也。沒有並且攀登頂上去時可以踏腳的罅隙也沒有。從而沿岩壁之下，再向南行約半時許，即出於一直所望着的河川之右岸。兩人心想，如攀登到了頂上，則在一目之下，便可俯覽四方光景。雖已到了這裏，岩壁依然峻削屹立，路早已到了盡頭，兩人只看得了那邊的河岸，不和這邊的岸上一樣的有美木鬱蒼，却是一片平原，全無青綠之色。便暫回到船中。兩人對大家說了所見，又說此後還是把船作爲大家的居處爲得策。船的龍骨受了重大破損，且船體傾欹，不能坐穩，但尙足以之庇遮一時風雨。武安等先取出了一根繩梯子來，掛在船的右舷，使年幼者也能容易的上下出入於甲板沙場之間。莫科得左毗之助，依了他所知道的一些做菜法，準備晚餐，供給大家。諸少年自離新錫蘭以來，久久未知食味；至是始少少安心，能辨食味；善均、伊播孫、土耳其、胡太等天真的幼業者，早又時時嬉笑取樂。只最奇怪的，是平索在學校中第一個頑皮的武安的阿弟弱克，雖見



善均等如此快樂，但他却獨退一隅，悄然不與眾人同處。有時也有人見他的異樣，去問他緣故，他必顧而言他。飯吃畢，大家困了二十天來的疲勞，早已有了倦意，便各自就床入眠。但武安、吳敦、杜番三人擔心着會有野獸蠻人來襲擊，輪流着到甲板上看守，這樣的過了一夜。明天朝上，大家起來，在上帝前捧誦了感謝之詞後，才開始做這一天的事務。第一得做的，是清查船內所有食物及其他，食物除乾麵包之外，還有乾點心，鹽肉，腸罐，燻牛肉，鹽魚等，儉約些使用，約可支持二月。但他們以此有限之食物，不能支持永久的將來，所以他們不得不謀由打獵或漁業，使得食物的補給。於是先授幼年者以船中所有的釣絲，使莫科隨着他們到海濱去試試釣魚，年長的少年們留在船內檢點諸物。其品目如左：

大小帆布，繩索類，及鐵鎖，錨碇等，這些都預備補船上曾具備過的東西的缺而另行設置者。

投網，釣絲等漁具，大小若干。



獵鎗八支，射鴨鎗一支，連發短鎗一打，硝包三百個，各二十五磅的硝藥裝箱兩個，鉛塊及大小鉛丸若干。

用作夜中信號的狼火具一件，裝於船上的二大砲所用的硝包及彈丸三十個。食膳及庖廚所用的器皿，鍋，釜等，在二十餘天的暴風濤間，損毀了不少；但現存有的尙足供少年們今後之用而有餘。

毛線，綿線的織物，法蘭絨及布類，也有很多。

臥具，大小被褥，枕頭之類，視少年們之數而有餘。

此外晴雨表兩個，寒暖表一個，鐘一隻，通話於遠距離的喇叭和望遠鏡三個，指南針大一個小二個，示將起的暴風雨計一個。英國旗若干，信號旗一柄，木匠器具一付，針線鈕扣若干，自來火並燧石火器若干，新錫蘭沿岸詳細地圖數張；這些在目下的少年們是沒有用的；但另有全世界圖一張，這是大大的有用的。

書籍室中，有英法兩國著名的旅行者的遊記，冒險談等若干，又有筆，鉛筆，墨水，


紙，並本年一千八百六十年的日曆一冊。馬克太此後擬逐日把所有的事記在這日曆上。又有金幣五百磅的財產。貯酒類的桶，雖破漏了不少，但還剩有葡萄酒及車厘酒一百加侖，白蘭地，杜松子酒，威士忌酒五十加侖，啤酒也不下有二十五石。

總算起來，少年們在若干月間，百事可無不足之慮的生活下去。到了正午時分，幼年者都拾得了許多貝類，和莫科一塊回來了。據莫科說：岩壁的一處，他見有數千成羣的鴿子。因之曾很喜歡打獵而有多少經驗的杜番，議定明日領了其他夥伴同去打獵。中飯以幼年者拾來的貝類為第一主品，其他稍用些燻牛肉，和在河裏汲來的水中注進了幾滴白蘭地酒；大家鼓舌嘗貝類珍味。午後得修繕船體。把少年們的手所能修繕的破損處修了，幼年者又往河邊釣魚，半天便此過去了。晚飯之後，大家即刻就寢，是夜由馬克太和韋格輪流在甲板上看守。

祇說此處的究竟是島是大陸，這是武安，吳敦，杜番等年長者漂著於此處以來所關心着的第一個問題。他們常常為此聚首爭論。但總之此地的不屬於熱帶，看了茂林



中所有的在太平洋中赤道國中所不能見的柏樺、松、檜、山毛榉等樹便可知。且地上已被落葉堆沒，松檜之外，可以見到沒有其他青翠之物。則此地之比新錫蘭更偏於南而在高緯度上也未可知。果然，則到了冬天，想來一定非常的嚴寒。現在是三月的中旬，到四月的下旬之間，或尙能有繼續着好天氣之望，但到了五月即在北半球的十一月以後，或者會逢到意外的險惡天氣也難料。所以在此後的六星期內，他們不論去留，總得防備起來。他們經過了幾回商議之後，決定先去攀到隔斷灣的北端的岬頭的高地上，觀察一下那地的模樣，依此觀察的結果，再作計議。觀察之任，推定武安去擔當。武安與杜番常常意見各異而至於反目，都幸吳敦居間調停，這是不待說的。岬與船相距，不過直徑五哩，連海濱的曲折也算進，則武安得走的路程，也不出七八哩。岬的突出之處，看來離海面可有三百尺以上，至少在那裏可以展望及近傍幾哩之間的光景。不幸自三月十二日以來，天氣即開始陰沉，雨也常常落個不住，武安便不能上他的探險之途。但時間決不可空費，他在這時候，發見了出發時留落下未來的水手們的行李中的衣



類，便取出來和莫科兩人，雖則不熟手的，也起勁的拿來改縫，使能合少年們的身寸，用作將來禦寒的準備。其他少年，也決非無所事事而空費時日；幼年者在雅涅或馬克太的監視之下，或漁於河邊，或至海濱拾貝，各自以勞作為娛樂。他們每想起雙親，不禁悲哀塞心胸，而淚潸然淌下。但他們從未在頭腦裏浮從此不能再見父母親的灰念。至於韋格、杜番、乙部、虞路的四人，每日偕獵犬虎黑，出去打獵，難得與其他童子在一塊。他們所獲得的東西中，如鴿、鵝、鴨等，大家所當作珍味的東西不少，還有使當廚子的莫科不能料理的鷗、鷓鴣之類也不少。

到了十五日，天氣稍見晴爽，晴雨表上也豫示着明日的晴爽。武安這一天便準備次晨昧爽即起來，去上探險之途。他除帶了一根杖和一柄連發的短鎗作為護身之用外，又在繫在帶上的小袋中，放進了若干乾麵包，少許鹽肉，及白蘭地和水調合的一瓶。又帶了一個望遠鏡。他走了一小時，已到了杜番等的足跡所未到過的地方，路程也已過去了一半；他在心中打算，如果這樣走去，大約八點鐘可以到達岬的那裏。但在這裏



起，岩壁與海面的距離漸次縮短，道路的闊漸次狹起來，加之與一直走着來的平軟的沙地不同，脚下全是凸凹的堆岩，和蒙茸的海草團，跋涉之困難，是不必說的。有時脫了皮鞋，徒足涉於沒及膝上的海水中，也不祇二三回；有時失足倒於磯上，也不下三五回。他到了十點鐘，已經超出了預算兩小時，纔到了岬下。武安此後的四五哩的跋涉，將怎樣的困難，想讀者也不難推想到了。武安坐在石上，從袋裏取出食物和水瓶，解其飢渴，一邊看着四面的光景。見海中有無數魚類，在波上打出盤渦潛游，其間有兩三隻海豹，也在那裏出沒嬉戲。他看了這些，推斷此地是在比一直所想像的更高的緯度上。有時颯然成聲掠過頭上者，是名 Penguin（企鵝屬）的鳥羣。此鳥在南極地方最所多見，於是武安的把此地斷作是在意外的高緯度上也愈確了。

休息了一個鐘頭，武安重又起身，開始攀岬。岬爲無數巨岩大石累積而成，由岩石至岩石，爬登的困難，真是非常。百難不撓的武安，終得達到了頂上，卽把望遠鏡展望東方，見面灣屏立的一帶岩壁及自己現在所立着的岬頭的背後，都向內地而陵夷俯下；






內地只不過是一片坦野，遮蔽着鬱蒼的茂林；穿過茂林之間，隱見於彼處此處的河流，都似通海。武安所展望到的東方左右十一二哩之間，便不過是如此而已。再展望北方，見濱邊接續着一直線，濱邊窮盡的地方，又有一帶灣岬隔斷岬的那一邊，有一塊如沙漠的廣闊的沙面，沿海蜿蜒。再回顧南方，則見與武安所立之處相對而成灣之另一端的灣岬的那邊，濱邊向東南漸折，濱邊的內面，是一塊沼澤。所以此地如果是一島，即可知其爲一大島。武安更舉望遠鏡，展望西方，見正傾於西方的太陽，斜射波面，搖光眩目之中，見有三個小黑點，凸出於海上。武安初以爲是船；熟視之下才知道是不動的，因而推想那是三個小嶼；小嶼與此地相離約十五哩內外。既而已到了二點鐘，武安不能再久留於此，將欲下岬；在未下之前，更取望遠鏡，展望東方，原來太陽愈斜了，光線的射點也變動，跟着方才所不能見的，現在却能見了；但這也或者因爲想着是有的才似見了的。武安這一次的探察，都是徒勞了。這時他眼光所盡處即茂林的那邊，有由北橫曳於南的一條淺碧色，遠遠浮出於天際。武安大大的疑惑，獨語着「這是什麼東西？」但再



熟視一下，便道：「海嗎？是的，這是海。」失望之餘，他的望遠鏡幾乎由他手中落下。

過了十五分鐘後，他已下了岬，在磯上了。到了五點鐘，安抵於司樂號。大家都正引頭望着他的歸來。是晚吃完晚飯，他把所觀察得的結果對衆人說了；又告訴他們東方既也是海，則此當非大陸而是一島，是無可疑了；大家聽了後的失望灰心，是不待言的。但常喜反對武安的杜番，一則因欲反對武安之所說；二則因爲希望武安所說都不確實，便說：「這或者是武安一時的幻視錯認，若非我自己親去探視海的有無之後，不能相信他所說。」與杜番同黨的諸少年，都贊成他，吳敦也以爲這是第一重要問題，爲了再去確定一下，得遠征東方，探視海之有無；遂派定遠征委員，武安與杜番之外，再派進韋格、左毗二人。但翌日又下了雨，接連數日不休。大家或修繕船體的破損處，或見雨小歇，便出而打獵，至河邊釣魚。這樣的過了幾天，不覺三月已經過去，到了四月一日。再過一個月，便當來冬天。那時會比現在更冷而至於非常的酷寒；總之這裏冬天的猛烈，是可以想像而有餘。縱使此地，果屬大陸，而少年們可到東方，找尋人跡，他們也非得等冬



過了，回了暖 and 不可。便是，此後五六個月，還得留在這裏。司樂號的破損處，爲了日炙雨淋，其罅隙日大，在此五六月之間，恐終不能保全其體，而庇護童子。故遠征委員議定應探索海的有無，同時得去找尋適於大家居住的地方；如果沒有，則非圖新築家屋之計不可。這一天晴雨表上忽然高昇，預示明天以後的晴爽，風也完全死去。四個遠征委員，卽刻準備發足，上回武安所望見的海色，是在距這裏六七哩距離的地方，由這裏去，往復費一天乃至二天，則已很充分；不過都是不知路的人，所以怕有不測的阻礙，每人便帶了共四天的食物，各負一獵鎗和一連發短鎗；此外斧兩柄，懷中磁石一個，望遠鏡一個，毯子數條，自來火和燧石並火鏟若干。吳敦想親自伴他們去，藉以調解武安與杜番的衝突，但爲沒人留在家裏看護幼年者；雖非心願，也只好斷了此念。他招武安到無人之處，勸他在遠征中切勿和杜番不和。武安誓言當不致有這樣的事，吳敦才安了心。

日沒之前，天完全放晴了。蒼穹不復有一點雲。入夜南半球的成羣星宿，燦然各放光明，其中最惹目的，是只在南極地方可以仰見的南方十字星。吳敦等諸少年，想起了



明日將出發的四名遠征委員的前途的命運，大家都不禁悵然；這時偶然舉首，仰望此等星宿，忽然都想起了父母和故鄉；幼年者便都如在寺院的十字架前跪拜一般的，對着南方十字星跪拜起來，祈禱前途的好運。

四 東方的一片茂林——岩壁的背後——小河——

手造的小舍——湖——第二小河——繫舟處——

——舟材之斷片——刻在樹皮上的字——一個大

洞居——前住者的遺物——本島地圖

第二天二日的朝上七時，四人聽了吳敦的勸告，帶了獵犬虎黑，出司樂號而上遠征之途。這一天是在北半球上常可遇到般的小春好天氣。四人祝着出門順利，便依海濱向北進行而去。他們想沒法時則到武安上回所攀登的岬邊，找尋可以登上岩壁的路，然後從背後下去，一直線的走向武安所見的海色那邊去。因為由司樂號的所在地以南，沒有可以爬登到岩壁之頂邊的路，這是很明白了的，四人沿着岩之下，走了一點鐘，走在前面的左毗和獵犬虎黑忽然不見了，其他三人吃驚，正想找尋時，却聽到了左毗的叫喚聲和虎黑的高吠聲相和。三人依着聲音找去，左毗和獵犬同立在



岩壁的一個巖折處的陰背的破裂痕之前。大概是由於寒氣熱氣的作用，或爲了濕氣的浸潤，岩壁之上由頂至地，生了一條縱的裂痕。縱的裂痕的裏面，很是闊寬，可以容一個人的身子而有餘；又成了四十度乃至五十度的斜面，斜面之上，凸凹不一，故正似成了一個個起步。杜番不聽武安說的危險的勸止，早已爬登了上去，其他三人也只得跟着爬上；幸得無事安然的接踵着達到了岩壁之頂。當三人達到頂邊的時候，杜番已取出了望遠鏡，熱心的展望着東方。韋格見了他便問道：「看到什麼水色嗎？」他接了杜番遞給他的望遠鏡，也展望了良久說道：「所見的只不過一片茂林。」武安道：「這裏看來比那裏的灣岬，低了百尺內外，所以眼界被阻，當然不能望見由那裏灣岬所能望得見的地方。如穿過茂林，一直線的向東而進，則很容易證明我所見的是否有誤。」杜番道：「這是很費力的事，我並相信這種力會是徒然空費的。」武安道：「那末，杜番，你便等在這裏，容我和左毗兩人到那裏去探究。」韋格道：「我們當然得同行來罷，杜番，容我們更向前進去啊。」左毗道：「對了；但得飽了肚後再去才得。」四人便取出所帶



的食物，吃飽了早飯，然後下岩壁向東而去。

最初的一哩間，是平軟的草原，在那裏只有三五個小石丘，爲蘚苔所蔽，散在各處。又有一二處灌木之叢，灌木限於冬青樹和伏牛花等在極寒之地也能繁生的一類。既而走進了茂林之中，有許多僵木，僵直着朽腐了，密草雜生其上。少年們以手分開榛莽，始得進行。所以他們的疲勞是非常的利害，而進行極遲，這是不待言的。費了幾點鐘，才走了不過三四哩。到午后二時，來到了一條淺淺的小河邊；少年們坐在草上，在那裏略作休息。河水清澈見底，水面沒有一介枯枝，也沒有一根草芥，這可推知水源的去此處並不會遠，橫在河面，有幾塊平石，一塊塊距離相同的立於水中，宛如由人故意安排了，作爲渡橋似的。河向東北流；或者便是武安前次所見的注入在東西的海中的河也未可知。所以少年們議決且試沿此河去找尋其末。便先渡過了河，到了對岸。到了下流，河漸廣闊起來了，即想渡過，也有不能渡過去之感。河被密密的樹遮蔽水面，時也有失其所在的；但在少年們，沒多大困難，得能沿岸下去。河水急轉慢折，不一而足；但大體是依




然向東方流的。只是水的末，看來還是很遠的；水的流動，依然是徐徐的；河的幅員也依然並不加闊。到了五點半，少年們發見了這河完全是走向北的，便大大的失望灰心。他們離小川，改向東取路進行，密樹鬱蔥，雖是白天，頗多暗沉的地方，長草往往沒及他們的頭，若不互相呼應而進，則動輒有走散之虞。既而已將七時，武安、杜番相議，決定今夜宿在這裏，明天繼續進行。

這時天色已黑，物色已難充分辨認；但望見有一叢茂樹在那裏，枝柯四面伸展，正成一屋頂狀。大家便分路走了進去，敷開帶來的毯子，拿出燻牛肉乾麵包之類，各各充飢。不一會大家橫臥着便此熟睡。獵犬黑守門，在茂樹外張望，但終也合目而睡。

次朝七時，衆人醒來，想離此而去，但一人獨個兒先出去了，左毗，忽揚可怖之聲：「武安、杜番、韋格，快來看啊！」三人吃驚奔出，左毗道：「快來，請看昨夜我們宿的是甚地方哩？」原來少年們昨夜宿的竟非如昨夜所想像的在茂林之中，却是在一間小舍之中。小舍是以樹枝編成屋頂和壁的粗陋的屋，是黑人所稱作「阿局部」的。建築以





來，似已經過了許多星霜了；屋頂和牆壁都只存了個外形了。杜番道：「這麼看來，這裏當不是無人之鄉了。」武安道：「至少在從前總非無人之鄉。」韋格道：「由此看來，昨夜那裏的石子代替的渡橋的原因也判然了。」但如果此地是野蠻的黑人的住所，則少年們又得重增一層憂愁。少年們重進小舍，仔細檢點，在地上遮蔽着的一堆枯葉之底，拾得了一塊土器的碎片！這又是一種人工的遺物。大家出了此處，手中拿了磁石的指南器，一直向東進行。將到十點鐘，才得走出茂林之外。仔細一看，茂林之外，是一塊平原，麝香草榛草叢生；約在八百碼的前方，是一帶白沙，無限的左右伸長；白沙之前，便是武安上回見的海面，在那裏千波萬浪，徐徐在打動。

現在又可無疑了，這裏不是大陸而是一個島。少年們走完了平地，到了海邊，坐在白沙之上，進他們的早餐；大家愁眉不展，不發一言。一會吃完了飯，杜番第一個回轉身來說道：「啊動身罷。」因為他們若及早上歸途，則或能在日沒之前，到司樂號所在的地方。四少年最後又一同回頭，含恨的把海面看了一下，便此想回向林中去；這時獵犬



虎黑，無端突然的走到海邊，伸嘴入海，飲起海水來了。杜番跟了去，也掬水飲之，水却無些微鹹味，是純然的淡水。乃知橫於此地的東方的，不是海而是一個湖。

是島還是大陸的一問題，至此重又不分明起來。這湖所能看到的，前方及左右兩方，都似無邊涯般的大，因之也有人疑惑這地的是大陸。武安道：「這果是大陸，那定是阿美利加了。」杜番道：「我早就這樣相信，我的一說究竟像是不錯的。」武安道：「總之我上回望見的到底沒錯，還是水色。」杜番道：「是的，只可惜那個並不是海哩。」

便是這裏果是大陸，但少年們要找尋住人之鄉，而向東方旅行，這總得等到數月之後，天氣已經回到春天而暖和了後才行。若欲在此地消磨數月，則在不能於西面的濱邊發見適於居住的洞穴之類的他們，須在這裏湖邊，找尋有無適當的可以棲居之處，這是很緊要的一事。加之像那石塊的渡橋等，可以證明曾有人住於此地的遺跡，在這邊存有很多：從這一點看來，或者若更仔細的找覓時，尙能發見不少前人的遺物，使少年們於決定進退時，也可得到很好的參考材料。四人所攜帶的食物，尙足維持四十

八小時，天氣幸未見會來劇變。所以四人目下所應決的問題；便是他們從此應向北走，還是向南走。原來向北走去，則離司樂號愈遠了，向南則稍接近。因此他們決定向南走去，兼可探究湖邊情狀。

湖邊接續着一塊平地，步行沒甚困難，四人也沒覺怎樣疲勞，這一天走了十哩許才歇下就宿，途中不見有一烟騰於樹外，也不見有一雙足跡印於沙上，這可料到此地的久已無人住了。並且也可知從不曾有猛獸或吃草的動物來過。只不過可見到有一種巨鳥，曾出沒於此間兩三回。左毗最初發見的時候，便回顧同伴說道：「這一定是駝鳥。」杜番道：「如果是駝鳥，定是極小的駝鳥。」武安道：「如果當這些是駝鳥，當這裏是大陸，則此地更可決定是阿美利加了。因為阿美利加駝鳥最多。」四人於午后七時，又來到了一條小川邊；小川分明是由湖分流出來的。這時天已漸晚，衆以為等到明朝再渡川為安全，這一天便決在此地歇夜，

四人和獵犬同橫於沙上睡着。明天早上，醒開眼來，已過了七時；即驚起展望小川



對岸河的那邊，眼所能見到的，只不過一片沼澤。大家互相回顧，心想昨日若定欲渡川的話，必至陷入此沼澤之中，遂相賀幸而宿於此處。一邊便沿着右岸，跟着河流一同進行。他們的右方，有一帶岩壁，可見其自遠方漸漸的隆起聳立而來。大家都在心中想不知這與屏立於司樂灣上的岩壁可有接連處？司樂灣是少年們最近所假定出來的名稱，指司樂號停泊的那地方。韋格忽叫道：「看啊，看那裏！」一看韋格所指的地方，見那裏是繫舟之處，有許多石塊，是由人累積起來的，一半雖已殘破，猶存舊日的形態。武安道：「這裏從前的曾有人住，愈明確了。」杜番答着「是的。」說着手指定繫舟所的一邊，在那裏茂草之間橫着的許多木片。這是當時的舟的碎片，單看其外形，已可明白，並且看去，可見船的龍骨的碎片的木塊之一端，還附着一個鐵圈。四人想起了從前使用這船和築起這繫船所的人，現在也還似突然的出現在他們的面前。大家四面一望，默然佇立；但四邊闐然不見一個人影。只有蕭蕭的水，輕輕的沖洗着河岸悠然而逝。船的被棄於此處以來，已經過了不知幾許年代，木片上都蔽着蘚苔，鐵圈也通身赤鏽，

曾用過此船的人，不知安在？又不知他是何許人？如何的死的？這都是四人想知道而不能知道的。

一會，獵犬虎黑的異樣的動作，忽然又使少年們吃驚，惹起了他們的注意。虎黑張雙耳，掉着尾，頻頻的俯嗅地上，像是聞到了什麼異樣的氣味。一會虎黑又擡足張口，似猶豫了一下；但忽望着一邊的樹叢疾奔而去。樹叢傍立於湖畔岩壁之下；大家跟在虎黑後面，來到樹叢旁邊，見前有一枝古老的山毛櫸樹，幹皮上刻記着六個字，

F, B,


1807

少年們停足凝視，不一會虎黑忽又退走，去迴遶岩壁之角，一瞥便不見了。

武安「虎黑，虎黑」的呼着；但虎黑並不歸來。俄而聽到牠不知在什麼地方發出非常的聲音，頻頻狂吠起來。武安道：「大家集攏來，得自衛着才好哩。」此言決非無謂的杞憂；因為獐猛可怖的黑人，或者有在窺視着他們也未可知。少年們各執武器，集成



一團，走向虎黑的聲音那邊去；盤着岩壁之角，走了還不過數十步，杜番忽然停足，在地上拾起了一個遺物。那是一把「鋤」。那鋤不是未開化人所做的東西，一定是美國或歐洲的文明人所製成的。和上回的鐵圈一樣，通身都已赤鏽，因此可知其已過了不知多少年代了。再留意把四邊打看，則見岩壁之下，似有當時耕作之迹，糞糊的尙留着溝沼之痕。又有一堆山芋，如今已變了野生植物，蔓延地上。有時又聽得虎黑哀叫的聲音。虎黑忽然犇到童子們的面前，激昂的樣子，仰望了他們一下，又回身想走的轉着身子，好似催促少年們快跟牠去的意思。少年們便跟着虎黑的領導而去，到了荆棘灌木雜生的岩壁之下停足。少年們仔細留心的撥開荆棘和灌木，窺視其中，見岩壁之面，黝然黑黑可見的，是一個洞口。武安即刻集攏許多枯草，點起火來，插進洞中；枯草依然能熾烈的燃燒。遂知洞中空氣，於呼吸無害。武安又到河邊，折了幾根松樹枝來，點着了火，作爲火把，照着大家一同走進洞中。洞口高不過五尺，闊不過二尺；但到了裏面，却呀然有一二十尺四方的廣室。地上平敷乾沙，如履毛氈。室口的右面，有一粗製的桌子；桌子上



有土瓶一個，巨大的貝殼幾個。貝殼原來是用作碟子的。又有一柄缺口的小刀子，已生紅鏽。此外有二三個魚鈞，一隻錫的杯子。牆壁的一面，有一個粗製的木箱，裏面藏着衣服。的破片若干。這洞中從前曾有人住過，是可無疑的了。但不知是何人，又在什麼時候更走進去到了後室，那裏有破爛了的草蓆，上面堆着褪了色的毯子。在此臥具旁邊，有一隻茶几，茶几上又有一隻杯子和一個木製的蠟燭盤。少年們到了這裏，不覺悚然退了二三步，因為他們心想那臥具裏面，定有從前此洞中的主人的遺骸。杜番自告奮勇，去把毯子揭起，裏面却是空虛。

把洞中檢查完了，四人出來，虎黑還在狂吠；四人便又跟着牠走去，沿着河邊走了十餘丈路，他們同時悚然不敢前進。原來那裏河邊有一枝巨大的山毛榉樹，下面橫臥着一堆白骨，這大概是洞主的遺骸。

四人默然佇立，呆着不動。這白骨究係何人，或者是遭了船難的水手，漂泊到這裏，等救沒人來救，便此病死了的罷？如果確是如此，他又不知在那時間，是怎樣過去的他？



在洞中所藏着的諸種什具，是否是他自己船內拿來的？或者由他自己手製的？且說少年們最想知道的，便是若此地確是大陸，爲什麼那人不去找尋內地或沿岸有人的地方，徒然病死在這裏？或者因爲那裏旅途困難，他終於不能達到目的罷？或者那路程是太遠了，終難跋涉因而作了罷的嗎？如果這人確是曾想由此地去訪尋有人的地方而不能，遂終於此地的話，則怎能獨使今日司樂號的遭逢船難者，去找尋人跡而得成功？總之，少年們若再仔細的去檢查洞內，或者能得到如那人寫下的日記之類，使少年們求得對於那人身上的始末的詳密的知識。

四人領了虎黑，重還洞中；他們最先着眼的，是右面壁上掛着的一隻袋。袋中有以獸的脂肪和船中用的棉絮做成的蠟燭數枝。左毗即刻去拿了一枝點着火，插在剛才所見的蠟燭盤上，大家便熱心的搜尋洞中。洞中通風之處，雖僅入口小處，但無些微濕氣，四面牆壁，淨然乾燥，如花岡石般；東面的牆壁，似防海上吹來的風，拒海氣的侵入。洞中非常的黑暗，這確是一個缺點。但前面開有二三個窗洞，藉以補足此缺點。洞中面積





不過二十四方呎，作爲十五名少年的棲居，不能說是十分廣；總之在此亦非不可度過數月。

在山毛標樹下，已化了白骨的這裏的洞主，當初在此上陸的時候，原來是除了一身之外，不能多帶東西。少年們重還洞中，所能發見的是一板斧，一把鋤，兩三件烹飪器具和一個似盛白蘭地的瓶及槌、鑿、鋸等。想來他是攜帶這許多東西，駕了現已成了零散的幾塊木片，而橫在茂草之間的船，漂流到了此地的。少年們再搜尋下去，又發見了一柄懷中洋刀，磁石指南針，開水壺，鐵鍋，針。但不見有一件像火器之類的東西。韋格那時忽然取出了一件東西來說道：「這是什麼東西？」其他三人也都來看；原來是兩塊用索子網住的圓石。這是南阿美利加的黑人，用來投繫黑人而百無一失的。想來這定是這裏的洞主，自己做成，自己用來補充火器之缺的。韋格又發見壁上掛着一隻懷中表；這表與普通水手們所用的不同，是白銀的雙蓋；鎖鑰同爲上等的白銀。把着了鏽不容易開的蓋，開了一看，長短兩針，正指着三點二十七分。杜番道：「蓋內尚有製造者的



名字，藉此可以推知表的所有者是何國人。」武安道：「你說的對。」便看蓋的裏面，見刻着：Dalpleuch, Sarit Male。武安道：「這樣看來，他是法國人了。是我的同國人哩。」那人的是法國人，由此更有了一個確證而愈明白了。杜番把那裏的臥具翻轉來，在其間便發現了一冊雜記簿。雜記簿的紙，多半爲了經過年份久了，都變了黃色；面上所寫的文字，也多半不能辨認，不過其間常有「法郎，慕員」兩字，單此倒可以讀懂，兩字的第一個字姆，與前次發見的在山毛標樹上刻着的二字姆相符，所以這定是那人的名字簿子上所記的。想來是記錄他漂泊到此地以來的事情。武安又在雜記簿中讀得了「裘格托洛衣」一語。這是遭難的本船的名字；簿子的前面，便記着一千八百〇七年的年號。又因爲與樹幹上刻的年號相符，所以那一定是破船的那年。法郎慕員上陸到了此地以來，到現在是五十三年。更仔細查閱簿子，則在中間又發見了一張折攏的紙，展開一看，是一張地圖。

杜番道：「是一張地圖。」武安道：「想來是慕員自己畫的一張地圖。」少年們在



或幾十年之久，終不能脫出此處，遂死於那毛標樹下病死的原因。

原來那地圖，大概是慕員親自遍歷全島，依其目擊而調製成的；那茂林中的小舍及渡橋，想來也是他跋涉的時候造的。所以此圖所示的精確，可不容再疑。不過至於那距離的尺度，當然不是用測量器來測量出來的；是他依經過時間的長短臆算出來的，

一看之下，便找認得了在地圖上的自己現在所正在探究着的湖及司樂灣並司樂灣上的岩壁等。四面圍着的，是莊嚴的海。武安所想像的，究竟是沒有錯的了。少年們現在立着的是在一個孤島之上。這是慕員經過了幾年



或者難免有多少錯誤。依地圖看來，島的全體，像一蝴蝶形，其中央有一湖，湖的四面，都是一片茂林。湖之直徑，東西五哩，南北八哩。由湖分流出幾條河川，都注入海中。現在所見的在洞外流着的川，即其分流之一，即與司樂灣之南端注入海中的，爲同一河流。島中沒有一個山，都是一樣的平野，北方乾燥多沙場，南方則多沼澤洶沮。全島面積東西約二十五哩，南北五十哩。但此島的位置，在南半球的那一邊，爲地圖所不能明示。總之看了慕員的到了此地而死去，便可推知這島的是在一絕島中，少人來訪的地方。少年們不得不想他們的得在這裏消磨的歲月，將來尙是非常的悠長；無論如何，他們得找一個棲居之所；所以得能找到了這樣的正好的一個洞，是大家的幸福；且藉此在嚴冬烈風未來襲擊司樂號之前，也得及早圖把食物及其他搬到此處之計。

四人現在只有趕快回到司樂號的一事，他們依了地圖，知道洞外流着的河川，其末是注入司樂灣的，便決定沿了此河，回到司樂號船上去。河的長看來不過七哩，算起來僅僅三五小時的路程而已。四人在離此之前取出了放在洞中的鋤，在慕員把他的

名字的第一個字母刻上了的山毛榉樹之下，掘了一穴，葬進了幕員的遺骸，又把洞口塞住，防野獸的侵入，一切完畢，便岩壁在右，川流在左的進行而去；此處樹木稀少，途上障礙也少，所以步行是意外的快，一小時後，岩壁漸漸的離河遠去，到了斜向西北方面下去的地方。武安以爲這河或者是幫助在司樂灣和湖之間的交通的便道；一邊走去，一邊留意觀看，那河很可以容得小船或木排，也有助長航通的餘地。若乘進潮而去，可省許多勞力，而得溯流上去。

到了四時，來到了一個有大沼澤的地方，少年們不得已，折向西北而去；那裏雜木蔽地，步行漸次困難。既而六時，七時，天漸黑暗，茂林愈密；到八時夜色已罩住四邊，至於不辨方位。

時忽於茂林之一方，有燦然一道光明，閃騰於空中。左毗道：「那是什麼東西？」韋格道：「那是流星罷。」武安道：「不是，是狼火哩，是由我們自己的司樂號那裏發出來的狼火哩。」杜番道：「是了，是吳敦所發給我們的。」便發鎗以答信號，他一人最先走



回。四十分後，大家都無恙歸於同樂號。

十五少年

五九

五 會議——移居準備——船身解體——木排之編

成——貨物之裝載——解纜——法國人的洞——

——駝鳥——石中怪聲——虎黑失蹤——一奇事

次日朝晨，衆少年聚集於甲板之上，聽四個遠征委員的遠征結果，對於今後之進退，有所商議。依地圖看來，此島東西二十五哩，南北五十哩，不一定是世界輿地全圖所不足載的那麼小的地方，但查看輿地全圖，在近南美的海岸地方，除了著名的羣島以外，並無可當作是此地的孤島。如果這裏的島是屬於此羣島中的一島，如果近這裏的左右；有其他島嶼的時候，則慕員決不肯不記在他的地圖上的。武安道：「總之目下第一個問題，是在把我們的居所移到那法國人的洞裏去。」馬克太道：「洞能有容得我們這許多人的大嗎？」杜番道：「不；我們還可貫穿那岩壁，把這洞擴充哩。」吳敦道：「便有少許不便，但暫且不變動的使用一下，然後徐徐圖他計，也未爲晚。」原來那時候



司樂號的甲板及側面處的破損愈增大了。非但將致不能庇遮風雨，若一朝烈風怒濤來攻其背，則可不須一小時，便呈全體粉碎之狀。所以移居，在他們是燃眉之急了。杜番道：「在移居未定之前，我們可宿於何處？」吳敦道：「便在天空之下，河川之邊，張一個天幕。」他們把船中一切東西打裝攏來，把船體拆開擇其有用之木材；這些工作，至少也得要一個月的期間。則他們離開這裏，當在五月初旬，五月是北半球上的十一月，已是冬季之開始。所以他們一天都不能空費，便是爲這緣故。

吳敦把暫時之家，擇定於河邊，這是很得策的。因爲他們把船中東西搬運到那法國人的洞中，沒有比用了木排，在河中搬送再好的了。便是河上是他們出發最便利的地位的緣故。衆少年從這一天起，大家從事於臨時住宅的工事。先在河邊繁生着的山毛標樹的枝間攔上了長長的木材，在上面張起大小的帆帳，作爲屋頂和牆壁，把火器，彈藥，及諸般食物並其他不可缺的鍋斧器皿之類，收藏在裏面。每天都刮大風，幸而接連着晴天，他們得着着的進行他們的工事。船中的東西，已經完全搬進了天幕之內。其




次便開始拆剝船體的外皮了。包着外皮的銅板，因為想起了在後當會有種種用處，所以先當心的來剝拆。但不熟練，沒力的少年，要用他們的手來拆一隻百噸的船體，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到了四月二十五日，有了奇怪的幫助，省了不少他們的勞。這一天夜半，忽的刮起烈風來，一直吹到天明；翌朝他們到海濱去一看，司樂號已全個破壞了，只見大小許多木塊遮蔽在地上，雜亂的堆積着。此後兩三天，只須把亂堆在海邊的木塊拾起搬到天幕之前，河的右岸。但這也決非容易之事。

這一羣最年長的也不滿十五歲的少年，有扛着長長的木材，有推轉着圓圓的木材，有擔着的，也有放在肩上擱的。大家喊着哼哼之聲，一心奔走勞作，在他們的可憐中，却可見到他們是怎樣的有勇氣。二十八日的晚上，一切連絞車盤，鐵灶，水桶等很重的東西，並凡附屬於船體的一切有用的東西，都已完全搬到了河的右岸。從明天起可以着手木排之編製。編製木排的工事，由馬克太作主統督，其他少年，多半依從馬克太的



指揮工作。原來馬克太天性便是一個有做木匠的天才，只在這回開拆船體和造臨時住宅之中，已在衆少年間顯示過，衆少年也自然頗多倚賴於他而得其力的地方。他們先由司樂號的龍骨截成的二段，和前桅後桅的下半，帆桁等，以及由司樂號取來的各種長的木材，拋在河中，長的縱放，短的橫攔，緊緊的相並，作成了縱二丈的木排之骨架；骨架既成，於是用由司樂號的甲板及側面剝拆下的板，平鋪其上，以釘打住，雖非熟手，終也被他們編成了一個木排。因這是太困難的工事，諸少年日以繼夜的纔完了工，可是已是五月二日了。次日三日起，即刻開始裝運貨物：由善均，伊播孫，土耳其，胡太等幼年者，各依其體力所稱，使捐運少量輕便之物到木排之上，那裏有武安，馬克太等，依從吳敦的指揮，使無偏輕偏重之患的按排陳列。又如鐵灶水桶，銅板等重量之物，則藉起重之機，（即絞車盤）由年長者轉下於木排之上。總之，由諸少年們的一心協力，到了五月五日下午，天幕內外的一切貨物，都已裝運上了木排。現在只等明朝八時，乘進潮之流，解纜溯川。吳敦道：「但是我們在未離此處之前，尚有一件應做的事，便是我們既




離了此處之後，這裏便有外來的船經過海中，我們也不能再望見，而給他們信號，求他們的來救。所以我們想在岩壁之頂，樹一竹竿，老是揭起信號，如有船過此時，藉以引起他們的注意。諸君以為如何。」其他少年，當然對此預防之策，不能發生異議，即決定揭旗。是日午後，便爲了這事消磨過去。翌朝大家一早起來，拆下天幕，用以遮在木排上的貨物上。莫科準備了三日間的食物，放在木排上。七點鐘一切已都完畢。衆便乘上木排。年長者手各持棹，等潮水的進來。八時過了三十分光景，注向海中的河水，漸爲潮水的進推，反由海中推向湖內，開始逆流起來，木排即刻解纜而去。

不完成的木排，尾上還拖着司樂號的唯一遺物的短艇，開始緩緩的逆川而去的時候，衆少年一齊拍手，不禁自己喝彩歡呼起來。便是造出了一隻世界唯一的良船美艦，他們也不能感到比這一個木排再歡喜的。木排只沿着河的右岸前進，因爲看見潮流於右岸特急，二則因右岸比左岸更高出於水面，最便於撐棹。但進行是非常的遲緩，解纜後已經過了二小時，還不過走了一哩由司樂灣到湖，至少也有六哩；若每一次進



潮即走一哩乃至一哩半，則他們若不經過幾回進潮，不能達到目的地。到了十一點鐘，潮又開始退去；少年們便把木排繫住，暫在此處休息。午後雖也有一次進潮，但吳敦以爲夜中進行不無危險，決定等明天；這夜便宿於此處。次日午後一時，來到了上回遠征委員回向司樂灣時逢到了沼澤而轉路的地方，他們便又繫住了木排。那時天氣一天天的冷起來，即日中也覺寒氣侵身，夜間更甚，那一夜沼澤水面，已見有薄冰，衆少年憂着進行太遲緩了，河面若也凍了冰，則進行更困難了。次日午後，已得遠遠望見湖面碧色。三時幾分，安然到了那法國人的洞前的河的右岸。

衆少年的歡喜，真是不待說的。善均，伊播孫，土耳其，胡太等幼年者，早已上岸，不知爲了什麼事，已在互相咒罵着，一邊歡然的在嬉戲跳躍。在木排上望着他們的武安，回顧他的弟弟弱克，說道：「你怎的不也到那裏去？」弱克道：「不，我留在這裏罷。」武安道：「你近來的舉動，我有些不解。你心中似有什麼隱事，你近來有了病嗎？」弱克道：「不是的。」武安雖欲深詰，但這時並非可以使他們作久長問答的時候，便也不再問了，和



衆人一同把木排繫住岸邊，然後登岸到法國人的洞裏。把上回塞在洞口的灌木拿開，檢看裏面；洞內依然和前日一樣，沒有一些異狀。他先取出他們的臥具，按排在洞內；又把司樂號食堂中的大桌子，放在洞的中央。雅涅又統督幼年者，解開鍋釜器皿的包，使搬運到洞中。一方面莫科在洞外岩壁上敷石造灶，攔上湯鍋，並炙燒小鳥。小鳥是杜番在到這裏的途中木排停泊的時候，登岸去打來的。現在穿上一串，轉轉的炙燒，由伊播孫和土耳其擔當。七時大家圍在洞內的大桌邊，環列由司樂號搬運來的凳几和柳條椅子，坐着聚食。大桌子上有熱氣蒸騰的湯，燻牛肉，炙小鳥和注入數點白蘭地的清水及乳酪和車厘酒，衆少年鼓舌飽嘗此等美味之後，感到這幾天來的疲勞，一時發作，想早去睡。由吳敦發議，大家集隊，去到慕員墓邊，爲這一位薄命的船難者，捧上哀禱之詞。這樣的到了九時，除了輪值看夜的杜番和韋格兩人外，其他各人都已酣睡於臥具之中。

由次日起，三日之間，完全消磨於把木排上貨物搬運到洞中的工作中。以後的若干日，又過在解木排，整藏木材中。因爲想到此等木材，他日尙有用處。五月十三日，用了



轉棍，把已經搬在洞外的鐵灶運進洞內，放在洞口的右面。馬克太看見洞壁的不甚堅固，試鑿之，遂於洞的前面鐵灶之上，開穿了一個洞，把烟囱通在這裏，自後他們便得於洞內，料理一切炊烹之事。這些事都完了之後，杜番、韋格、乙部、虞路四人，每日負鎗，跋涉於茂林沼澤間，入晚必帶回多少獲得的禽鳥。一天他們沿着湖畔，走進了距離法國人的洞約半哩許的北方的茂林之中，偶然發見了無疑的是用人手來開掘出來的深坑散在坑上縱橫的架着許多樹枝，如其中一坑，底下似有什麼動物的遺骨散落在那裏。大概是慕員當時用以掩取諸動物的陷穽之迹。四人歷看了此等坑之後，正想重歸法人洞中，韋格道：「我有一個打算，我們在這坑上，再放上一個蓋，或者會有什麼動物，來自投其內，也未可知哩。」其他三人，笑韋格的想像的妄，但仍依了他的一說，用土掩住，然後歸去。

四人這般的遊行着之間，發見在河的對岸的沼澤之邊，有芹菜繁生着，又發見水芹繁生的地方。此兩種植物，都非常可口，而有益衛生。天氣逐日增寒，但湖水及河面，尚

未至凍結，所以幼年們每天往河邊，垂釣絲，十分自在。莫科也可不愁庖廚無魚。五月十七日，武安及若干少年，欲去找尋有什麼可以當作倉庫的洞類，在近傍岩壁之旁，便出法人洞，向北方茂林中走去，將近上回杜番等發見的陷窳之邊，忽有異樣的嗥聲，劈入他們耳內。武安在前，杜番等跟着，一齊走向有聲的地方，原來聲音起自一個坑內。走近坑邊一看，見泥土散落，樹枝摧折，很明白的可知有什麼動物已陷落在裏面。但少年們還不會知道是什麼動物，所以不敢隨便立近坑口。「虎黑，這裏，這裏！虎黑！」虎黑來到坑口，略向裏面一看，即刻不稍畏懼的跳下坑內。


武安，杜番跟着獵犬去窺坑底，同時舉首道：「大家來啊！」恐怖着怕事有危險，退立在數步之後的少年，便都走來。乙部道：「豹嗎？」虞路道：「珂加爾（豹之一種）嗎？」杜番道：「不是；是一隻兩足動物駝鳥哩。」是的，這是一隻美洲種的駝鳥。頭酷似鵝，全身披灰色羽毛，其肉以口邊者為最佳。左毗道：「我們得把牠活捉去。」這一隻巨鳥，在坑裏不能脫出，是因為坑內狹小，其翼無由奮起。左毗即刻跳入坑裏，被巨鳥的嘴啄



了二三下，趕快扼住其喉，奪了它的氣力的一半之後，即用少年們投下的幾條布帶拼結，緊緊的縛住它的兩足，與其他少年合力，不感困難的拖上了地。虞路道：「我們將如何處置它？」左毗道：「這可不問的，我們當然把它牽到洞中，馴服它，以供我等騎之用。」究竟能否適於騎之用，是很可疑問的。可是牽到洞中，倒是十分容易，吳敦等把這龐大的大物領到洞中，這樣洞中又增了一個食口，為經濟計，其得失如何，頗有存疑餘地。但再想到了這一位新來之客，只須吃草和樹葉，便能生活，則又安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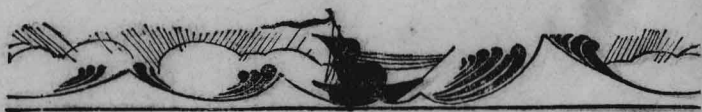
在法人洞的近傍，不能找得可以當作倉庫的洞穴之類。他們便又回到了最初的打算，把此洞擴充開掘，另闢一室，以作倉庫。幸岩壁其質不甚堅固，上回馬克太在鐵灶之上，穿鑿了一個烟囪的洞後，繼續着又擴充洞口，用司樂號的一個門板嵌住，左右又各穿一窗洞。這些雖都由於眾少年的熱心盡力，但都告了成功。所以他們現在欲另闢一室，雖須多大勞力，決非是不可為之事。於是他們開始揮動鏟鋤之類，穿鑿洞之右壁，即面湖之壁，這是五月二十七日。武安道：「若一直線的在這裏鑿去，則我們便可由面





湖的岩壁那裏出去。逢着風烈前門不能開的時候；由這樣的一個邊門，出入於洞外，是很得策的。」原來由洞內，出至湖畔岩壁之下，其距離爲四五丈。他們先穿了一狹狹的隧道，然後次第上下左右的開掘。這一邊的岩壁，又是特別軟脆，所以有不少地方，得隨掘隨時左右的施置木的支柱，以防崩壞。但三日間工事的進行，意外的急速。其間吳敦與其他童子等，在類別區分上回解拆木排下來的木材，由其中擇取可用作隧道的支柱的。幼年者在隧道中搬運岩屑石片，棄之洞外。

這樣的三十日之午后，已穿成了一個五六尺長的隧道。但其時忽起了一件奇怪的事。武安照常在洞的裏面；忽聽到遠離己身的岩壁那裏，似有什麼呻吟之聲。武安愕然，不覺住手傾耳去聽，確是呻吟，可無疑了。武安即刻匍匐却行，把此告訴馬克太和吳敦。吳敦道：「這定是你的幻聽。」武安道：「那末請你去試聽聽看。」不一會，吳敦去聽了，重由隧道中出來，說道：「你說的是確實的，有什麼東西在低低的咆吼着哩。」馬克太也進去聽了，出來說道：「這是什麼東西呢？」三人即刻把杜番、韋格、乙部、雅涅等年



長者喚來，使他們再進去聽聽，聲音似已息了，他們都說不聽到什麼。說這是三人的幻聽。總之，不應爲此停頓工事，於是武安等仍又穿鑿隧道，到了夜九時，這一回比前更清明的聽到了咆吼之聲。這時正走進隧道的虎黑，聽到了這聲音，即刻跳出了隧道，似有不穩之色，在洞內迴走。這一夜大家在掛念中就眠，屢爲惡夢所驚。翌日一早便都起來，馬克太和杜番二人先走進洞中，但寂然不聞何聲。虎黑也坦然不如昨日一般的表示振怒之態。二人又商議出至洞外，找路攀登岩壁之頂，在法人洞頂上，遍察四邊，連可通一縷微風的極小的罅隙也還沒有鑿出。二人重還洞內，把此告訴其他少年，便又照常終日穿鑿岩壁；這一天聲息全無，不復聞到什麼。只鏟的打着岩壁的時候，似打着中空的東西的聲音反響起來，或者岩壁的一邊，還有一個洞。且他們穿鑿着的隧道，不是漸漸接近了那洞嗎？果然他們得因之省去不少勞力，其幸運真是非常。

這一天大家工作完了，聚吃晚飯，往常總伴着它的主公，坐在主公的椅邊的虎黑，這一晚忽然不見。大家呼着「虎黑，虎黑！」但無應聲。吳敦去到戶邊，聲聲呼之，亦無應

聲。杜番到湖畔，韋格登河岸，其他少年各各分手，去探索洞的四邊，卒不能發見什麼。時已過了九點鐘，他們不能再深入茂林沼澤之內，便愁然重返洞中。大家互相目視，長吁短嘆，不發一言。

忽然聽到了劇烈的咆吼怒號之聲。武安道：「這聲音是從裏面來的。」說着走進隧道去。年長者都蹶然而起，裝着以備不虞之變的身勢。幼年者都很害怕着，頭鑽進被內，俯伏在那裏。武安從隧道中出來說道：「岩壁的另一邊必定有其他洞穴。」吳敦道：「並且裏面又必定住着幾隻動物。」杜番道：「我也這樣想像；等明天我們再仔細去搜尋那洞口所在罷。」這時重來一陣可怕的怒吠之聲，和咆吼之聲，接着洞壁震動了一下。韋格道：「虎黑似和什麼動物鬥着哩。」武安重又走進隧道，帖耳細聽，則又什麼聲響都不能聽到。這一夜大家幾乎是目不合睫的到了天明。

杜番等的一隊，一朝即出，仔細搜索湖畔岩壁的上下，終不能發見洞口之所在。武安，馬克太依然在隧道中開掘，到了正午，掘進了二尺。中飯以後再進隧道；因覺得隧道



的愈和他洞接近了，便使幼年者一齊出外，以避不虞之變；杜番、韋格、乙部等年長者，各執武器，作與隧道中少年緩急相應的戒備。到了午後二時，武安忽發驚叫三聲。他揮下去的鋤，忽然穿透了岩壁，俄而在那裏出現了一個大洞，武安忙着出洞，正欲把此事告諸少年，忽又有格格響聲，繼而轟然由隧道中跳入洞內的，却是獵犬虎黑。



## 六 新洞之發見——怪物之本體——新宅之經營——

——命名式——太守之選立——採薪——司樂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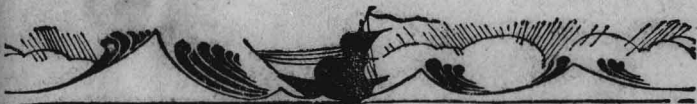
訪問——洞內之商議

虎黑一直走向水盆邊，滋滋的飲水；完了來到主人公的吳敦的身邊，嬉跳之狀，與平常毫不相異。少年們看看，知道了沒有什麼可怕之事，武安在前，跟着吳敦、杜番、韋格、馬克太，及莫科等，提着提燈，走進隧道，接串着走進那洞一看，見洞高及廣，都和法人洞相仿。所望見的，雖是全無與外面可通之路，但若真個沒有通路，則獵犬當也無從進去。韋格蹬下去用燈一照，見那裏有一稱作「豺」的動物的屍體。武安道：「這是虎黑把牠噬殺的罷？一切不解，便此都解了。」只不過這野獸的係從何處進來的，這是少年們所沒有知道的。武安把其他少年留在洞中，自己獨個兒走出法人洞，到湖畔去。沿着面湖的岩壁之下，漸漸的呼喚着走去；終至聽到了洞中少年們應答之聲。仔細一看，岩壁



脚下，幾乎與地面一樣平的地方，有一個低穴。便知道豺與獵犬是由這裏進去的。如果把這洞擴充時，則少年們又可容易的在此處得一出至湖畔的洞口。少年們的發見了這一個新洞，他們的歡喜，真是不待說的。他們便開始以加倍的熱心，從事於廣掘隧道，以作兩洞之交通。依他們的設計，欲以新洞充寢室和讀書室；舊洞則專用作庖廚倉庫及食堂。他們先把臥床移入新洞，按排起來，沙發，靠臂椅，桌子及在司樂號船艙中曾用過的大火爐等，也搬進此處，一樣樣的鋪張陳設起來。把通至湖畔的洞口開掘，嵌入了由司樂號取來的門板，這是由馬克太略略費力，即告成功的。他又於門的左右兩邊，各開一窗洞，使洞內通光。

寒氣雖尚未至難堪，但每日刮着烈風，門外的勞作，不久似將不能從事；因之少年們日以繼夜，趕緊工事，費了兩星期，纔把洞內一切，整頓完畢。少年們因為滯留於此洞，無一定期間，空把光陰消過，可說是愚極的，便由吳敦發議，在各天不出洞居的期間，立一定的功課，決定年幼者去就年長者學習所不曾學過的一切。功課已定自明日起每



天得實踐。決定的這一天是六月十日，晚飯已畢，大家圍爐談着；偶有一少年，於這時候，發議把本島各要地定名，則以後說話講論時，可得許多便利。衆人莫不贊成。杜番道：「我們已經把我們的船漂流到的地，名之曰司樂灣；這名字我願永遠保存它。」虞路道：「當然。」武安道：「我們又把這洞爲了紀念前住者，呼作法人洞，這不是也值得永遠保存的一個極好名稱嗎？」韋格道：「注入司樂灣的洞外的河，給它什麼名字？」馬克太道：「作爲紀念我們的故鄉，叫它新錫蘭河。」雅涅道：「那末那湖呢？」杜番道：「我們已經在河上紀念了我們的故鄉，對於這湖，我們可以紀念我們的更親愛的地方，結它命做家族湖。於是給岩壁以奧克倫崗之名；崗之北即武安，誤以爲望見了東方有海的那高原，給以幻海臺之名。發見陷窳之迹的四邊的茂林，名之曰陷窳林；遠征委員回司樂灣的途中，遭到了沼澤，把路折了的新錫蘭河畔的茂林爲沼澤林；新錫蘭河以南，即完全掩住了本島的南部的大沼澤爲南澤；遠征委員最初發見石子渡橋的小流爲石子流，這樣的各河各地各林都給以命名。此外他們所尙未跋涉到的地方，等他日親自



去後，再定其名。但在幕員的地圖上，所能明白指點出的主要的岬灣，則以豫定其名爲便，於是以北端之岬爲北岬，南端之岬爲南岬；突出於西岸的三岬，爲了紀念少年所出生的國家，名之曰法人岬，英人岬，美人岬。但還有本島的全體，也非給以一名不可。胡太道：「我想着了一個好名字。」杜番道：「你也有好名字嗎？」左毗道：「大概你想叫它孩子島罷。」武安道：「請別開玩笑，且由他說說看。胡太，你想着了什麼好名字？」胡太道：「我們大家都是契阿門學校的學生，所以還是叫它做契阿門島罷。這確是一個好名字；衆少年莫不鼓掌喝彩贊成胡太之說。胡太則比做了一國的帝王都還得意。

武安又對大家說道：「我們既給了這島一個名字，現在得更進而立這島的太守。」杜番道：「立太守嗎？」武安道：「是的；設了這樣的一個首領，百事都依這人的指揮，則號令出於一途，庶務的進行更能圓滑。」是的是的，我們得選舉一人做太守。」衆少年異口同聲的贊成。杜番道：「選舉太守也好，只是其任期得有定期，譬如六月或一年都可。」武安道：「但再選得連任。」杜番總覺有些不妥，表示出「好，但我們得選誰





好呢？」的懷疑的神氣。杜番的滿腹的妬忌，只不過怕大家的會選舉武安。但杜番的恐慮是徒然的。武安道：「應選誰，這可不待言的，當然是最賢明的人，我們的吳敦。」「對了，對了，吳敦萬歲。」之聲，出於衆少年之口。吳敦先謝自己的非其任，想辭去，但仔細一想，武安、杜番兩黨之間，一動便生不和；抑制這不和並去任調停是我，所以給我有了這權力，倒確是很有意思的，便也不辭承諾了。

如果確如少年們所想像的，此島在比新錫蘭更偏於南方的位置上時，則他們在此後五個月中，即到十月初旬之間，多半不能出到外面。所以由吳敦定課程，每日使年幼者攻求學問，確是不使光陰空費的最妙之策。每日午前午後各二小時，大家會於新洞的讀書室，五年生的武安、杜番、虞路、馬克太，四年生的韋格、乙部等輪流的做教師，或司依樂號書庫中取來的書籍，或依自己所諳記，給三年，二年，一年諸級生徒，講授或口傳數學地理，歷史等。這不獨於學習的年幼者有益，即教授的年長者，也有不使以前所學得者遺忘之好處。加之每週有二次，即星期和星期四，開全體討論會，提出關於科學



歷史及日常諸事的活題，討論其利害得失。天氣晴快無風的時候，散步於湖畔，或開競走會，鍛鍊其筋肉，以防陷於怠惰不活潑之病。開撥大小各鐘，使時刻常常精確，這是韋格馬克太之任務，記錄每天寒暑表及晴雨表所示，這是乙部的任務。記錄其他逐日所遇之事，最初便是馬克太自出擔任，從無一日怠惰過。星期日的晚上，開音樂會，大家跟着雅涅奏的風琴，合唱國歌。本來他們中間被推賞為歌聲最美的是武安的阿弟弱克；以前在學校時，逢到這樣的時候，他總先人而唱的；如今他却常常沈默着坐在衆少年的後面，在音樂會中，從不曾開過一聲歌喉。這武安所越覺得奇怪了的。

到了六月下旬的時候，寒暑表上漸漸的低降，至於常上下於零度以下十度至十二度之間。洞內因備有薪炭，鐵灶火爐，得能不斷的燃燒，當然能保得零度以上的溫度。寒威稍減之日，往往即下一天大雪。有一天少年們照常走出洞外，玩着擲雪之戲，互相取樂，這時虞路誤把雪球擲中了立在旁邊看着的弱克的面上，似打中了鼻頭，至於鼻中流血。虞路見了，只說一句「我不曾是有心擲你。」便想走開。武安扣住他道：「你的

無心，這是當然的，但你也當仔細一些。」虞路道：「照你說來，本不會加入擲雪之戲的，弱克來立在這裏，不是也太不仔細了嗎？」杜番高聲說道：「這麼一些小事情，用什麼吵鬧？」武安道：「事確是不足言的小，但我只望虞路以後小心些。」杜番道：「那你就不要再和虞路說什麼了。他已經陳謝過失，你沒聽見嗎？」武安道：「杜番，你有什麼理由來插嘴進來，我倒有些不懂。這只不過我和虞路兩人間的交涉。」杜番道：「但你說的，使我不能默視。」武安握緊兩拳道：「好，隨你所欲的來一下罷。」杜番也攘臂怒道：「也不須你的指教。」正好這時吳敦趕到了，勸住了兩人的相打，宣言杜番的所爲有不安處；杜番便不再強辯，怫然回進洞中。但兩人之爭，決不會便此算了；這是吳敦及諸少年所憂慮着的，也決非是無謂的憂慮。


到了六月之末，雪堆積愈深了，常積到不下有三四尺光景；少年們除了萬不得已的要事外，再不能出門一步。最不便的，是汲水的一事。吳敦與馬克太關於此事作了種種商議；馬克太想得了一策，把管子埋入地中，在河面以下數尺處汲引水到洞中，則不



單可省出外汲水之勞，即寒威越加，河川的表面至於完全凍結，也尙有不愁缺水之利。大家都以此策爲善；但這是說着容易，實行艱難的事。若非傲倖而司樂號浴室中引水的鉛管尙在手中，又有恰好的材料供給這一件工事，則雖有馬克太的熱心盡力與諸少年的銳意戮力，也不能見諸成功。少年們經過了幾回敗績後，卒能不憂水無供給與不足。夜間的光明，因爲由船中取來的油，尙存有不少，數月之間，可不告缺乏不足。但到了冬末，則有另求油的供給之必要，或造蠟燭來用之。所以莫科早已存心於此，便仔細的留下了諸動物的脂肪。目下少年們所最可怕着的，是食物的漸次缺乏。因爲他們不能出去打獵打魚，只依賴着莫科貯藏着的鴨，火雞肉並鹽魚，及其他司樂號取來的食物。他們雖不能說將來定有食物空缺之憂，但十五名少年，都是正喜大食健啖的年齡，即九歲到十五歲之間的少年，可知其每日所坐吃的食物必非僅少。他們的看到了食物的貯藏，每日減少而漸覺擔憂，決非無謂。加之依了左毗之願，把它養在洞裏的駝鳥，也未免是他們的一個累贅，地上常積着幾尺高的雪的那時候，爲了這鳥，每天去掘樹

根拾飼草，真是非容易的事。但左毗一身當之，不勞其他少年之手，常在其他少年前誇言道：「它將會成一怎樣有用的可騎的鳥哩。」因之他甘心任勞，將來功可獨得。

七月九日，洞內的溫度，在零度以上僅僅五度。洞外的溫度則降到零度以下十七度。這一天知道了洞內的燃料已告盡乏，少年們便到陷窠林去採薪。依了莫科的發議，把洞內有的一條長十二尺橫四尺的桌子倒置，作為臨時撬車，在積雪之上馳走；不再和以前一般的或背或擡的搬運，既省勞又倍功。由朝上九時起至午時，已經載了二撬車的柴料到洞內；這樣的工作了一週間，便得在洞內積起足可支持若干週的柴料。七月十五日，是一個聖司衛節，武安道：「如果今天下雨，則此後四十天，不能復見青空。」聖司衛節與北半球的關係，不能在南半球上見到，所以少年們在此可以沒憂。且雨也幸而不像落；只不過風由東南吹來，寒威益張。少年們瑟縮於洞內，幾一步不出，便都感到運動的不足。到了八月，風吹向西去，與寒威同時減去。跟着空氣靜落，溫度也尚可耐。杜番、武安、左毗、韋格、及馬克太，久想去作一次司樂灣的訪問；說天氣稍好定即實



行。去訪問司樂灣，不單因要舒展他們久乏了的筋骨，也因為要去取換已經破爛了的作爲信號的英國旗。五少年得了首長吳敦的許可，於八月十五日一早便出發，法人洞渡過了滑溜堅凍了的積雪面上，分路進了沼澤林。這時沼澤也成了一片厚冰，因此也不須再折路轉拐。一直走去，九點已到了司樂灣的濱邊。濱邊有無數企鵝羣集；在岩礁之上，又見許多海獅在跳戲。企鵝是一些沒用的動物；但海獅的脂肪，可以拿來製造蠟燭。由新錫蘭河到幻海臺之間的一帶海邊，敷鋪着一片白皚皚的有數尺深的雪。海上眼界所及，十分寂寥，也不見有鳥飛過。五少年吃過早飯，把帶了來的新旗取出，與舊旗相換。又依了杜番的發議，在木板上面，記上此河的上流約六哩之處，有法人洞，諸少年便都在那裏待救的簡單文句，一併結在竹竿上。或者有過此海面的船，知道了這一面旗的意思，使放下了短艇，派人到這裏來，再這人去報告諸少年所在的地方，使他們即速來救。午後一時，他們離開這裏，走上歸途。到吳敦那裏復命，報告所見，已是午後四時，天色將黑的時候。

八月末旬到九月之初，溫度逐日增高，比之一月之前，覺得大有相差。可知恐懼已久的冬天，漸在過去；春暖之候，已在接近來了。既而已是九月十日，司樂號的坐礁於司樂灣和十五少年的上陸於此島以來，已經過了整整六個月了。

此島的西方，便是少年們在沒漂着到此處以前的幾週之間所走遍了而不能望見一寸陸影的地方，所以此處的沒有陸影，是不待說的。但其他東南北三方又爲如何？慕員的地圖上，當不曾記上有什麼陸影。慕員地圖的精確，固是不用疑的。他那時當不曾帶着望遠鏡；便是立在奧克倫崗上，把四方熟視了一下，肉眼所能看到的，當不出直徑二三哩之外。所以此外便有何等陸影，他也不能以肉眼見之。因之在地圖上，沒有什麼可記，是不待說的。現在有了精良的望遠鏡的他們，或能在地平線上望見當時慕員所不能見的地方的陸影也未可知。依慕員的地圖，島的東岸，與司樂灣相對，有深深凹入於家族湖的一灣。由法人洞東行約十二哩許，即可達其灣頭。故等春暖回來，先作至此灣頭的遠征，把島的東方的地平線上熟察一下，這是他們於冬季匿居洞內時，所計



議商定了的。

十五少年

八五



七 烈風——車之製造——駝鳥的騎行——征探隊

的發程——第一夜——停宿川——家族湖之北

端——寂寞的夢——酒樹與茶樹——第三夜——

——野獸之來襲——未來的乳母與未來的良馬——

——歸來——兄情

九月中旬，天氣變成了暴風雨的模樣。不讓於當時司樂號被吹來了的時候的烈風，連日刮着，岩壁覺得好似從根柢搖上搖下般。法人洞的窗被吹去了；門也被吹破了。少年們的困惱，比之百度標準的寒暑表的水銀，降到了零度以下三十度的嚴冬間的困惱更甚。加之鳥獸因之求蔭處而遠逃，魚類懼波濤的洶湧泡沸而深深潛伏。少年們便又失了獲禽得魚之道。但他們也決不把這期間的時候空費。地上積雪漸次融解，一向用以運重件的撬車成了無用，這是不待說的。馬克太和衆少年，早已計較過想造一可



代替此以桌子做成的撬車的車類；他忽然想起了由司樂號上取來的絞車盤。在絞車盤的大小各輪中，挑出兩個大小相同的輪，轉用作車輪；作車身並非怎樣難事。絞車盤的輪，其輪邊當然有鋸齒般的齒，欲以之轉用車輪，得先除去其齒，使之平滑。馬克太百端的想除去其齒，仍歸無效之後，便以木片填平其齒間，外面用鐵皮包圍，便此作成了兩個車輪，於是在十二月的上旬，遂得造成了一輛粗造的車。刮了很久的烈風，這時比較的在和靜起來了。到了中旬，便完全平息；能望見杲杲的太陽，徐徐的再昇於靜謐的蒼穹。暖氣驟增，得能自在的終日在門外勞作。少年們即出法人洞，逍遙跋涉於附近之地，或採薪，或打魚，或獵鳥獸。吳敦勸戒他們，不許胡亂用硝藥。獵手便大半用的是陷阱，獸夾，羅網等，因之捕得的，多半是小鳥及野兔之類。獸夾常常被豺帶去，所獲禽鳥之類，也不免被其竊去。這月二十六日，使少年們不覺大笑一場的，便是這天左毗牽出了他飼養了很久的駝鳥，說可以供乘的了。少年們都到湖畔的一塊廣場上，去看左毗的試乘。左毗在駝鳥背上放上了韁繩，以眼罩遮住其兩眼，叫馬克太及雅涅兩人牽了，徐徐

去到廣場的中央。他騎上了滑落，滑落了再騎，這樣的五六回之後卒得跨上了，馬克太和雅涅退去，他便自己提着韁繩，拿去了眼罩。方才兩眼被遮，因之不曾一動而佇立着駝鳥，剛取下了眼罩，即刻見它縱身一跳，望茂林疾走而去。左毗在上面心慌手忙，勒住韁繩，或緊夾兩足，想止住它的疾走，但終歸無效。駝鳥這時身子一搖，把左毗搖落地上，便此早已隱沒於陷窠林的密叢中。

暖氣逐日而增，現在在戶外宿過兩三夜，似也已沒有什麼危害。吳敦想親自率領一隊少年，沿着陷窠林，去遠征家族湖的兩岸，察其地理，核其物產，然後去確定戶外露宿的有無危害，更舉武安為隊長，派一隊遠征隊到湖的東岸，照以前議定的，去探察東方的地平線上，有無陸影。大家都以此說為可，便議定探察者為吳敦、杜番、馬克太、韋格、乙部、虞路等七人，十一月五日出發。

七人各於腰際佩一短鎗。吳敦、杜番、韋格等三人，更各捐一鳥鎗，但他們極力的欲節省硝藥；所以把慕員的遺物飛彈修理了一下，使馬克太攜帶。（這飛彈是用一根繩，



緊緊兩個石子，用以投走獸，使不能脫身而拘住之的一種獵具。他們此外又帶了一雙斧，和一隻哈爾凱得式的小艇。這小艇如果摺疊起來，則不過一隻皮包大小；重也不過十磅。依地圖，河之西岸，有兩條河流；注入湖中，所以他們顧慮到用此小艇來渡過此河的必要。小艇也是在司樂號船庫中發見了，收藏在洞內是更不待說的了。按地圖，湖的西岸，其長不滿十八哩，他們若不受意外的障礙時，往復也不出三天。

吳敦等一隊，出了法人洞，在陷穽林的左面，沿着湖畔，向北進行。進行了二里多，做着前驅的虎黑，忽然停足，似等着大家的到來，因之少年們便疾步而去，到了那裏，見地有許多洞穴，虎黑在其中一洞的洞邊，用足頻頻搔土，高聲吠叫。杜番早已知道那裏定有什麼東西陷進了，即刻想在鎗中裝藥。吳敦見了，便道：「杜番，請別浪費硝藥。請等一會，我有一計，可不用一粒硝，把洞中動物，一齊趕出。」吳敦藉其他少年之助，到灌木叢間，把茂生着的雜草拔來，塞入洞口，縱火燒之，不上幾分，即見噴烟，踉蹌的從洞中跳出了十餘頭兔子。它們恐慌狼狽，急急的逃也不及的，早被左毗、乙部，或拾鎗；或用斧，撲倒

了四五頭，虎黑也噬斃了三頭。少年們得此意外的獲物，互喜造化的精妙，便負了離開灌木叢，仍向海濱前進。到十一點鐘，來到了武安最初發見慕員遺跡的那裏的石子流注入湖中的地方。依地圖，由去人洞到此處，約有六哩。他們息坐在河邊，先把三頭兔子燒成菜，和乾麵包同時吃，其味之美，可不待言。渡河更向北進，濱邊漸多沮洳之場，卒至不能下脚，乃去湖畔，更向茂林方面而進。法人洞附近的茂林樹中，大概都有鷓鴣等羽色美麗的鳥類，翱翔其間，松鷄亦多。杜番在途中，得了吳敦的許可，鎗殺了一隻獾。豬的味是非常的美，少年們的晚餐及明天的朝餐，因之又得了佳肴。到午後五時，又來到了一條河邊。河闊四十尺餘，依地圖看來，這河是內湖那裏流出，繞過奧克倫崗的北端，注入司樂灣，距法人洞十二哩。這一天決定停泊在此處，並即給這河以停泊川之名。大家吃完晚飯，因為晝間疲勞，便即刻去睡。輪着看夜的杜番和韋格，獨留在焚火之邊，便此也入了熟睡。

翌朝，少年們起來，先去測量河水的淺深；河水水量高深，不可徒步涉過。他們幸帶



着橡皮製的輕便船，卽刻取出，用以渡河。小船因每次只可載一人，到七少年都載過了河去時，已費了一小時餘，食物和硝藥，他們幸賴以得無漏濕而登上對岸，再向北進行，那裏是一片乾沙，不復有沮洳之地。捨茂林，再取道於湖畔而進。到了正午時候，纔望見湖的對岸的樹木，梢枝點點；水面和天際，作成一色。仔細一看，此處的兩對岸，相距當不出二哩。四邊荒涼寂寞，只二三海鳥，時來翱翔於湖上，此外幾無一生物之遊處。如果同樂號當初漂着於這樣的地方，使少年們彷徨在這樣的地方，則少年們餓死早已很久了。既而湖面愈狹，到了日沒時候，便來到了兩岸相盪相合，成一帶濱邊的地方，這就是湖的盡頭了。

少年們定在此地過夜。把毛氈展開於地上，各占一坐，熟視四下，見此處爲一面沙場，無一莖一草之生長。因無引火燃料，便以携帶來的乾麵包和燻牛肉等，略充饑肚，然後入於寂寞之夢中。

翌朝開眼一看，見距他們露宿的地方約三百碼地方，有一堆沙丘，高五十尺許，登


之可總覽四方地勢。少年們早飯完後，即登而展望四方，此處之東北，則如地圖所載，為一片沙漠，不見涯際。依地圖上的尺量所得，由此而北，達於海濱，有十二哩；東則有七哩。他們徒步走過沙漠。走這樣的長途，於他們毫無得益，這是不須說的。虞路道：「這般走了，現在怎辦呢？」吳敦道：「只有重返舊路。」杜番道：「若除了回家，沒事可做，則不如取與來時各異的道路回去，不更有趣嗎？」吳敦道：「你說得對。我們沿了湖畔，回到泊川，自此右折，抵岩壁之下，沿奧克倫岡重行回家。」杜番道：「如果以沿岩壁為目的，則現在一直的便抵陷窠林的北端，然後出於岩壁之下，不更便捷嗎？」吳敦道：「便是即刻先到陷窠林，也還得一渡停泊川之流，這可不論。湖愈近海，即成愈廣愈危險，或至不能渡過也未可知。故圖安全之計，達到了停泊川之南岸以後，即以轉路為智。」

少年們便重又回到了露宿之地，捲起毛氈，負上了鎗，回上昨日的來路。途中杜番打得了兩隻鴉鳥，重得中飯菜料，此外一事不變。早已走了九哩，十一時，到了停泊川邊，又一小時後，少年們得沒困難的全體渡過了南岸。杜番獵得的鴉鳥，重各十八九斤。由




首至尾長三尺餘左毗和其他少年一同料理燒一隻鴉鳥。只一隻鴉鳥已使七人滿腹。其餘骨屑給虎黑也吃壓了。大家食畢以後，便離川邊，此後他在陷窳林中，向以前不曾探察過的地方進行。按查地圖，停泊川自此斜走西北，出於幻海臺之北數哩處，乃注入海中。他們現在欲取的路，可知正是反於此方向。所以他們留川於後，一直向西面岩壁進行，茂林不如法人洞附近的那麼稠密。或樹木全斷，日光遍射地上，青草如氈，野花雜開其間。長三四尺餘的幾株百合，戰戰兢兢於輕風之中，其頭之左搖右擺，及於地面，何止一回。一向富有本草的知識的吳敦，在這裏發見了種種有用的植物。有一樹，葉小，全身有刺，結豆一般大的紅菓，稱作「托辣爾加」，黑人取此樹之菓，製成一種酒。又有一樹，爲特產於南美及附近諸島的名叫「阿爾茄勒白」的，此樹的菓實，也是用來造酒的。少年們依從了吳敦的指揮，去採集兩樹的菓實。又有一樹爲茶的樹，少年們也採下了一些葉。在法人洞中，日常所必要的茶及白蘭地酒正當要告缺乏的時候，偶然發見了此等植物，他們的歡喜，真是非常。





到了午後四時，少年們到了岩壁即奧克倫岡的北端，自此沿着壁下，向南進行約二哩許，見有一條細川，由岩壁之腹迸出，向東方奔駛而去，此蓋石子流之源頭也。既而已過五時，已明知這一天是不能回到家中，他們想宿此河之南岸，因近水較便，於是在那裏卸下行李。左毗與其他少年，起勁的在做晚飯；吳敦與馬克太相偕逍遙於傍近，觀察此處樹木及其他景色。這時忽由樹林的一邊，出來了一羣動物。馬克太指着道：「是山羊嗎？」吳敦道：「確似山羊，請去捉捉看。」「活捉嗎？」「是的，請活捉來。」俄而颯然一陣震破空氣的響聲，飛彈由馬克太手中發出，落於排列走着的動物中，繚住了其中一隻之足。其他見此即驚駭右往左走的亂逃。兩少年走去想把掙脫飛彈索子的動物捉來一看，見這是一隻母獸，兩仔獸不能離去其母，還惘然立在邊上。吳敦道：「我想這是駝羊。」(Vicuna) 馬克太道：「駝羊也有乳嗎？」「有的。」「好啊，駝羊萬歲！」

吳敦說的確沒有錯。那是駝羊，此動物酷似山羊，足較長，毛較短，頭上無角。兩少年一牽母羊，一抱兩仔羊，回到川邊，諸少年們的歡樂，自不待說，於是大家吃完了晚飯，歡



然就眠。到了黃昏後三時，在焚火邊輪着守夜的杜番，忽把他們喚醒，大家驚起來問是  
何事。杜番道：「請聽那聲音，似有什麼野獸來窺視我們哩。」吳敦道：「那一定是美洲  
虎或豹之類，都不足懼。但那些若成羣來襲，則大有可懼；不過它們當也不敢越火突入  
這裏。」壯大的咆吼聲，漸次接近此處了。虎黑表示出憤怒之狀，屢欲奔向那裏去，都被  
吳敦苦苦制住。原來此等野獸，每天都來此水邊喝水，已經習以為常。今夜遇到少年們  
來露宿水邊，妨礙它們，因而不平咆吼起來。

俄而在六七丈的前面，有幾顆閃耀的眼光，破了黑暗而來。同時有一發鎗聲，震動  
空氣，四邊反響起來，接着便有一陣倍前的咆吼之聲，長揚於黑暗之中。少年們各各手  
執短鎗，立在猛火邊上。馬克太取了一根燒得正熾旺的枯枝，擲向似立着那些來襲的  
走獸方面去，借此光亮，把前方一看，見那裏遺留着中了方才杜番發的鎗彈而倒下了  
的一隻，其他早已不見。虞路道：「它們已經逃去了。」乙部道：「不知會二次再來否？」  
吳敦道：「大概當不至於罷。但我等非防備於萬一不可。」於是大家在焚火之邊，等天

亮了，即於翌晨六時離去此處。由此處到法人洞尚有九哩，他們是不應遲遲前進的。

這一天路途簡單。一面如削的岩壁；一面不能容腳，茂林密接，途中須他們仔細留心停步，那樣的地方很少，所以進行意外的快。午後三時，已到了離家僅僅哩許。駝羊被他們輪流的抱着牽着，一些不作抵抗的，跟着回來。

這時杜番、乙都、虞路三人，在其他四少年之前，伴着虎黑，走在百碼之前。忽然回顧後隊，連呼「留意！留意！」因之後隊的吳敦、韋格、馬克太、左毗雖不知何事，各執武器，忙

着防備，忽然由前面的茂林的蔭中，突然出來了一頭巨獸。馬克太即出飛彈擲去，却中那巨獸之頸。但巨獸力強，在這裏握着飛彈的索子的左毗，反被它牽着，看它將重入茂林中去。其他三少年因即協力幫助左毗，把飛彈索子的一端，纏於大樹的幹上。杜番等三人也來到了那裏，大家一看，那原來是他們在博物學中學得的，是駝馬。(Tlama)

駝馬屬駱駝類，形與駱駝很像；但沒駱駝那麼大。若把牠馴養柔順了，可用以代馬。南美的土人中，現在是用以代馬的。此獸看來性甚怯懦，縛住沒多久，早已不再反抗掙扎。馬



克太給它在頭上重縛一索，牽了出來，它也不再作抵抗之勢，柔順的跟着他們去了。

他們的這一次的家庭湖西岸的征探，實非徒勞。他們因此發見茶的樹和可做酒的原料的兩樹，活捉得駝羊和駝馬，從而又知道飛彈的非常有實用。在非省用硝藥的他們及議定須不把動物傷害，有活捉必要的他們，真是一大方便。到了六時，少年們安然回到了法人洞。在洞外一個人玩着的胡太，望見了他們，忙去洞內報告。因此武安以下，其他諸留守洞中的少年，都出至洞外，歡迎此七名征探隊員，互相祝呼萬歲，相擁而進洞內。

吳敦出去的期間，洞內的庶務，在武安的親切的監督之下，百事運轉如意。幼年者從此益感懷武安之德，但武安獨心痛者，是他弟弟弱克的舉動的不解。他趁吳敦諸少年不在的時候，把弟弟叫到沒人的地方，問他鬱抑之故。又詰問他常常避去其他少年們的面，這又是什麼緣故。弱克只答道：「這都沒有什麼緣故。」武安道：「你對我也不肯直說嗎？你對我也要守秘嗎？我做你的阿哥，不能再默視着你的一天天沈於憂鬱之

底。你爲什麼竟至於這樣的自悲？」弱克遂不能再耐，說道：「有什麼緣故嗎？唉，你或者不能恕我的罪；但其他諸君……」往下便只哭泣，並說着，「請恕了罷。請恕了罷。」武安的憂切，因之愈深了。

所謂「但其他諸君」云云，他對於其他諸君，負了怎樣的大罪？我無論如何，總得發見了這疑問。武安這樣的起了決心。他等吳敦的回來，秘密的告訴了他和弟的對話。請吳敦幫他使弱克把心中的秘密說出。但吳敦却反對他道：「武安，強要人說不欲說的事，這有何益呢？請隨他自己所欲怎樣便怎樣罷，何必一定要去強逼他。所謂他有負於我們，便確是有什麼事負了我們，定是什麼兒戲的小過失罷了，又何必去問他根由？若照你所說，去苛責他的心，這不過徒然增加他的苦惱而已。如果他想說的時候到了，便不由他人去強他，他也會自己說的。算了罷，算了罷。」武安被吳敦這麼一說，也覺噤口難言。

少年們以後所非討論不可的，是洞內的食物補充一事。這時儲藏的食品，已顯



著的減少，他們以前在湖畔設下的陷穽中，雖仍時時有獲物取得來，但他們的需用，此等少額的供給，不足補充，所以他們決定在湖畔，沼邊，茂林之中，相地擇處，多多新設可捉住駝羊駝馬之類的深大堅固的陷穽。十一月的一月，完全都消磨於這樣的工作中過去了。

八

廐舍的建造——砂糖的樹——獵狐——司樂灣

遠征——異樣的馬車——海豹的油——耶穌聖

誕節——來冬的準備——東方征探論——征探

艦的拔錨——東方川——兩岸的風光——欺騙

灣——巨熊岩上的眺望——雲耶山耶——弱克


的懺悔——沉默的航行

年長者孜孜從事陷窄的構作之間，年幼的少年則以馬克太爲首領，於離湖畔岩壁下法人洞的後門口不遠地方，建造了一個可以看管駝羊駝馬的小舍。小舍用由司樂號船體取來的木板造之，屋面以塗上了厚厚的松脂的油布蓋住；小舍的四邊，則以在茂林中伐得來的木材，嚴重的圍成一柵。小舍之內，除了吳敦等在遠征的途次捉得



來的東西外，還有在後由陷窰那裏捉來的駝馬一隻，和馬克太、韋格兩人用飛彈生擒得的一牝一牡的兩隻駝羊；都一天天的馴服起來了。吳敦勸諸童子練習使用飛彈，熟練成功得最早的是馬克太和韋格。柵內又劃出一區於一角隅，作爲養禽場，在那裏火雞、鵝、珠雞、雉雞之類，隨時捉得，隨時放養。看守此等羽族的，是善均、伊播孫等年幼者的職務。他們也欣然從事於此種職務。莫科雖在駝羊已經有了乳的時候，因爲吳敦勸諭着總得節省用砂糖，所以除了星期日和紀念日，沒有規定禁用之外，他便是得了鳥類生下來的卵，也不能每天用牛乳蛋來做食後的甘味，去取悅衆少年們，尤其是年幼者。不過莫科的這一個遺憾不久即得補足。一天吳敦和其他少年，逍遙於陷窰林，檢視各種植物的時候，見到了一叢樹林，其葉作濃紫色，便不禁歡叫道：「這是糖樹！」這確是他們定居於法人洞以來所發見的諸物中，可算是最名貴的一種。少年們把此糖樹之幹截斷，取其截口中噴出的液體，放在鍋中煮沸之，鍋底即留有一種固體形物。這便是砂糖，比之由甘蔗做成的，味雖稍劣，但用作調理之料，彼此不見大異。少年們既得多量





之砂糖，欲釀酒也不見困難。莫科奉了吳敦的指揮，把托辣爾加及阿爾茄勒白兩樹的菓子醱酵，試釀之，終能造得好酒。還有他們以前採集來的茶樹的葉，香和味都屬佳良，比之中國茶，也無十分遜色，所以此後他們不復有缺乏飲料的憂慮。當這時候，他們所特別感到不足的，是蔬菜之類。武安想把慕員的遺物，即現在也還存在於岩壁之下，已變成了野生的芋頭，使之復原，仍成爲本來可供食的家芋，便百方設計，但終仍無效。他們僅僅珍藏着由船中取來的罐裝蔬菜及菓類，難得有時取出來玩賞一次美味。

吳敦欲節省硝藥，獎勵大家練習擲飛彈之外，又囑馬克太伐取秦皮之枝，用以造弓，以釘爲鏃，作成蘆箭，使獵手試用之。韋格虞路等早已能用此弓箭，捉得若干獵物。但至是有不得不使吳敦破其例規，同意於取用硝藥的一事發生了。十二月七日，杜番密招吳敦去商議。杜番道：「吳敦，狐和豺的暴害，實在是不能再忍了。他們每夜結隊而來，破壞我們裝置着的陷阱和羅網，把其中的獲物都掠奪去。」杜番道：「豺倒尚可；狐則實在難治。韋格已經每夜設置獸夾等待它們，但它們却是狡黠之極，不落我們的獸夾。」



「吳敦終於不得已，取出幾十個硝包交給杜番；杜番便和武安、韋格、馬克太、乙部、虞路、左毗等，從這夜起，每夜去伏於陷窠林之口，家族湖之濱邊，狙擊出來的狐。三夜之中，斃五十餘隻，自此法人洞的近傍，得能不復有它們的足跡。且少年們又因此得到了將來大有可用的美麗的狐皮五十餘張。

十二月十五日，舉行他們所立願已久的司樂灣遠征。遠征的目的，爲獵打羣集於灣內的海豹，而欲煮用其油。在上回冬季之間，雨天頻多，連晝間也僅能辨別物色，洞內之油，因之幾已用盡。莫科預備着的脂肪，雖也有定製若干枝蠟燭的量，但單靠這一些，決難充用；所以才想取得此等走獸之油，以補其缺。這一次遠征，照目的所應做的事看來，須有許多人手；加之地雖很近却危險非常，所以決定少年們全體去從事此事。馬克太曾苦心經營而做成的車，使近來由雅涅、左毗費盡心力養馴了的兩隻駝馬駕駛，車上裝載硝藥、食物和鐵的大鍋，數個空瓶。日出時，大家便離開法人洞。八時已到了沼澤林中的沼澤邊。土耳其和胡太究因是幼年，早已脚疲難於步行；武安因之請於吳敦，把兩



人附載於車上，徐徐在沼澤畔進行。這時離他們約三丈前面的沼澤中，有一巨獸，看着他們陸續的前來，忽然在灌木叢中消失。土耳其道：「這是什麼東西？」吳敦道：「這是河馬。」胡太道：「一些都不曾像馬哩。」左毗道：「何不稱它『河豬』，倒名副其實。」大家不覺哄然大笑。十時過了，遂到了司樂灣。

他們以前造木排的時候，曾臨時張過營帳的河邊樹叢陰裏，現在重來張營休息。一邊遙望濱邊，有百餘海豹成羣的游息於岩礁之上。少年們不使它們驚散的去潛伏於樹叢的蔭下，準備吃中飯。其間亭午的日光，誘動了海豹，又有十數隻來登上濱邊，臥於沙灘上，或徜徉游走。少年們把善均、伊播孫、弱克、土耳其、胡太等五年幼者，委託莫科，留在露營之中。其他各執火器，沿着堤蔭，走下到河口，由此匍匐進行到濱邊岩礁之間。本島的海豹，因為不和其他地方的此等動物一樣的爲了常有人去襲取，素知人的可怕，常置守護者，使於有人近來時，作警報那麼的防備，它們不知避人，所以少年們一些不難的，互隔一丈二丈而並立着，使他們和海豹之間，成一文字而阻斷其逃路。少年們對



準了它們的位置，約着一齊起來，對準鎗口，開始打擊；因距離近，目的物又巨大，所以每彈都能命中，早已打死了二十餘頭，其他即左往右逃的竄入海中消失而去。少年們見獲物竟出乎意外的多得，十分歡喜。一一拖到河畔的露營旁邊。這時莫科早已用兩塊巨石，作成一灶，架上鐵的大鍋，煮着沸水。吳敦等剝海豹的皮，把肉切成大塊，投進鍋內，煮數分鐘，水上即有濃液浮起，這便是純粹的海豹的油。燒的時候，有一種異臭，劈入鼻內，非常的難堪。但少年們毫無屈撓之色，把油注挹進帶來的瓶中，再投鮮肉，重取其油，這樣的由這一天午後起，一直工作到次日晚間，除了睡眠吃飯，一刻都不間斷的煮着，二十餘頭海豹便煮完，共收得數百加侖的清油。

於是到了第三日，少年們便撤去了露營，把滿盛海豹的油的許多瓶載在車上，離去此處。車重比來時加重數倍，路上的困難自可不言，但兩駝馬善致其力，出發後閱十小時，到了午後六時，得安抵洞中。試點海豹的油，雖不能比尋常的油，光力加倍，但也足以照暗。


這般的這一月又到了月末，這天是二十五日，在少年們的本國中這是第一個值得祝賀的節日的耶穌聖誕節。吳敦早會決定這一天和翌日，停止一切課業勞作，藉得祝賀此聖節。洞內由雅涅及左毗的盡力，由前一夜起，即掛起了大小國旗，作為客堂的裝飾。二十五日一朝，曙光始於東方升起，同時祝砲之聲，也轟然震動奧克倫岡。衆少年互相握手點頭，祝賀聖誕；又推最年幼者胡太為全體總代表，陳賀詞於此島的太守吳敦之前。幸天晴風和，午前大家會集於湖畔廣場，作捉迷藏等遊戲，倍形歡樂。及重開祝砲，知中飯時間已到，遂入食堂，大桌上覆有雪白之布，桌子中央，有一四邊滿纏花草薜苔的巨瓶，中插一聖誕節樹，樹枝間滿吊英、法、美三國國旗。中餐的菜單上，寫着

加味烏古子（一種類似兔子的四足獸）

醃雞肉

炙兔

全火鷄



罐裝蔬菜三種

三角塔狀布丁

此外尚有葡萄酒，車厘酒，食後並有茶及咖啡，可不待言。這些都是莫科藉左毗相助，於一星期前準備調理好了的。少年們吃得了這樣美菜，對於料理之妙，調味之美，莫不贊賞滿口。將食畢的時候，武安起立稱謝吳敦太守的功勞，並祝其壽，簡潔的作了一場演說。吳敦答詞，祝望此小殖民地的繁榮，又遙憶故國諸友，滿傾一杯。最後胡太起立，代表年幼者全體，深謝武安平素愛護幼年者的苦心，祝武安的壽，舉傾一杯，並作演說，這最感動大家，喝彩讚呼之聲，震動岩壁。武安面上顯現出一種不可形容的感激之色。獨杜番默然眼向下望。

此後經過一星期，他們迎他們的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在南半球的緯度上，一月便已是夏天。屈指一算，他們漂着到此島以來，已過了十個月了。他們想到了將到的冬天的冬伏期間，把家畜遠繫於戶外的不便，所以想另圖在接近洞的地方，擇一地

方遷其小舍；再盡量多設爐子，使小舍也得到多少暖氣，藉以保護它們度寒。馬克太、武安、左毗、莫科等，在一月中，完全委身於此等工事。一方面杜番與其同黨三少年，照常每日孜孜於獵獸捉禽之事，不大在家。但此亦決非無益的勞作。因為多積食物，以備冬伏之用，都是要務。但少年們於此等要務之外，還有以前議決的一件探征家族湖東岸的要務，也是不可忘去的。這個探征不單爲了去展望東方地平線上的模樣，確定陸影的有無；同時也是去檢視其地形物產，苟有可採來供給他們自己使用的天然利益，則擬採取。一天武安與吳敦對話的時候，武安特地提起這一個問題，討論在東方或有慕員當時所不見到的陸影的事，便提起東岸探察的不可忽；並說：「想來在你的心中，也必定贊同我的一說，並且想早一天好一天的得能還到故國，想來這個你必定也和我一樣，在心中須臾都不忘去。」吳敦道：「是的，確如你所說的，應得及早派探察員；當與大家相商，在他們中選出五六名，使伴你同行。」武安道：「五六人同行，嫌人數過多，若派遣了這麼許多人，則必得遠陸路湖畔，出於東方，這樣路遠勞多。若依我計策，不如用一



短艇渡湖，這是事半功倍。不過短艇不能容多人，所以探察員不可過二名或三名。」「你的策極好，但你以為何人可以伴你。」「莫科，他很有操舟的本領，我也略略懂些。風順揚帆，逆則蕩櫂，走六七哩水路，並非是怎樣難的事。依地圖看來，離此處六七哩的彼岸，有一條河川，由湖而出，入於本島的東灣；所以我等跟着此流，可以達到東灣。」「你的打算是非常的好；但多跟一人，總多一層好處。」「這也是我所早想到，應跟去的尙有一人，便是我的弟弟弱克。他近來的狀態，越使我增不安之念。想來他一定對於什麼人犯了不可對人說的大罪，這是無疑的了。我百方威嚇，又盡心誘惑，也無功效。不過他似欲在無人之處，與我作一次對話般的。」「你說的對，請和弱克同去；今天起便準備起來，快些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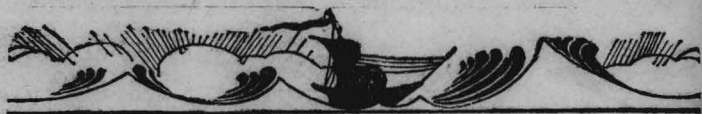
於是吳敦告訴了大家，派遣了三人，去當探察東岸之事。常常在洞內不大出門的莫科的歡喜，真是難以形容。叫弱克與他阿哥一起，他也不能拒絕，只杜番一人因為自己未被加入，大抱不平的去質問吳敦：「吳敦，這樣看來，這一次的探察，完全是爲了武



「安私人的利益的了。」吳敦道：「這是那裏話。杜番，你這樣不但誣了武安，不是連我也誣進了嗎？」杜番便此噤口不言，但心中不服，明顯在臉上。

武安細查短艇，修理其破損處，裝上由司樂號取來的三角帆，更裝備獵鎗兩枝，短鎗兩枝，硝藥若干，毛氈數條，及五日間的食物與二柄划槳。出發的準備完全完了，已定於明日即二月四日啓旋。到了明朝上八時，武安與莫科弱克，向大家告別，由新錫蘭川向家族湖進行。這一天天氣晴朗，西南風吹送帆蓬，不到一小時，羣立湖畔，目送他們的諸少年都已看不見了。再一時之後，奧克倫岡的頂，也漸沒落於地平線下；但湖的東岸，還未浮進眼界。

十時前後，風勢漸衰。到了午時，風完全死沉了。少年們便下了帆。吃他們的中飯。吃後莫科與武安操權，使弱克把舵，再向東北前進。到四時，始可見東岸樹梢，低低的浮出水上。操權的兩少年，漸少腕力，全身感到非常的熱，加之赫赫斜日，炙在頭上，因之汗流浹背。



湖面如玻璃般平滑清澈。水底以下十五六尺處茂生着的湖底的植物，與羣行於此等植物間的游魚，都歷歷可以看見。

一會到了午後六時，船已來到了東岸的一個丘下，丘上一片松柏，沒有可以下脚的地方。更北上數丈處，到了一條河口。武安道：「這便是慕員地圖上所示的河川了。」

莫科道：「是的，請給它一個定名罷。」武安道：「你說的對，我們叫它東方川罷。」

這一夜船繫息於岸邊，三人則露宿於岸上。翌朝六時起來，重上船向河前進，因正當退潮之際，船很輕快的流下，莫科一人把櫂，立於船首，不使船去觸撞岸邊。武安與弱克同坐於船尾，一路看着兩岸景色。見此間川堤，比新錫蘭川爲高，堤上覆疊一片茂林，尤以松柏爲最多。河闊不及新錫蘭川；最闊處也不過三十尺，這便是這一條河流的更形急速的原因，堤上密樹之中，有一種喬木，其枝如涼傘，四邊廣展；枝上多結長四五寸的圓椎形的菓實。武安雖不如吳敦般，有許多本草的知識；但這是他曾在新錫蘭見到過標本，知道這是石松樹。石松樹的菓子中，有橢圓形的硬菓可供食，亦可製油。堤上看

來像多棲羽毛二族，望見駝鳥野兔之羣，在樹間遊行；又望見兩隻駝馬，突然的從密樹蔭中出來，又忽然的回去了。十一時起，兩岸樹木，漸見疎散；空氣中帶有鹽氣，可證實其已近海邊。果然過了幾分鐘，即見一道淺碧色，浮出於水平線上。河水的流動，一小時約有一哩的速度，把船運送去。東方川的長，大約在五、六哩之間。

島之面東的灣，與面西的司樂灣，光景全異。不和司樂灣一樣的濱邊爲一帶沙灘，河灘聳立一道岩壁；在那裏的濱邊，却有無數巨石，積疊橫布，到處有洞穴。司樂號當初若漂着於此處，則他們當能容易的找得他們的棲居，也不須費那麼多的勞苦。武安與莫科更取望遠鏡望看東方，只是森森寂寂，一片無邊緣的大洋，一點帆影一寸陸影也不見；武安本不期望一定得發見陸影，但也難免失望，乃名此灣爲欺騙灣。

武安把船繫於濱邊，和兩少年一同上陸，更細查此處光景，巨石都是美麗的花岡石，大小洞穴，恰好供人棲住。僅數丈之間，已有十餘所。從前慕員親到此處，見了此等大好洞穴，却不來居留於此者，想來一定因爲是已定居於法人洞，覺再移居，太多麻煩之



故罷。午後二時，三人來到了一個像蹲着的熊的巨岩，便給以巨熊岩之名。攀登其背，岩高約一百尺，到了絕頂，展睛一看，可總攬四邊大勢。回顧西方，則見重疊的茂林的枝梢，陰暗的遮隱了家族湖。南方則一片大沙漠蜿蜒起伏，入於雲際，密密的矮松，只見成了小小黑點，散在各處。北方則至曲折出入於海濱的一個灣岬爲止。自此以北，也成了一片沙漠，更轉望遠鏡展望東方，則空氣清澄，直徑七八哩之間，飛鳥之影，也可明見。少年輪流用遠鏡空望漫漫一片大洋之面以後，終於灰了心想下岩去了。莫科忽然拖武安問道：「那是什麼？」

武安望着莫科手指處；見東北方面水天相接的地方，有一小白點；先以爲是雲片，把他忽視了。但再細看時，決不是雲片。武安審視良久，見白點依然止於一處，不移不變。武安道：「這非山不能如此；但山也不能看作如此。」這時太陽漸漸傾落於西方；再過數分鐘，那白點也隱落於杳茫之中了。那究竟是山呢？還是太陽光反射海波的影子？莫科與弱克以爲是後者，獨武安懷疑着，以爲是前者。

三少年返於河口繫舟處，炙燒在途中打來的鷓鴣，用他們的晚飯；既而已過六時，但離進潮時候，尚有三小時餘。莫科去到日間所見的石松樹叢中去；因為他想那些菓實，總得採些回去，便一個人出去。一會回到船裏，不見武安兄弟在船中，忽聽到岸上茂林裏，有飲泣怒責之聲相混，那確是他們兩兄弟。莫科且驚且訝，走向有聲音的地方去，到了相距數步的地方，莫科愕然不覺止步。但見弱克投身武安足下，不知爲了什麼事，哭泣着請赦。

這時天色已漸黑暗，但仲夏黃昏之光，尙能照明兩人之姿。兩人不知莫科的來到。莫科開始苦心的想急急還身退却；但已晚了，他終於無意的聽到了二人的話。他聽到弱克正在他阿哥前陳說懺悔之詞，知道了弱克犯的罪。武安道：「笨貨——到現在，大家的流浪在這裏，——原來都爲了你嗎？」弱克道：「請赦了罷。——阿哥，請赦了我的愚罷。」武安道：「你常不敢和大家相對，原來是爲此？其他諸人，決不會恕你；你還是得不把此事說出，暗暗想出賠罪之道來罷。——」莫科千悔萬恨的覺得他偶然竊



聽他們兄弟的秘密的不該，但既聽到了，則也不必隱瞞。過了幾分鐘，三人重會於船中；莫科等弱克不在的時候，說道：「主公，一切，我都無意的聽到了。」武安失聲叫道：「什麼？你聽到了我和弱克說的話了嗎？」「是的；主公，請恕他的罪過。」「但你以為其他諸人也曾恕他的嗎？」「恐怕也不如恕了他的好罷。如果絕對不可給其他諸人知道，則秘密除了我們三人之外，決不可漏泄出去。」武安說着「啊，可愛的莫科。」握着他的手。

到了十點鐘，三人乘進潮之際，開始溯川而上。這一夜幸滿月清輝如白天，行船無稍危險。到了黃昏後一時，開始退潮，乃繫舟暫待潮回。六時又解纜，九時安然進了家族湖，幸風向西刮，莫科即刻揚帆望法人洞前駛。武安自聽到了弱克的懺悔以來，常在沉吟之中，不大發言，因之莫科也不敢多開口。大家一路沉默的到午後六時，歸到法人洞之前；適為垂釣湖畔的雅涅所見，歸報洞中，吳敦並衆少年出迎河邊，大家喜慶着三人的安然回來。

九 報告——南澤的一邊——珍禽異鳥——杜番的

人望——投環之戲——口論後之拳鬥——傳書

熱——六月十日的選舉——陰氣的冬天——溜

冰——霧中人影

這一夜武安會集諸少年，報告探察的結果；並把在那裏東北角上，望見有奇怪的白點等等，也詳細的說及。白點的果爲山影與否，本未確定；即萬一幸而是山影，則能不是在大洋之中所有的許多無人小島中之一小島之類與否；這也未能確定。他們不能再以這樣的不曾確定的東西爲目的，費了多大的困苦勞力，重新造船，去冒航海之險，所以他們只有常在此島，等着外來相救之外，很明白的可知沒什麼可做。諸少年們則因此以比從前數倍的熱心，專孜孜從事於冬伏的準備。其中武安自從探察回來，和弟弱克一樣的，有總得避去他們的形狀，不和從前一樣的和人多說話。但其爲衆盡力



勞作的熱心，則更幾倍相加。並且若逢到須要非常的勇氣，或須冒非常的危險的困難的事情，他必極力推薦弱克，使當此種難任。吳敦注目於武安的舉動生了如此變動，想乘機詰問他是什麼緣故，但武安則防着吳敦的說話的及於此事，使他不能得到這樣的機會。吳敦因此益留意看着他們兄弟的舉止，也就越猜疑他們兄弟之間，已經告白其心，因此成立了什麼的秘密之約。


這一月中旬，一天，韋格發見有許多鮭魚成隊的由湖下向新錫蘭河而去；自此每天撒網捕魚，得到的獲物，竟是意外的多。從而想把這些魚醃藏起來，便發生了要許多鹽的必要。他們因之在司樂灣新興起一個製鹽場。其法是在濱邊設造一個四方的巨槽，把海水汲進在裏面，假天日之熱，蒸發其水分之後，即採取其在底下遺留的僅少的鹽；這確是需要許多的時間，和許多的勞力的工事。然大家的熱心盡力，終得製成了他們所需要的量的鹽。

二月這一個月，大家便如此的奔走於司樂灣和法人洞之間的過去了。三月的初



旬，他們有了去探察會暫給以南澤之名的新錫蘭河左岸的沼澤的一部份之議。首唱者爲杜番，目的是去獵得沼澤中羣集着的許多羽族，以備作冬伏期間的食物。三月九日的朝晨，杜番和乙部及韋格二人，帶了馬克太作的高屐，乘短艇渡河；登岸之後，便各穿高屐，走進沼澤之中。不必說，虎黑也是跟着他們三人同來；只有宅沒有高屐，所以便潑潑潑潑的踏着泥水進去。

向西南進行一哩許，到了沼澤中的一塊乾地，三人便在此脫了高屐，預備了奔走可以自在的輕身之裝；且把四邊一看，見鷓鴣、黑胸鴨、小鴨及鷓鴣鳥等，滿蔽於沼澤之面，交錯羣集。如果他們不圖省用他們的硝藥，則此等鳥類，他們當能容易的擊得幾百隻。但硝藥的經濟，使他們擊得了數十隻，便不得不自己滿足。其他黑胸鷓、蒼鷺等雖尚有許多，但都不能供作食物。尚有翼紅的從頸到尾長及四尺以上的紅鶴；紅鶴喜集中於濁水之上，其肉味之美，雖不讓鷓鴣；只是它們常常列成一隊，中置司警報職者，遇有異於常的事情，即發如喇叭般的大聲警戒其他同伴。所以少年們也只徒然使它們驚




逃，一隻都沒有打得。三人作了半日打獵，終算仍能得了其他的許多獲物，於午後回到洞中。

冬伏期間，第一必要的是薪炭；並且還得有非常的多量，這是去年所明明經驗到的。所以吳敦指揮諸少年，使往陷窠林、沼澤林等處採柴，駕了兩頭駝馬的特別馬車，差不多半月間每天都得往返於此等茂林與洞間好幾次，把採得的柴料搬運進洞裏，漸漸積多，到了便是打算一天都不斷的連燒六個月，柴料的供給，也可告無缺乏之憂。吳敦在此等勞作之間，也還不許荒廢以前定下的日常功課的修學；便是一週兩次的討論會，也還一次都不曾停過。並且杜番也依然常在討論會中稱雄；但他常常自矜能辯，有在暗中輕視諸少年的態度，這是他的失人望的一原因。

且說吳敦做本島太守的任期，將在此二個月內盡了；諸少年將不得不重新舉行一次選舉，立定新太守。杜番自信着這一次的新太守的當選者，一定是自己；還有與杜番同黨的韋格、乙部、虞路三人，又常常對杜番說繼吳敦位置的人，除了他便無適當之

人。三人心中，對於杜番的當選，都無絲毫懷疑。但這是他們的大大的誤解。杜番在年齡和伎倆上，雖確有可繼吳敦的資格，只可惜他太沒有人望了，尤其是在幼年者之中，他們不獨是不愛杜番，對於吳敦也有多少不平。吳敦在施政的一年間，蓄志謀爲公衆的利益，常以嚴重的法律，施之於同伴，這便是他失去德望的原因，所以有不少人暗中在祈禱他的任期的快滿。尤其是幼年者，當他們的衣服污了，鈕扣失了，皮鞋破了，那時候便遭到減食或禁外出的罪罰。這種事差不多是常有的。至於吳敦不給寬容，去治難治的幼年者的天真頑性，這雖是在他的處置上是不得不如此的，但幼年者都不免要怨恨他，至於心想：「如果使親切的武安做了太守，則一切便都好了。」這也可說是人情之常。

但他們也非全日只費於勞作和修學中，而不及他事。一日之中，總有幾小時運動時間，各由自便的，或攀樹，或泅水，或作競走飛棒諸遊戲，藉以消抑取樂。在這種運動時間，有一天起了一件非在此特別一寫不可的事件。這是四月二十五日的午後。一方面



杜番、韋格、乙部、虞路四人成了一隊；另一方則武安、馬克太、雅涅、左毗四人爲一隊，互作擲環之戲。所謂擲環之戲，是在地上插兩根鐵條，玩者各手執兩個直徑約八九寸的鐵環，分爲兩隊，立於一定的地方，各望準其所定爲目的的鐵柱處，把環擲出，中而套入者得二分；或中而未套入者作爲一分，兩隊各合算隊員之分數，而決其勝負。這一天他們已玩過了兩次，第一次武安的一隊以合計七分得勝；第二次杜番的一隊，以合計六分得勝。所以最後的這一回，便是決兩隊的這一天的勝負的重要比賽。既而兩隊諸少年，各各輪流擲環；最後只杜番與武安各各手剩一環，這時兩隊已得之分，各爲五分。

乙部道：「杜番，這一次輪到你了。請留意啊，我們這一隊的命運，都懸在你的一環之上了。」杜番道：「勿憂，乙部啊。」杜番閉口蹙眉，一雙發光的眼，凝視着目的處，準看良久，然後擲去，環似欲套入，却碰撞鐵柱，終仍落地。虞路道：「唉！輸了。」韋格道：「但尙可得到一分；只要敵者之環，能不命中，勝負尙未可決。」

立在這一方的左毗道：「武安啊，留意。」武安只點點頭，不發一言。看了看立的地

方，準對了一會，把環擲出環竟一絲不差的命中鐵柱上。左毗喊道：「二分，合計七分，我隊萬歲！」

立在對方的杜番，阻住了左毗的喊聲道：「且慢，方才的勝負有異論。」馬克太道：「爲什麼？」杜番走到武安等立的地方，說道：「因爲武安剛才作了弊。」武安變色道：「說我作弊？」杜番道：「武安的脚，立出於所定的地方。」左毗道：「杜番，這是你的錯了。」武安的脚，一直是立在所定的地方裏面。」武安道：「且請來看我的皮鞋印；說我的立出界線，若非杜番的錯看，便是他的詐言。」杜番道：「說我詐言？」他這般說着，向武安逼近而來。杜番背後，跟着乙部、虞路等，喊着怪聲，想助杜番作鬥；武安的背後，也有左毗、馬克太等，似欲助武安。拔出了拳頭。武安則憤然怒色顯於面上；但忽又有所思般，說道：「杜番，你既辱了我，還想和我挑戰嗎？」杜番道：「你心怕嗎？」武安道：「我不知道爲了這麼小事，而鬥的理由。」「那便是你的心怯。」「說我心怯？」「是的，你是懦弱膽怯。」武安遂不能再忍。俄而兩人之間，便開始了一場拳鬥。



往下傍觀着兩人的口角漸次變厲的土耳其、胡太等幼年者，奔回洞中，到吳敦處報告事急。吳敦大吃一驚，即刻趕來，把身夾進在他們兩人之間，喊着「武安！杜番！」杜番道：「他罵我詐言。」武安道：「但他先誣我作弊，罵我懦弱膽怯。」吳敦厲聲說道：「杜番，我知道武安決不是喜歡惹是爭非的人，先發事端者，必定是你。」杜番道：「好好，多謝你，吳敦，你還是照例得貶我，多謝你的好意。」吳敦道：「使我貶你者，是你自己的罪過。」杜番道：「好好，那便再謝你的好意一回；如果你的教訓完了，那請你去罷，容我們收束我們的事務。」吳敦道：「不，我既做你們的首長，我得禁你的如此不法的爭鬥。武安，你回洞中去罷。杜番，你且到你喜歡的地方去，去把怒氣消了，回復了常態，然後回到我們這裏來罷。」環立圍視的諸少年，除了乙部、韋格、虞路三人外，其餘都贊成着說道：「是的，是的，吳敦的話是對的。杜番這一夜一直到大家將去睡的時候，纔回洞來。但對於武安的事，不復說及。自翌日起，又如平常一樣，和大家一同孜孜的從事於冬伏期間的準備。只不過他的一股忿懣之氣，常橫於胸際，因而不能在他的舉動言貌上自掩。

入了五月以後，寒威已烈，洞內火爐，已晝夜燒着；鳥類亦多半將去求暖溫之地而離開此島。少年們捉得了數十頭燕子；把他們漂泊的始末和現在的情況，寫成短詞，並又記上如有拾得看了的人，請即刻去報告新錫蘭的首府奧克倫的意思，把這樣的一張小紙，結在燕子的頸間，仍把它們放走。五月二十五日，已見了初雪。比之去冬，似早若干日；且寒威也比去冬爲烈。但洞內幸饒有柴油及食物，即至非蟄居洞內數月不可，也無可慮。

吳敦的任期到六月十日滿期。新太守的選舉即定是日舉行。吳敦已知道自己的不滿於多數的少年們間，不望能再次當選，也不願再做。至於武安，因係法人，本不夢想在英人的少年們所組成的這一塊殖民地上做首長。選舉日漸近了，跟着杜番的擔心的神色，雖想隱飾，但終仍顯現在臉上。原來如杜番者，他的超凡的勇氣，他的希有的才能，確是可推爲做這一羣少年的首長，做這本島的太守最適當的人。如果使他沒有了剛愎凌他和妒忌欺人的缺點，而不損其德，則他一定是第一個得被推爲本島的太守



的最適當的人物。

已到了六月十日。選舉會定午後開會。少年們各於小紙片上，記上所欲選舉的候補者之名而投之，在第一回的投票中得最多數的，即爲當選者。本島人口雖則有十五人，但莫科因係黑人之故，不能有選舉權。所以投票之數，總計十四票，能得八票以上，即得做當選者。選舉會於午後二時開了，吳敦坐在選舉長的交椅上，衆少年表示出了盎格魯薩克生人種所特有的嚴肅的態度，逐次投票。既畢，即由選舉長朗讀選舉結果：

武安八票

杜番三票

吳敦一票

即武安得了最多數。原來吳敦與杜番棄權。武安選吳敦；其他除了乙部、韋格、虞路三人投杜番外，都一齊推戴武安。

聽到了這消息的時候，杜番的失望和不快之色，不能在臉上掩飾了。至於武安，吃驚着這事的意外，忙起身想辭退；却忽有所思般，望着他的阿弟弱克看看，徐徐說道：「多謝諸君！謹拜受諸君之命了。」



這一天弱克在無人的時候，暗暗去問他阿哥：「阿哥，你即刻又答應了去就太守之職，這是什麼理由？」武安道：「因想我和你若欲爲大家捐身盡力，則以我在這一個職位上較多便利處。」弱克兩眼含淚道：「多謝兄長，如有犧牲一命可爲大家致身盡力的時候，請勿忘用我。」

司樂灣上樹着的英國旗，已經破碎成幾塊了，差不多已不能作爲信號了，所以武安想趁戶外尙可行動自由之間，去換一新的。便囑馬克太，去到沼邊，把叢生着的蘆探來，作成一個球，以代旗，揭於竿頭。不覺陰氣的冬天，如去年一般，已擺罩於契阿門島；少年們重又一步都不能踏出洞外。武安不做不矜，忠實盡責，孜孜然從事於洞內庶務的整理。少年們都甘心服從他的指揮，尤以吳敦的往往率先遵奉武安的號令，以示其例。這助武安的號令得圓滑施行。卽杜番等四人，也不敢公然違抗武安之命。武安則百方慰諭撫安他們，極力使消去他們的惡感情，只是他們總不滿武安；心中不服，常顯現於他們的舉動上，而不能掩飾。



善均、伊播孫、土耳其及胡太等幼年者，在學業上，除了有顯著的進步外，別無可託之事。便此過了六月七月，到了八月初。八月初旬，百度標準的寒暑表的水銀，降到了零度以下三十度的有四天。在這期間，年長的少年們爲了繫於廐舍中的諸動物，又爲了煖爐中添薪，不得已，輪流的到廐舍去外，沒一人得能去到洞外。卽由廐舍回來的人，也常常成了半凍死的人而歸來的。從這一月九日起，風轉吹向西方，一會便起了大風烈風；接連吹了兩星期，陷窰林和沼澤林的樹木，都因此吹倒吹折。他日少年們若逢到有採柴的必要的時候，則他們可得省去不少斧鋸之勞。八月下旬，相當於我們北半球上的二月末旬，暖氣已漸次回來，大風也大有變化溫度之功效。到了八月下旬，戶外行動已稍得自由；惟湖及河川，還是渾然一片厚冰，打魚之事，也還不可能。一天，武安爲了要使同伴們的瑟縮的筋肉稍得舒展，想發起跑冰之戲。便把此意給大家說了，大家都歡然贊成。乃囑馬克太造若干冰鞋，等他的造成。二十五日朝，武安、吳敦、杜番、乙部、虞路、韋格、馬克太、雅涅、左毗、善均及弱克等十一名，相率出法人洞，到了家族湖之畔。對於這一

種遊戲不熟練的伊播孫、土耳其、胡太三幼年，與莫科一同留守在家中。

法人洞附近的濱邊，冰面起伏凹凸不一，不宜於滑走；所以少們年不得已沿湖畔向北進行里許，那里的前方，一望無邊，如展開一塊廣大平鏡，澹澹蕩蕩，不見邊涯。武安先與大家約定規約道：「不許乘興稱能，去冒危險；不許離衆遠行。如有誤而離衆失路者，則請勿忘我和吳敦的始終，停立此濱邊，等諸君的回來。必得回到這裏。還有我如果吹了這喇叭，則大家得即刻還到這裏。」大家聽完了武安說的規約後，即下了湖面，著上冰鞋，由吳敦喊號，大家同時出發溜冰。其中最熟練的是弱克。杜番與虞路，對於這一種遊戲，曾博得拿手之名，但終遠不及弱克的能走成各種曲線圓線，縱橫滑溜，圓轉自在的走法，而不禁瞠乎其後。

杜番見弱克頻頻博得大家的喝采，心中甚爲不樂。一會即離去衆人的行列，把虞路招至一隅，說道：「你不見那邊有一羣鴨下來嗎？」虞路道：「是的，在那邊湖的中央呢。」「我和你剛巧都照常帶着鎗，去獵打罷。」「但武安禁止我們離衆遠行。」「請



勿說起武安之名。只跟我來便得。」

佇立在這邊岸上，看着諸少年的有趣的滑走的武安和吳敦，見杜番和虞路忽然離衆走到湖的中央，大爲詫怪。武安道：「他們不知想到那里去？」吳敦道：「不是發見了什麼獲物，到那里去獵打的嗎？」這般說着，兩人之影，只已成了二小黑點；一會又沒於眼界之外，而不能望見了。到日沒還有不少時間，所以他們雖無即時迷路之憂，但這一向的空氣，一下便起劇變，常因略變了風的方向，忽而便下雪起霧。因之兩人不見以後，沒幾小時，到了午後二時，即有一帶重霧，抹煞地平線；湖上物色，俄而淡暗。這時武安的吃驚真是非常。「我便因爲憂着有這樣劇變天氣，纔禁止離衆遠行，可是他們還是去了。不知他們在這霧裏，又怎能找得歸路。」吳敦道：「先吹起喇叭來，把其他少年喚來。」

其他少年，聽得號筒，即刻回集岸上。但兩人未歸。衆少年便輪流着把喇叭響吹，如果使二人聽了，則必會放鎗答應。大家便傾耳靜聽，但湖上寂然，不聞有何種反響。不覺

霧愈深濃了，再過數分鐘，湖上似將全爲暝霧所罩。

吳敦道：「我們將怎樣辦？」  
武安道：「我們不得不竭盡我們的力和手段，把兩人救出。先在我們當中，推一人去到他們走去的地方，一邊吹着喇叭，使他們知道了方向便得。」  
馬克太道：「請容我去罷。」  
容我去罷。」  
容我去罷。」的答聲，有二三人異口同聲的發出。  
武安道：「不得推我去。」  
弱克走到阿哥面前說道：「不，兄長，這只有我才是可以赴此使命的適當人。因爲在冰上溜去是我的得意的技藝。」  
武安熟視其弟之面，說道：「好，便派你去，你且走，且吹，且聽的去罷。留心聽着他們發出的鎗聲。」  
弱克接了阿哥交他的喇叭，便此走進重霧之中。一會便不見其姿形。



一〇 二少年的歸來——弱克的迷路——可怕的同  
行者——杜番的義務——湖畔的露營——四人  
的分離——東方湖畔樹下的一夜——新宅之選  
擇——欺騙灣頭的新殖民地——巨熊港——北  
部探察——北方川——獮——山毛標林——大  
風——破船與兩人體

過了半個鐘頭，杜番、虞路和去找他們的弱克都什麼音耗也沒有。左毗道：「可惜這裏不曾帶着火器。」武安道：「對了，請快回到洞去連發幾砲，好使他們知道洞的所在。」三十分鐘之間，少年們竟能奔走了三哩回到洞中，平常粒粒如寶玉般珍惜的硝藥，如今也不稍吝惜的拿出來，裝進在兩個大砲裏，一個個的發放。每放一回，轟然的砲

聲，震動山岡，渡過河水，去數里之內反響起來，雖然是非常的響亮；但湖上依然是寂寂，什麼應聲也沒有。這樣的到了午後五時，聽到湖上東北角上，遙遙發出兩三聲鎗聲。大家十分喜慶！仍連發大砲，隔了幾分，兩個人影，漸漸的出現於重霧之中。俄而這裏衆人的歡聲和兩人答應之聲相和，高揚空中。

兩人即杜番與虞路。弱克並不和他們一起回來。兩人說並未曾聽到喇叭之聲。原來兩人徘徊於湖上的北隅，弱克却指向正東找了去。這時武安以下諸少年的憂懼，真是不必說的。因為若使他暴露於這零度以下的寒氣中，在湖上至於不得不彷徨一夜，那時他的可能生還否的希望，差不多是十中八九是沒有了的。時蒼然暮色，已蔽於湖上，全島不出一小時，即將完全被罩於暗暗的夜色中。在這樣的時候，只有舉起火來，才能顯示自己的所在，所以韋格、馬克太、左毗等早已手中採集了乾柴枯枝，堆積在海濱。這時吳敦即來止住了，拿起了望遠鏡，說道：「少待，諸君，那裏似有什麼東西在動哩。」武安等都取下了溜冰的眼鏡，注視東北。說道：「多謝上帝！這是他了，是弱克了。」



少年們大家揚聲歡呼。察看得弱克離這裏尚有六七十丈。但他若藉冰鞋在冰上快跑，則三五分鐘，即可回到衆人的地方。俄而馬克太發出驚怪的聲音來，說道：「像有什麼東西跟他來了。」果然，弱克後面二三丈地方，有二個黑影，跟着弱克驀然跑來。吳敦道：「當是什麼。」馬克太道：「人嗎？」韋格道：「不，像是走獸。」杜番道：「恐怕是狼罷。」說着即刻提鎗第一個向弱克方面犇了去，連發二彈，兩影便反身竄逃到林裏。

追着弱克同來的，出於衆少年意外的，是兩頭熊。他們在本島從不曾見過這可怕的走獸的棲住之迹。想來那是跋涉過這凍結的海面或乘了海上漂流着的冰塊，由附近的大陸，渡到了這島上來的。果然，則這豈不是又證明了距此島不遠的地方，有大陸的存在嗎？原來弱克別了武安等，向東方去找杜番等兩人，走去，遠遠的走去，終也不能逢到兩人。在重霧中彷徨多時，終至自己也迷失了方向，而不知歸路何在。這時聽到了般般砲聲，遙起於一方，他也料到這定是法人洞少年們所發的，便遙望着砲聲的方向回來。在途中忽然知道有兩隻熊，跟在自己後面。幸而他的溜冰的熟練幫助了他，得



能常保着與熊有十數丈的距離。但若使他跌了一交，則恐怕他也不能生還再與大家相會的了。

武安正欲入洞，回轉頭來，却與杜番對面，便道：「杜番，我命你勿離開大家，但你却背了我的命令，給了我們以非常的危懼和狼狽，這我不能不責你。但你的奮身最先去赴我的弟弟之急的高義和深情，這也是我所深銘於心而不能忘的了。」杜番冷然說道：「我不過盡我的義務罷了。」他也不去和武安恭恭敬敬伸出手來相握的，便此進洞去了。




以上之事發生以來，經過了六星期許；一天晚上，有四少年在家族湖的南岸，孜孜的張佈露營。時為十月暮春，樹上地上，都成一片綠色，裊裊和風，吹皺湖水；斜陽照着，似碎萬段之金；在這裏飛着的禽鳥，各找其宿巢，百囀千囀。一顆老榭樹之下，有正熾燒着的火，火邊掛着兩隻成串的巨鴨，正將炙熟可吃。四少年吃畢晚飯，各身裹毛氈，圍火橫



臥。翌朝日已高昇，彼等猶齁齁作息未醒。

四少年便是杜番與其同黨虞路、乙部、韋格等三人。四人與法人洞中的諸少年分離到此的始末，一言蔽之，卽有如左的事實：

在去冬冬伏之間，杜番與武安的不和，日漸增加；吳敦居間百方盡力，使和解兩者之交情，但終也無功。後至杜番與其同黨三人，除吃飯時外，難得和大家對面。四人在洞中常別占一隅，聚首低低的似相商着什麼事。一天武安招吳敦指着四人之狀說道：「他們定有所陰謀，是無可懷疑的了。」吳敦道：「便是有所陰謀，決非對於你的謀反，這是可以必的，其他諸君的不會棄你從杜番，這便是杜番也是明白着的。」「但他們不是想離棄我們向別處去嗎？我昨天親見韋格暗中在重繪慕員的地圖。他們的不滿意，其根本是發於對我一個人的不快上，所以我想即刻辭去了本職，讓給了你或杜番，使斷絕這一個不和的根。你以爲如何？」「不，不，武安，這不像你生平所應說的話。如果這般做時，你將何以報答大家選舉你的一片熱心？又何以盡你對於大家應盡的義務？」



到了十月上旬，暖氣俄回，湖川之冰，同時渙解，洞外行動，已可完全自由，這一夜杜番與其同黨三人，便申言離洞之旨。吳敦道：「你們要棄我們離去此處嗎？」「不是要離棄諸君；不過因為我們頗想暫時與諸君別居。」馬克太道：「杜番，這是什麼道理？」杜番道：「一則因想別居了可營自由的生活；但最主要的宗旨，容我們直爽的說時，是我們的不願立於武安的治下之故。」武安道：「四位的不滿於我，其理由可得聞乎？」杜番道：「也沒有什麼理由，只不過你實在是沒有做我們的首長的權利，我們都是英國人，但上回給了美國人做了首長，這回給了法國人做首長；下次的選舉，我想恐怕非叫莫科（黑人）做首長不可了。」吳敦道：「杜番，這決非是你的真心的話。」杜番道：「這是我的真心，也是我的熱心。其他諸君雖不可知；但我們四人，則一日也不能屈忍於不是英國人的首長的治下了。」武安道：「既是如此，則我們對於諸位，也屬無可如何。你和韋格、乙部、虞路四位，請隨意離去此處！共同財產中，應屬於你們四位的權利的四分之一財產，也請你們隨意帶去罷。」吳敦也看到了四人的決心的不能移動，愀然



的只說道：「我但祈禱你們，他日能無悔恨今日的決心。」

且說杜番離去此地以後的計劃，是卜居於數月前武安在欺騙灣所發見的岩窟之中。更獵於東方川畔的茂林中。取給於此，寢食當可無憂。欺騙灣距法人洞不過十五哩，所以要和法人洞諸少年通信，也是很容易的。他們先沿家族湖的南岸，抵陸路的東方川；沿川穿過茂林，出於欺騙灣的濱邊。到了川流緩慢的地方，則藉橡皮製可摺的便船渡河，到那岩窟之中，選擇了恰好之地，以定其宅。然後歸洞分取他們應得之財產，再搬運到他們的新宅。他們這般的往返，由陸路而不取水路者，因為他們於操舟的知識和練習都甚缺少之故。

於是翌日即十月十日之朝上，四人攜帶了獵鎗兩支，連發短鎗四支，斧兩柄，硝藥若干，打魚具若干，懷中疏石指南器一個，毛氈數條，橡皮製摺船及少許食物，出了法人洞。諸少年都愀然送他們到洞外。四人雖有牢不可動的堅意，也是勉強掩飾了心中悄然。到了新錫蘭河畔，却有莫科繫船等待他們四人。四人渡川，與莫科，徐徐沿南澤，向湖

的南端進行。走五里餘，到午後五時，達湖之南端。他們便在那裏張起露營，以途中獵得的巨鴨充飢，吃畢入睡，這我們在上述中已知道了的。

翌晨，他們重復離開此處，再向湖畔進行，忽碰到了一個沙丘，立到丘上，把左右一望，見一方有湖如鏡一般展開，一方則有無數沙丘起伏綿延。他們下沙丘，重又進行；越前進，越多丘陵，終至一登一降殆無中斷；他們豫測着前進去地面的光景將會一變。十一時，到了有一泓水湖折入而成一小小的灣的地方，四人暫時息足，進他們的午飯。灣上便是茂林的盡頭，四人打算由此進行去的東北兩方，完全爲此林所蔽，不辨前路。這時他們便分路向北方進行，林中駝鳥，駝馬，鷓鴣及其他羽族甚多，其富饒，不讓於本島內地的諸林，這是四人所最歡喜的。六時來到了一條河邊。四人斷定這是東方川了。把四邊熟視一下，灣的岸頭有燒臘的火迹，因此可知便是以前武安兄弟與莫科將下欺騙灣的前夜所停泊的地方，又知道這川的果是東方川不誤。四人晚飯之後，在武安等曾露宿過的樹下橫臥，卽刻入睡。



八個月之前，當武安和他的弟弟並黑人莫科露宿於這樹下的時候，夢中也想不到八個月之後，他的伴侶中四人，會和大家分離，爲了在此近邊另求居所，便也來露宿於此樹下。

如果虞路、乙部、韋格三人，在現在遠離了法人洞的安樂居，孤獨寂寞的橫臥於這樹下的時候，也會想起了以前在此樹下睡過的人，從而懷念起法人洞的事，則其心中豈能不引起一種自悔自恨般的念頭嗎？但他們的進退，現在完全和杜番相關聯，悔恨也不能悔恨。至於杜番，剛復倨傲，是他的癖性。一想到欲做的事情，即中途自己也悟到其非，但依然是非使這事做到不可。

翌朝 杜番對三人發議，說要變更當初的計劃，先在此處渡川，沿左岸下欺騙灣而去。因爲先渡河，然後下灣，和先下灣，然後渡河，所到的終點相同。加之武安等曾發見過許多石松，在右岸的林中，還可便路採集堅果，所以同伴們都表贊同。於是渡河，分路入左岸林中，向東下去，路上的莽草，沒及腰際，纏住脛上。或有沼澤斷去路，使不得不遠轉；

或密木縱橫蔽地，用斧斫開，始得進行，他們得了意外的困苦和疲勞之後，纔得離出林地，這時天已全黑，已過午後七時。

翌朝四人起身，即先至濱邊，展望東方的地平線上。東方依然是無邊海波，森森蕪天，無一物遮眼。杜番道：「雖然我等還是非常的相信此島的接近美洲大陸。欲到智利或祕魯，而繞過霍龍甲的船隻，必取路於本島之東，而馳過此間海中。我和諸君等決意卜居於此處者，一則因想在此處守看此等船隻的來往，還有武安因失望之餘，給此處以欺騙灣之名；但我相信並期待，這灣必不致常常欺騙我們，早晚總會有什麼帆影出現於海中的。」

這一天他們徜徉於濱邊，選擇可作以後的宅地的洞穴，獵取得二三隻松鷄，網魚拾貝便此到了晚上。他們想去總覽此灣的全形，登上那巨熊岩，再把東方展望了一下，依然只見雲濤茫茫；連武安所說在東北角望見的白點，也不會望見。四人便以為那是武安的一時被幻視所欺，便惘然下岩。岩下的水區，杜番給以巨熊港之名。



這一夜晚飯吃畢，四人商議以後的工作；因為新宅的選擇已定，其次便只有把財產搬運進新宅的一事，但當搬運的時候，不能由陸路走，這證之來時所見，已可明瞭；所以搬運一事，議決囑托法人洞的莫科，用船由水路搬來。關於回到法人洞取財產時路程，由杜番發議，在未到法人洞之前，乘便沿海濱去探察本島的北部，同伴也都贊同。

議決了從事北部的探察，往復至少得多費三兩日。這一夜大家很早就寢，翌朝未明即起，吃畢早飯，即指向北方，離去此處。在三里之間，濱邊一帶，接連的都是岩，只左方林邊，有百尺許一條砂路。既而到了岩盡地方，有一條小流，阻住前路。小流也是由家族湖而注入海中者，杜番即給以北方川之名，四人在此處進了中飯之後，渡過北方川，在川畔密林中徘徊了一會。當想重返河邊的時候，虞路忽然停足說道：「看啊，杜番，看那裏。」杜番注視虞路所指的地方，見有一雙巨獸，左右排開了繁生着的灌木而行動着，杜番把乙部及韋格留住，自己和虞路二人偷步過去，到了相離一二丈的地方，二人同時放鎗，但獸皮甚厚，子彈不能入，獸也只不過一驚而已，早已竄入密樹之中。但杜番看



其背形，即知其爲在南美洲河畔所常見的獾之一種。獾不加害於人，並且也是於人毫無用處的一個動物，所以它的逃走，他們並不以爲怎樣可惜。於是仍向北進行，那裏渾然一片茂林，茂林由山毛標所成，所以他們給這地方以一個總名叫山毛標林，這一天他們跋涉了九里路，再走九里，他們便可到本島的北濱；即到了明日日沒，他們可以到目的地。

次日十月十五日，朝起天氣即已不穩，似一會便會變成大風的模樣，因此四人疾走進行，風一刻刻的吹得厲害起來，到了午後五時，即有幾道電光，縱橫的閃過頭上，同時轟然霹靂，震耳欲聾。風撼萬木，鞦韆聲與霹靂聲相鬥，悽狀可不待言。但他們知道目的地已近，所以不屈不撓，喘息奔走；到了八時，聽到殷殷風濤之聲，遙隔茂林而起。他們因知已出到本島的北濱，所以益加疾而快走。時茂林轉處，豁然有一帶河灘，展開於眼前，見白浪滾滾舒卷其上。這時天色漸黑，半里之外，不能明見。但他們在夜色尙未鎖住海面之前，想看一看本島北方海面的概景，移動瑟縮之腳，向沙灘走去。走在前面的韋



格，忽然停足，指着橫臥於前面的黑影，回顧三人。

他們凝眸視前方，見在相距五六丈的那裏，攔住一船，右舷黏着於沙灘，船體欹立着；距船一二丈地方，在退潮剛去而留下的海藻成堆的傍邊，有二人體僵臥着。

四人默然無言，如石像般佇立了一會；既而又無言默默的，緩緩移步，向那人體方面走去。

四人走近人體，到了相距已祇四丈的地方，不知不覺，他們渾身打起抖來，恐怖自不待言，致不復能再向前一步，因之也不遑去探究其究爲已絕氣的屍體，抑或尙存一息於其口鼻者，便返身逃回茂林之中。這時四面濛濛，全地爲夜色所罩，時時閃然照射茂林的電光，這時也完全息了。咫尺之間，不復能辨。唯風號濤擊之聲，獨跳梁跋扈於暗中。

- 一一 閣中討論——天明——死體失蹤——舊金山  
之一商船——法人洞之掛念——大紙鳶的製作  
——林中一婦人——圭兒的故事——七個殺人  
盜——夜中航行——岸上火光——美洲虎——  
親切的溫和倨傲的冰——四少年之歸來

真是何等可怕的大風，大樹喬木吹折吹裂之聲，四方遠近相應，這時全林似也將向天空捲去。

林番、韋格、乙部、虞路之立在茂林中，雖似十分危險；但若在濱邊，則更有爲烈風煽起的奔沙飛石，如散彈般來撲打人面，雖片時也不可停留。四人便此佇立於一大山毛標樹之下，一瞬也不合睫的到了天明。

四人始終關心，通宵不能入眠者，不單因大風之故；也因爲打泊到那裏的船，係從



何國來的？在傍邊僵臥着的兩個遭難者，又是何國人？由他們的漂泊到這裏推想起來，則距本島不遠的地方，果有他島或大陸的存在嗎？風刮得稍衰了些，他們相談着的人語也可聽到了。他們所熱心談着的，只這一事。有時他們似聞遠地呼喚聲，不止一次二次；或者這兩個屍體之外，尚有微倖生存着的而彷徨於濱邊的嗎？他們再三傾耳，熱心的追索那聲音。但這些都是他們的幻聽，他所聽到的，仍然不過是風號濤擊之聲。

他們後悔他們的被無謂的畏懼所制，不及去細看船與人體之狀，便退了轉來的愚不可及。幾回想重到那裏海濱。但在這樣的冥冥不辨寸前之物的暗中，又在這樣的大風之中，他們能有何事可爲？他們何由重能知道船之所在；又何能知道人體之所在？只好等着天亮再說。漸漸曉光染東天，似比一世紀都還長的夜，終於也完了。風勢稍衰，但斷雲低壓頭上，如奔馬般飛來飛去者，豫示將至的大雨。四人一不小心，便可爲巨風吹倒，因之互相扶持，來到濱邊。先找船之所在。船似打到了比昨天所見的更遠在一二丈地方；更由沙上海藻之迹看來，可知在進潮之時海水可以打到比昨天所想像的更

高的濱邊。兩人的身體不知何處去了，再不能找到了。

四人東奔西走於濱邊，遍處索之，終不能發見足跡。難道無情的海水，於夜中把他們拖到了雲濤茫茫之外嗎？虞路道：「可憐哉，他們或者尙存留一息也未可知。」杜番登上濱邊凸起的高岩之上，展望海面，只見一片澎湃巨浪，無邊起伏。杜番走下此處，回到三人立的地方，三人正圍於船邊，檢視着船的內外。船係一長三丈餘的舢板船。帆檣折斷，右舷重損，所以若不加修繕，不能再供航海之用。船內只帆及帆索斷落散在，食物烹具等，一無存在。檢至船尾，見有數字，則記有此小船所屬的母船的名及其本籍地之名，猶歷歷可辨。文曰：

賽凡龍號 舊金山

★

★

★

★

★

四少年居留在這裏濱邊一會，終也想回到法人洞。且說法人洞的少年們，自從四人發足以後，都有鬱鬱不樂之色；其中尤甚的，當然是武安。吳敦猜測武安的心意，百方



慰解，說道：「武安，請勿這樣的不樂。杜番雖則是怎樣的剛愎，但在冬伏之前，一定會仍回到我們這裏的。」是的，這確是很有理由的一說。他們單以四人之力，是否能與如此險惡的嚴冬相鬥相抗，這很是一個疑問。所以吳敦之說，是十分有理。並且他們在這次的冬天，又是不得不仍在這孤島上過去的。他們究竟有否受得外援的希望？太平洋的這一邊，難道終於沒有船隻來的希望了嗎？奧克倫岡頂上植着的信號，究竟能否觸入人目？一天他與諸少年相談，談到這一件事的時候，說道：「奧克倫岡頂上的信號，高出海面不過二百尺，若非來到與此距離極短的地方，便不能望見這信號。近來我想到了，一個計策：幸而我們有許多的帆布及紋布，所以我們可用此造成一隻大紙鳶，放在空中，當能高揚到一千尺內外，這般不是能惹及更遠的人的目嗎？」紙鳶在無風的日子，當然是不能放起；但無風之日，不大逢到，諸少年都贊成武安之說，便由馬克太做指導，即刻從事於紙鳶的製作。這正是杜番等四人出發後的翌日。

於是十五日的午後，便完成了一個八角形的大紙鳶，紙鳶之大，差不多可吊一個

少年放上去般的。把此放到一千尺的高處，可使五六十哩以外的人也看到。這樣的大紙鳶，不能以少年們之力挽之，所以其線即用絞車盤伸縮之。次日十六日，即議決開始試放此紙鳶，所以一早少年們便歡喜的起來。却是這一天天氣不穩，午前完全是巨風模樣，因此他們也不想放了，終日蟄居洞內。

十六日之夜，暴風發了一次。次日十七日，朝來風勢漸衰；到午後一時，差不多已平靜如常了。少年們因此走出洞外，孜孜於試放紙鳶的準備。忽然獵犬虎黑，高吠了二三聲，便縱身躍入茂林之中。武安道：「虎黑不知趕去做什麼？」吳敦道：「大概聞得了什麼獲物罷。」武安道：「不，這吠聲與平常的完全不同。」左毗道：「請去視察牠的動靜。」武安道：「先把武器拿來。」說完，左毗與弱克便走回洞中，各拿了一個裝了藥的鎗來。武安道：「來啊！」三人與吳敦一塊，走進虎黑剛才走進的陷穽林的南端虎黑的頻頻吠聲，依然是隔樹聽到。四人走未百碼，見虎黑已停立在一顆大松樹下；更凝眸熟視之，見樹下尚有一人形橫臥着。




這是一個婦人。身著粗布之服，披茶褐色的披肩，年齡在四十至四十五之間，留有苦惱之痕，顏色憔悴，氣息微存，但如死人般昏倒着，這是疲極或飢極而至於且少年們漂泊到這島以來，同伴之外，見到是人的，這是第一次；所以四少年現在見了，心中悲喜交感，一時不能說出什麼，只是茫然佇立，這也難怪。

吳敦道：「她還在呼吸，她還在呼吸，蓋似餓極而昏倒者。」言尙未完，弱克忙走向洞中，拿了若干乾麵包和少許白蘭地來。武安把婦人口張開，灌以幾滴白蘭地；婦人即刻略略動一下身子，開眼看了一下發着呆的四少年的臉。既而她把弱克給她的麵包，忙向口中送，幾乎是一氣吞下的；由這可推知其非爲疲勞，實多半有了飢餓而困衰了的。婦人吃畢之後，支起了一半身子，用了明白的英語，說了「多謝諸少年，多謝。」

半個鐘頭以後，婦人已被置在法人洞內，由衆少年看護在牀上安息着。既而婦人稍稍回復了氣力，能自由談話的時候，對衆少年開始說她的經歷，大概如左：

她是美國人，名加薩來茵，姓蘭苔。她的朋友，都略稱她作圭兒。圭兒二十年來，奉公





於紐約州首府阿爾帕尼的一富人本菲爾特氏的家，當着女執事之職。自今一個月前，本氏夫婦，想去訪智利的一份親戚，圭兒也跟着，到了加利黑爾尼州的舊金山，找尋便船，適聽到有名賽凡龍號的一隻商船，欲向智利的凡爾帕拉伊索開行，便要求搭乘，得了船長太爾那的允許。賽凡龍號除了船長太爾那之外，有二名機手和八名水手，船員合計十二名，加進本氏夫婦和圭兒，共載十四名。由舊金山啟碇。船出發後約過十日，水中一人名叫倭東的，煽動其他水手，暗圖反叛。這一夜，八名水手忽然起來，把船長太爾那和一等機手某及本氏夫婦槍殺，奪領了賽凡龍號。圭兒也險遭擊斃，幸有名福倍的一水手居間緩和，僅免一死。二等機手伊範，年三十前後，爲一溫良的人；他當然是不加入這可怕的謀叛，但叛徒因爲若把他也殺了的時候，則操舟無人，所以他們以白刃威脅他，強迫他司機。這是十月八日的夜裏，這時賽凡龍號在距智利海岸約二百哩的海中。原來叛徒的目的，在欲奪得此船，來去於南阿美利加及阿非利加諸國，想經營在此等國中，一直是秘密的行着的奴隸賣買。他們叫機手先由此去遠過霍龍岬，欲往阿



### 非利加的西岸。

於是走了三天，不知何故，夜半船上忽然發火，一忽兒煙焰裹船，至於不可收拾。水手中有一人名亨利者，欲逃出火中，跳入海裏，便此不見了。其餘七人水手，僅得取出若干食物和少許武器彈藥。費了心思奪來的賽凡龍號，便此白白送在火中。他們自己便改乘進舢板，這時距最近的海岸，也還相距在二百哩外。他們的無靠沒望，是不待說的了。如果這一隻舢板中，不曾載着圭兒和伊範，則便是就此沉入海底，也不可說天理的不正。舢板船漂浮在海上二晝夜，又逢到了一次大風，帆檣被吹折了，遂致不能自由行動。此後日夜隨着風潮蕩來蕩去，終於吹到了這契阿門島的北岸，這是大前天即十五日的薄暮。這時船中的人，都因了連日的疲勞與食物的缺乏，幾如死人一般縱橫僵臥。船將打到濱邊的時候，突來一堆奔濤，飛過船上，六人即被捲去，一忽便消失形影。圭兒和其他二人，載在船裏，便此被衝上了濱邊。圭兒由船的一邊投出，輾轉於沙上，這其間的事她還記得；但此後她昏絕了，便不辨後事。一會醒來開眼一看，其他二人，也被擲出

於和自己相對的一方。二人離船數丈，同樣的倒臥着。圭兒雖已清醒，仍靠身於欹立的船底邊；依然僵臥於沙上，就此在靜思去跡來踪，等着天明，到了天曉三時，忽有窸然足音，似漸近此邊，傾耳聽之，却不料剛才以為他們是被浪捲去，沒於海中的倭東等人，都安然游泳到了濱邊，這時正在找船，來到了這裏。倭東跟隨着名叫武蘭和武婁的兩人來到此處，在暗中摸索著了昏倒於沙上的福倍和排克。把他們抱起，使他們復活了之後，在他們之間，便起了如左的問答。這時風濤之聲，依然震耳欲聾，但他們正似在圭兒頭上說着話，所以她能聽得很明瞭。


福倍道：「這是什麼國？」倭東道：「這我們倒還沒有知道。但我們總得向東方去探尋人跡。」排克道：「但那裏藏著我們的武器？」倭東便抽船中隱藏着的抽斗，在裏面拿出了五枝鎗若干硝包，說道：「便在這裏了，幸未被海水淋濕。」但伊範怎樣了？「伊範在我們的後邊，由綠屈和胡布看守着。伊範可不論其願否，得使他跟着我們在一起。」福倍道：「圭兒怎樣了，她可曾安然上了陸？」倭東道：「圭兒啊，她是不足擔



心了。當船沖到了這裏時，我遠遠見她被浪捲去，陷入海中，她早已在海底的最深處安眠着哩。」排克道：「這倒很好，因為她太明白了我們的事了。」倭東道：「她便不會沈在海底，我們當也不能永久隨她知道我們的祕密。」

於是他們由船中取出了武器和這時還留着的一些食物，即五六磅的鹽肉，二三瓶松子酒和少許煙草，分開攜帶。他們便扶着福倍和排克，衝着其勢尙猖獗的大風，向東走去。圭兒等到了他們的足音不能聽到了，即刻起身探索暗中，指向剛才他們去的相反的方向進行；因為這時潮水漸漸漲到了圭兒僵臥的地方；若再遲幾分，她便將爲海水捲去。她這樣的走進了陷穽林，向家族湖的南端而來。來到這裏，是在昨天的午後。在途中僅拾些野生果實來吃了之外，什麼食物也不會進過口的她，疲極又加上饑極，因而不能再移一步，卒遂橫臥於樹下，便此到了今天；乃幸爲虎黑所發見，得能蒙武安等相救。

聽了圭兒說的經歷的少年們的驚慌危懼，可以想像及之。伴了一個捕虜的七個



兇暴無慚的浮浪人，據證現在正上了陸在本島上彷徨徘徊。他們是把殺人當作斬草一般容易的人。如果使他們也知道了法人洞的所在，則他們一定會來奪領洞穴，奴視少年或至非屠虐不可。武安第一所憂的是杜番等四人；他們一定還不會知道倭東等的在此處上陸；或者他們的一發鎗聲或一縷煙影，使倭東等發見了他們的所在，他們會即刻落入惡人之手，不知將受怎樣的患苦哩。所以他想即刻親自到杜番等的地方去報告他們已臨到他們頭上的危難，把他們領回到洞中。吳敦道：「你欲親自去嗎？」

「是的。」「怎樣去？」「和莫科同駕一小艇，和往日一船，橫過湖，下了川，到杜番等卜居的地方。」「這裏何時出發？」「等今夜不能見人影的時候。」弱克道：「我也同去不好嗎？」「不行；小艇不能載六人以上；我們在歸途上還得把四人俱載。」

這一天他們閉居在洞內，不敢出戶外一步。他們也各把漂落到此處後到今日的顛末講給圭兒聽。圭兒或驚嘆，或嗟賞，稱讚大家的勇氣和忍耐。立誓此後自己也當加入他們，熱心忠實的為大家盡力。左毗因為圭兒在此處和大家邂逅之日正是星期五，



便發議做從前的魯遜濱，喚圭兒作菲拉苔（Frida）博得大家的喝采和贊成。

午後八時，小艇解纜之準備既已完了，因之武安與莫科，各佩一連發短鎗和一口腰刀，悄悄的由新錫蘭河，乘到了湖中，幸風順，小艇箭一般飛行；不到二小時，已橫過了六哩，來到了前次初來此處到過的相同的小丘邊。從這裏起，又如往日一般，沿湖岸，北上到東方川口；這時風已完全息和，不能再藉帆力，他們便鼓櫂徐徐進行。岸上寂然，不聞一鳥之啼。也不見有一線火光，破樹叢高揚。既而已到了十點半，小艇入了川，武安使莫科獨任操舟，自己坐在船中。靜緩下流駛去，不數百碼，立在船頭的莫科，突來握手作驚駭狀，他用手指着的那裏，看見有一半隱潛了的火光，穿過樹間，拖着淡淡赤影。

這是誰人的露營？是倭東等夥伴們的？是杜番等一行人的？武安道：「莫科，且把船傍近岸去。」「我可能也和主公一同上陸？」「不，我單身去，則有更容易不使他們發覺的好處。」划了五六下，小船便已着了岸。武安把莫科留在船中，獨自跳上岸去，拔出腰刀，提於右手；左手執住短鎗，徐徐向火光處潛行而去。忽然他看見前面灌木叢裏，有

一團大的黑影，蠢蠢動著。黑影突然叫了一聲，同時躍身向前飛奔。這是一隻美洲虎，同時有人喊聲，「救命！救命！」

武安即刻知道這是杜番的聲音。原來其他三少年在露營中睡的時候，杜番看守在火光之前，疲乏之餘，不覺似入了睡，遂不意間被此猛獸所襲擊，仰倒於地上，也不及去拿武器，空揮赤手之拳，與此虎格鬥。韋格第一個被杜番的聲音驚醒，他即刻拿了槍，趕快到杜番近傍，正欲舉鎗待發，却這時趕到了這裏的武安，來阻止道：「請勿發鎗！請勿發鎗！」韋格又吃了一驚，正想看是何人，武安却早已跳出在那裏，向虎的後面打去，虎即棄杜番轉向武安，飛撲上去。這時杜番才能起身，把武安這邊一望，見武安這時不及逃避虎的撲來，便一刀向虎面斫去，把虎打倒在地上。杜番韋格和剛於這時奔來的乙部，虞路，趕到武安那裏去看，見武安似爲虎所抓傷，左肩頭鮮血滾滾流着。韋格道：「怎的你這時却到這裏？」武安道：「且慢說此事情由。現在請先和我一塊到我們那裏，即刻。」杜番細視武安肩頭流出的淋漓鮮血之痕，不禁感激不盡的說道：「但我非先謝



了你的高義，是不能和你同行的。你實在是救了我的命了。」武安道：「請勿說了罷，杜番，若使你在我的地位，你也必如此的；好了，請勿再說了，只跟着我來罷。」武安的負傷，雖非可憂，但給他裹住，止其出血，這是必要的，所以韋格便取出自己的手帕來，給他纏住。武安便借此短促期間，簡短的告訴了他事情的要領；即杜番等以為是被海水捲了去的賽凡龍號的船員，却安然活着，和他們的夥伴同在這島上。他們都是兇暴卑下的壞人，殺人如斬草；因了脫出他們的毒手的一婦人，來到法人洞，親切的告訴出了這些人的素性。武安等纔覺到已在目前的一大災難。他們目下的第一良策，是大家集合於一處，同心協力，以防公眾之敵；此外便無更善方策。武安的來迎回四人，便是爲此。至於阻止剛才韋格的放鎗，是因恐倭東等聽到了鎗聲，知道他們的住於此處。

杜番聽完了這事的究竟，便是他的平生的倨傲，也都消失於武安的無限的親切中。「啊，武安，你真是比我高出百層的高尚的人。」武安道：「不，杜番，我的親友，我今日幸能與君握手；在你不曾答應和我同回卡人洞之前，我是不能放下你的手的。」杜番



道：「我是答應了，我敬受你的好意。今後你將是我所第一個敬服的人，我們明天一早，即刻離去此處。」「不，我們今夜便得同回洞中；明天則又有被人發見的可慮。」「今夜便回；但怎樣回去？」「即由水路而去，向這河岸下去時，那裏莫科正繫舟等着我們。我和莫科想同到欺騙灣再轉過來，却正在下河的途中，便看到了你們露營的火光，便上了岸的。」「可是却來救了我的九死了。」杜番不覺獨語着。

杜番等四少年，露宿於此處。他們是於昨天十六日夜回到巨熊岩下，今朝離去巨熊岩，薄暮時始到這裏的湖畔。打算明日天未明時，即由此處出發，歸向法人洞去。

大家便改乘小艇，由此出發，幸風平浪靜，途中沒有異事；天曉四時，已歸到新錫蘭河口。吳敦等衆少年聽到了四少年重返洞中，仍來和大家同居的時候，他們的喝采歡迎欣喜之狀，可不必贅述。



一二 洞中情況——洞外形勢——人心恟恟——圭

兒提案——武安之呻吟——新式空中飛行機——

——夜中試驗——弱克的懺悔——漂流之原因——

——空中旅行——遠近的二種火光——紙鳶斷線

十五少年，重又團聚於法人洞中。從此他們以加倍的協和，相交相親。杜番心中，雖則對於自己的不能貫徹初志，抱慚的歸來，自感不快，或多少總抱有一些遺憾；但他絕不把此不快，顯現在臉上。因為數日間的分離和漂泊，使他有所痛懲，暗暗深悔着自己的剛愎偏執之愚，亦不止一回。只是他總還存有一點自傲心；雖則這一點自傲心，使他不能把他的真意明告其他三人；他却確是自悔着他的愚。至於其他三人，不如杜番的是非常的剛愎偏執，其懲悔之念，因之更深一層。所以這次歸來之後，杜番及其他三人，對於武安的感情，全然一變，如對另一人般，加之現在已懸在大家頭上的非常危險，不

得不使大家更同心協力，團結鞏固。且說倭東等一夥惡漢，想早離此島，回到大陸，這是不待說的。但如果他們知道了法人洞的少年們，在這裏藏有這麼許多調度器具，豈有不欲奪來供給他們自己用的道理。況且看守此等調度器械的，又都是未成年的少年或幼年者，欲襲擊掠奪，是極其容易的事。少年們非常謹慎的，不使他們知道洞的所在。衆少年圍住杜番，問他由賽凡龍海岸回到巨熊岩的途中，曾否發見倭東等的蹤跡？賽凡龍海岸者，是杜番等給與開始發見賽凡龍號的舢板船的一帶海岸的名字。杜番道：「不，我們什麼蹤跡也不會發見。」吳敦道：「但倭東等的確是向東而去，這是圭兒所親自目睹的。」杜番道：「想來他們是一直沿海濱而去的；我們是由山毛櫸林回的，所以不會逢到。」吳敦與武安改言向圭兒問：「關於這島的方位，有知道嗎？」圭兒說：「賽凡龍號燒亡之後，伊範是把舢船一直向南美洲駛行，所以這島總之是在離南美洲大陸不遠的地方。但此外便無所知了。」

不覺十月已將過完，倭東等尙未曾出現過一次。他們怕已經修復了他們的船，離



開了此島嗎？依圭兒的記憶，他們除了一柄斧之外，便只各各帶着隨身的懷中小刀，或者他們便是用了這些工具，雖非充分，但把船的大破處修復了。只是少年們在沒有確知他們的消息之前，決不可輕率現身洞外。所以除了那一天武安與杜番，欲取下了樹在岩壁上的信號旗，橫倒了掛着旗的竹竿，藉掩他們的蹤跡，纔偷偷的往返於司樂灣一次外，便常常蟄居在洞內。又爲了鎗聲的會使倭東等知道諸少年的在此處，所以禁止了一切用鎗；於是杜番等獵手，每日只有束手嘆着無聊。幸陷穿獸夾，每日有獲物可以去拿來，庖廚纔未至有材料不足之憂。且年來他們所設立保護着的養禽場，漸臻繁盛；除了管理者左毗，雅涅外，其他諸人，幾有出怨言而謂若非殺死幾頭，減少活口，則地方將不堪其狹隘。此外茶樹糖樹，多在洞外咫尺之間，其供給永不絕斷。所以少年們雖久住洞中，也不曾感到絲毫不便。

加之近來因此又得了給少年們的生活以一大方便的新發見。十月二十五日的午後，圭兒在沼澤林的近邊，發見了高五六十尺的喬木，其葉狀似月桂，有數株聳立一

處，「這是名貴極了，這裏原來有牝牛樹。」伴着婦人的土耳其胡太都十分熱心的問道：「什麼叫牝牛樹？」又說：「大概牝牛喜吃此樹，所以這般叫它罷？」圭兒道：「不，不是的，小主公。這些樹所以叫做牝牛樹者，是因為這些樹和牝牛一般，能噴出乳汁的緣故。乳的美味，比目下你們用着吃着的駝羊的乳還美。」圭兒回到洞中，告訴她的發見，吳敦因喚左毗跟圭兒去視察，果如圭兒所說，那是少年們所一直不曾留意過的，現在無疑的知道是牝牛樹了。一旦截開此樹樹皮，即由傷痕噴出多量的白色的液汁，其味及滋養分，都無異於駝羊之乳，若使凝結，則得一種良好的乳酪，更可得一種純粹的蠟，可作上等的蠟燭。

已到了十一月了，倭東等依然不見出現。武安杜番等諸少年終至確信惡漢們已離去本島，但他們便是已經離島遠去；只是少年們若非見到了證據，總不應漫然安心，到洞外來逍遙。武安好幾次想親往湖的東岸，去偵察消息；馬克太、杜番、韋格等也都情願偕行。萬一惡漢依然留在此島，則少年們若與邂逅時，他們的危險是難以形容的。所



以這計劃殊非得策。武安因此每次說出時，總被吳敦的反對所抑住，遂不能如願。一夜武安重又提出了此議，與吳敦討論可否？在傍邊聽着的圭兒，聽完了他們的話的時候，便道：「主公武安，你能給我明天一天假嗎？」武安吃驚道：「你想到那裏去？」圭兒道：「你們不能久往的在憂念之中過日子；我想到以前把我身體漂泊到的北方的海濱，去窺視舳板船的還在彼處否；如果還在，則倭東的沒有離去，有了證明，若反之，即爲他的已離島的證明。你們也不須預備這般汹汹的去。」杜番道：「這是近來我和武安所常常發議的，但終不敢去決行。」圭兒道：「是的；但在倭東等，還不會知道有你們許多人的存在。我則不然；我是他們的舊伴侶，便是碰到他們，也不致如你們那麼危險。」吳敦道：「但你若重落於他們的手中時？」圭兒道：「最不幸，當也不過和當初的待遇一樣。」武安道：「但是這回他們若重把你捉得，怕十之八九是不復給生還的了。」圭兒道：「我是已經逃過他們毒手一次的了，那有不能再逃之理；並且若得引伊範一同逃歸此處，則又可給你們盡力。」杜番道：「如果使伊範得到一個可以逃走之機會，他是

本想逃走的。」吳敦道：「是的，杜番說得對；伊範對於倭東等的壞事，完全明白。倭東等一旦到了安全之地，而可不再須伊範之力，則他們的即刻欲除去他，以絕他日禍根，這怕伊範自己也是明知的。他的到今日也還不曾逃走者，大概是因為無隙可乘罷。」杜番道：「或者他已試逃過，又被惡漢們捉住，而繫於他們的毒手也未可知。果然，則你若也被他們重捉住，也必定——」圭兒不待說完，插口道：「我在不曾絕息送命之間，決不致做他們的捕虜的。」武安道：「做捕虜當然不是你所想做的。但我們不能允你去冒這樣的險。請容我們另求去探察他們的法子罷。」

如果使少年們得能於夜中，登上極高之處，去展望四方，則倭東等若仍在島上，必可見其燃火，而知其在否；若在則併可知其所在的方位。不幸島上無高山，由奧克倫岡之頂望，連湖的東岸也不能望見；更何況是欺騙灣的濱邊。巨熊岩的左右。

一天，武安心中忽得一計。開始自己也似太奇妙，不去細想；但反覆一思，竟似舍此別無良策的了。讀者諸君當還記得，圭兒當初來此的一天，少年們正在想做些什麼事？



當時少年們想試放而中止了的紙鳶，現在還藏在法人洞中。武安從前看英國的報紙，曾記得記着在前世紀之末，有一婦人試駕紙鳶，飛揚於空中而得成功。便是欲做照此婦人，利用那紙鳶放到空中，藉此俯瞰全島情狀。讀者恐也不免嘲笑武安設計的大膽而近於滑稽。但他沈潛反覆思之又思，終於堅信這是可行之事，也不和當初想像般的危險。十一月四日之夜，他吃畢晚飯後，對同伴們把他的意思簡短的說明了，徵求大家的同意。諸少年聽了，都沒話了好一會。然後杜番道：「但是以那一張紙鳶的大小，能有把我們當中那一個抬起來的力量？」武安道：「力量不足，當改造成一更大更堅固的。」韋格道：「紙鳶一經放高，是否常能保持其飛揚力？」馬克太道：「那倒一定可能。」武安又援英國婦人之例，把此說明一遍；並說：「總之只看紙鳶之大小和風力的強弱。」馬克太道：「你想把紙鳶放到多高？」武安道：「能到六七百尺高，當能俯瞰得全島的光景。」左毗道：「請快試罷，我已不勝於悶居之苦了。」吳敦始終默然不發一言。但諸少年既散，只賸了武安與他自己兩人時，他便瞻視着武安的面，說道：「你真想試行



這個計劃嗎？」「是的，吳敦。」「你可也知道這是極危險的事嗎？」「知道，但不一定如你所想像般危險。」「但甘願自擲一命，去當此危險者，我們當中會有誰出來？」「如果被決定了這事便是自己的義務，吳敦，那便恐你也不敢辭退。」「這樣你預備拈鬮以定其人嗎？」「不，這人非由他自己心願的來當此義務不可。」「然則你胸中早已預知這人嗎？」「或者我已預知。」武安答着，似有深意的去握吳敦的手。

翌日即十一月五日起，武安、馬克、太諸少年即從事於紙鳶的改造。若使他們有充分的工學上的知識，他們得先把得抬舉的重量，紙鳶的面積，重力的中心及能耐此的線的粗細精算比較，然後纔能定改造之計。只是不幸他們沒有這等知識；因此單試了試本來的紙鳶的飛揚力，更把它擴張到可載百三十磅的重量而能飛昇的大小；百三十磅，便是少年中的最重者的重量。不覺到了七日的午時，一張直徑一丈二尺半，每邊長四尺，面積凡六十方碼的八角形大紙鳶已告了完成。紙鳶改造之間，少年們也輪流着去到岩壁上看守。不會見有什麼可疑之點。湖畔林中，寂寧的不見一縷煙，也不聞一



發鎗聲。大家越相信惡漢們的已經離島他去。

紙鳶的試放，議決即於當夜舉行；如無危險，定明日由少年中一人駕之使騰上空。紙鳶下吊一巨籃，駛者即安坐其中。籃爲在司樂號甲板上常用的一隻，剛有可坐一人之大小。且其深也有可沒及少年的胸際，所以很少爲了左擺右搖，便此把少年翻了出來的憂。且籃的邊上另繫一繩，繩的下端，捏在地上一人的手中；繩上套一鐵環，籃中人如欲降下，即放下鐵環，鐵環即沿繩落下到地上人手中，通知籃中人的意思。

這一夜西南風頻吹，正宜放揚紙鳶；且月亮黃昏後二時纔由地上升起，紙鳶不論放到怎樣高，也無被人看見之慮。到了九時，少年們悄悄的聚集於洞外湖畔的廣場上，出絞車盤，卷上司樂號船上用以測量船的速度力的測量繩，作爲鳶線。紙鳶上吊着的籃中，放進了重百三十磅的一隻裝進泥土的袋，又在邊上繫上了穿着鐵環的繩，使和乘着人時一樣。杜番、馬克太、韋格、乙部四人在距絞車盤五十碼那裏，平放着紙鳶的傍邊。絞車盤的周圍，有武安、吳敦、左毗、虞路、雅涅，司管着鳶線的伸縮引放。由武安口中發

出了「預備」的號令。「好」的答聲出自杜番的唇邊。紙鳶即刻在他的應答聲中，徐高昇於空中。伊播孫、善均、土耳其、胡太等幼年者，竟忘了平時的戒慎，不覺一齊喝采讚呼起來。

不一會，紙鳶早已隱入雲端裏，消沒形影。但挽着的線的力益強，而無間斷弛張，便可推知上方風勢的盛和紙鳶的不傾斜，不掉頭，常保持着它的平衡。既而測量線伸長到了一千二百尺，已可推知紙鳶的達到了離地面約七八百尺的高了；試驗的成績，已很可觀。大家便合力逆轉絞車盤把紙鳶收下，但當放上去時，只不過費了十分鐘，現在收下來却費了一小時以上的勞力，始得收下到地上。風勢依然強盛，當收下着地時，不受何等的撞觸，徐徐的安然的下落在當初未放時仰放着的地方。幼年者不覺又發出喝采讚呼之聲祝賀起來。

試驗已畢，大家想回洞中去，等着武安發號令。武安却似深想着什麼事，呻吟着不發一言。吳敦來到武安身傍，握住他的手，說道：「一夜已深了，請回家去罷。」武安道：「請



略待，吳敦、杜番，我有一事欲與你們相商。」杜番道：「請說罷。」武安道：「我的試驗，得到了意外的好成績，這雖則一方也是由於風勢的不強不弱，且常以一定的力，吹於一定的方向；但如此好機會，確是難得；明夜能否再有今夜一般的天候與風勢，這是最難預料；所以我以爲還是今夜便決行了以前的決議。你們以爲如何？」

武安說的，的確有理。但無人敢去最先開口。駕紙鳶騰於空中，這明明是言易而行難的事；少年們雖則本來都有勇氣；但到了將要決行此事的時候，自然不能無躊躇之意，這也是人情之常。可是武安又把話往下說道：「但誰可乘在籃中？」這時話猶未完，即從衆中來一答聲道：「我願去。」這原來是武安的弟弟弱克。「不，不容我去。」的喊聲，由杜番、韋格、虞路、馬克太、左毗等少年口中接續而起；武安沈默了一會，不發一言。弱克又高聲說道：「兄長，請容我去罷。我不是第一個該當去乘進籃內的人嗎？」杜番道：「弱克，爲什麼會只有你才第一個該去爲什麼我們得落在你的後面？」馬克太道：「對了，這是爲什麼的？」弱克道：「因爲我對於諸君，負有義務。」吳敦道：「對於我們



負有義務；這又怎說？」吳敦常見弱克的異於尋常的說話，想去問明這是爲什麼，因去握住武安的手，武安全身發顫，這時若非在暗中，而得能明見武安的面，則吳敦必能見其臉色的蒼灰，兩眼滿溢着淚。弱克又是出了不似十歲的孩子所應有的斷然決意之聲道：「我說的會不對的嗎，兄長？」杜番道：「講給我聽罷，武安你的弟弟的所謂有爲我們犧牲生命的義務。這不是我們大家所負的義務嗎？爲什麼只弱克能特有之？」弱克道：「唉，唉，杜番，這容我給你說罷。」這時武安要阻止弱克的說話，說道：「弱克，怎的了，弱克！」

弱克引高了激動的聲音說道：「不，兄長；不，兄長，請容我懺悔一切罷。我不能再久負此苦悶了。杜番，吳敦諸位，諸位離家離父母至於受漂泊到這裏的苦痛，這都因了我的愚而起的。司樂號的漂流到海中，是由於我的無端的單單想使諸君吃驚的一念，便把船解了纜；及看到了船的已經漂泊到海中，慌忙着想阻止却已遲了。唉，唉，諸君，請饒我的罪啊。」弱克說完，雖有圭兒親切的百方去慰安他，他仍不禁似裂破胸際般，放聲



大哭。武安道：「好了，弱克，你已懺悔了你的罪了。因之你不是爲了要償報你的罪的萬一，如今想犧牲你的一身嗎？」杜番的天生的惻隱寬恕之心，這時間自然的發動起來，便第一個喊了出來：「但他不是已償了他的過失嗎？他不是已償了他的過失嗎？啊，啊，武安，我現在纔知道你的平常逢有危難的時候，必先使你的弟去當之，和你的弟弟又常自願投身，爲我等盡力了。唉，我的可愛的親友弱克，我們是樂於恕你的。你已經自己償補了你的過失了。你已絲毫無負於我等了。」杜番以外，衆人都圍聚在弱克的身邊，各各伸手，欲與弱克相握。但弱克只是雙手掩住面孔哭泣。既而他收淚說道：「諸君，但請看我怎不是第一個該去乘進籃中的人？兄長！我的話難道是錯了嗎？」武安緊緊擁抱住他的弟弟，說道：「好了，好了。你說的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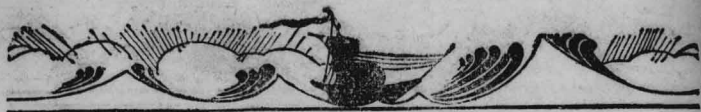
杜番等諸少年想阻止他們兩人，但終無效。這時風勢似在吹緊的樣子。弱克和衆人握過手之後，即刻從籃中取出了泥袋，自己將去坐進裏面，對阿哥說道：「兄長，容我和你接一次吻罷。」武安道：「好，來和我接吻罷。或者還是容我來和你接吻罷；因爲該



去坐在籃中的，是我。」弱克驚喊道：「啊，兄長，你……」杜番、左毗也同聲喊道：「武安，你嗎？」「是的，爲了償補弱克的過失，以弱克的身去犧牲，和以他阿哥的身去犧牲，這有什麼不同？而且我的立定這樣的危險的計劃，又那里會是想去使他人冒險才想出這計的道理？」弱克道：「不，不，兄長，請使我去罷。」「不行，弱克。」杜番道：「然則我是不得不請求去當充此任了。」武安斷然用了不可屈撓的決心的聲道：「不行，杜番，我早決此意。」吳敦緊緊握住武安的手，說道：「我當初早已想到了你的將有此決意。」

武安即刻坐進了籃中。雅涅執着籃邊垂下的繩，馬克太、韋格、虞路、左毗、徐徐引放絞車盤上的線。不一會紙鳶吊着武安高昇，早已消沒形影。大家只默然仰視他的去向。也有高聲嘆息的。

幸而紙鳶和試放時一樣的不傾斜也不掉頭，冉冉上昇；武安也不感到怎樣的危險。左右兩手，握住吊着籃的四方的繩。隨着紙鳶的上昇，空氣也便稀薄。在籃裏感到的一種顫動，傳遍全身，有如將被摔死般的不可名狀之感。過了十餘分鐘，忽有如碰着什



麼東西似的響聲，籃微感到一些觸撞，這可推知線已放完，紙鳶將停住不再高昇。武安隻手執住繩端，隻手拿起望遠鏡俯視四方，見湖水茂林岩壁，一切都沒落於冥冥黑暗之中，不見其他什麼東西；僅四邊的海水與本島，可辨其色而知其差異。西南北三面，都爲一片密雲鎖住，不能瞧見一物。只東方一角，雲斷天露，有三五星宿，燦然閃耀於黑暗中。忽然，見東方一角，有一帶赤光，低橫於地上，烘托雲層，其色顯明可視。這一定是火光，但其距離，遠在丁哩之外，或者距本島幾十哩的那裏，有一帶陸地，其地有噴火山，始能放此火光。他這樣想時，同時忽浮起於心頭的，是從前探察到欺騙灣時所望見的白點。再仔細看時，距彼僅五六哩的地方，又有一條火光，想來這見由於欺騙灣的濱邊，或濱邊和湖岸間的茂林中舉起的火光。然則這不是倭東等一夥，又會是誰燃起的火？

武安這般下了判定後，同時也沒有再久留於空中的必要，即收下了望遠鏡，把打照會的鐵環放下。不幾秒鐘，鐵環已落入雅涅之手，在地上引頸等着武安的消息如何的衆少年，即刻逆轉絞車盤把紙鳶收下。啊，大家在地上等着這通知間的二十分鐘，覺



得是怎樣的久長？這時風勢加緊，其猛烈也非初比；方向似也將吹換的，紙鳶不絕的似欲轉頭；少年們在挽下的線，一張一弛，因之絞車盤的迴轉，非常的困難，是不待說的。大家對於武安的掛念，又加一層。武安自放下打照會的鐵環以後，已經過了一小時四十五分，紙鳶依然離地面有十二丈餘，這時忽焉似刮過了一陣烈風，同時把持着絞車盤的杜番、馬克太、韋格、虞路、左毗、乙部等六名，翻然倒於地上，蓋紙鳶線斷，便載着武安，飛向黑暗中去了。



一三 武安的復命——胡太患病——傳書燕的歸來

——人心沮喪——駝馬之屍體——一個煙管——

——無風無雨的惡天氣——戶外叫聲——濕淋淋

的一漢子——伊範的故事——大苦戰

衆少年既驚且怖的異口同聲的叫着：「武安，武安」終也無效。

這樣的過了二十分鐘，湖水邊忽然起了「諸君」的一聲呼喚聲。喊着「兄長」的第一個聳去的是弱克。「倭東等還在島上。」這是衆人走近武安，武安第一句便說的話。

原來紙鳶的線斷的時候，武安漸漸覺到身子的在落到了地上。幸而紙鳶正和坐輕氣球所用的大傘般有效，纔不致即刻急墜直下。這其間紙鳶漸近水面，因此縱身一跳，自投水中，不稍困難的游了四十餘丈的距離，游到了岸邊。紙鳶當武安投下水中的



時候，因輕了許多，便忽又輕揚於空中，獨向東北飛去。

次晨大家因前夜疲勞，睡過了定時，日已高昇之後，他們纔只起床。起床後大家即刻集於作爲倉庫的洞中，商議今後的進退。

倭東等的居留於此島，已及二星期以上。但尙不像欲離去此地者，益由於缺少可用以修復船的器械。因爲若使他們有了此等器械，則船又非受了不能修復了般的大破損；並且他們雖未離島，却也不欲因此在此處造一個寓居；這看了他們的不像要探察全島，找索最合於棲住的地方的光景，便可推知。由這些事推究；一方面武安又把昨夜在空中望到的隔海的赤色火光，詳細的講了，於是斷定倭東等的知道離此不甚遠的地方，有大陸的存在，所以他們沒有久留此島的決心。如果武安的斷定沒有錯，那倒是一個不容輕輕看過的重大問題。即契阿門島並非如大家一向所想像般的孤島，却是在它的東方，尙有大陸或羣島的一個無人島。但此非目下的急先問題；目下的急先問題，是倭東等七惡漢的尙在此島而宿於東方川邊的一事。他們由現在的宿處，只須



一轉步，便可到這裏湖畔在彷徨於湖畔之間，或者偶然到了這裏洞邊，這是容易碰到的事。所以少年們不得不倍前的不使人見的戒慎着把自己的姿形隱去。

少年們先在遶着廡舍及養禽場的洞的前後兩口，截松樹杉木之枝並灌木等來堵住，使略看似如茂林樹叢般，他們自己則深隱洞內，不隨便出到門外。尤其是湖畔的廣場上，任何人不許出去。大家便這樣的在惴惴然危懼不安中度日；加之尤使大家抱憂的，是最年幼的胡太從這時起病了，熱，病容非常的不好。吳敦把司樂號船中曾備着的藥箱取出，擔心着會不會誤投藥石；但終不得已依他自己所知，給他吃藥；其他諸人，當然盡力看護，但究因大家都不過是年齡相若的幼童，事事都不能應心而做。幸有圭兒在這裏，宛如慈母的對待她的愛子，貼服周到的給他看護，纔使他漸有起色。這時若沒有圭兒在洞中，其結局，殊難預測。此外，這一位婦人，平素對待洞內諸少年，都以慈母的愛情和親切，不覺之間，她惠賜於諸少年者，即她的冥冥功德，已不勝一一數之。

且說十一月初旬到中旬之間，幾乎連日陰雨。十七日起天氣放晴，同時，暖氣驟加，

茂林都上了青綠之色；百花競開，南澤更有許多羽族的歸來。一天左毗正在收集設在洞的附近的羅網中所獲得的鳥類的時候，忽然在鳥頸上發現了一只小盒子。回到洞中，大家且驚且喜，忙把盒子卸下，展開一看，但並非是從什麼地方有人給他們回信；盒內所有的，依然是他們去年秋天自己納放進的遭難報告書。

這其間大家都悶居在洞內，少出戶外，因之馬克太專任擔當的日記，也差不多是閉却了。至於實際上，可記的事也太少，大家都不過在一室中來往，嘆息着無聊。不覺又過了三個月多，他們在這裏如今是得迎第三個冬季了。他們回想起自漂泊的當初以來的事情，徐徐的在往事陳迹上打量下來。他們心想自己的在這島上的旅居，究竟到了什麼時候才可終止，或者已無重見故鄉父母之期，將化成此島上的一塊土而終了嗎？

這是除了吳敦外的一切人心上所凝結着疑問，大家莫不有鬱鬱不樂之色。武安勸勵大家，說決無這樣的憂慮，但也不過是在口上說說，心中也和其他諸少年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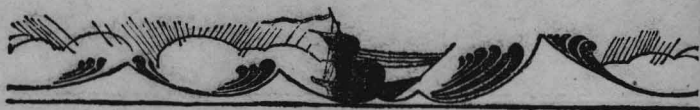


不免要抱着疑悶。

這一月二十一日午後二點鐘的時候，杜番蹲於新錫蘭河的樹蔭下釣魚，見羣集於湖畔的鳥類，忽然膠膠相喚，望東方飛了去。它們飛到了河的對岸，本來飛成廣大的一圈，漸漸縮小集中，終成黑黑的一團；卒又膠膠高聲相喚，而沒入於長草灌木中。杜番見了這些鳥類，判定那邊有什麼動物的死體。急急奔回洞中，叫莫科即刻划出小艇，一同渡河登上彼岸，把羣鳥趕散，檢視長草底下，見有一小駝馬的死體橫仆着。鮮血尚滾滾的從橫腹的創口流出；且其身體尚帶微溫，這可證明其被殺後尚未經過多時。杜番道：「這一定是被鎗殺了的。」莫科道：「這裏有了證據。」答着用小刀由創口取出一粒鉛彈。這可無疑的，是倭東一隊人中的一人所發出的。二少年便一任鳥類去吃那屍體，忙着奔回洞中。回到洞中，把此事告訴其他諸少年，大家便越覺可怖。經過了種種聚議，覺得那駝馬的不是在現在死着的地方受鎗擊的，這依了少年們的常常傾耳注意着洞外的動情，也不會聽到有似鎗聲的一事，便可知道。還有它的被射擊的距離的

非遠，這微之駝馬所受創傷的極重而不能良傷遠走，便可明瞭。所以總之這些都表明倭東等逆上東方川，漸漸的來近到洞的地方。更可證明他們一夥中有數人已一度來到南澤的近邊彷徨過。少年們只有謹慎上加謹慎的留意着。

這樣的過了三天，於是使他們知道事情的愈迫切了，並又發見了重加一層恐怖的一新事件。二十四日朝九句鐘時候，武安和吳敦在新錫蘭河的對岸，由湖畔至南澤間的山路上，如可能的話，打算去築起一座胸壁，在那裏使杜番等善射的能手伏着，防禦倭東等的由這一方面而來；因此爲了去視察彼地形勢，相攜到對河，向河畔茂林方面進行。武安忽然脚下似踏着了什麼東西。但以爲這總不外是散布在這裏的無數的貝介之類，所以也不回顧的依然進行。走在後面的吳敦，却停足拾起了那東西，說道：「武安，等一下。」「什麼事？」「請看，這是一只陶製的煙管；我們的同伴中沒人吸煙，所以這定是倭東等遺下的。」「或者是法人洞舊主的遺物罷。」「不是的；煙管上黏着的烟香還很新鮮，這表明不過在一二日前或一二小時前遺下來的。」果然，則倭東等




之徒，已經彷徨到了近法人洞的前面的河上。若他們已經在這裏徘徊過，則少年們不得不即刻準備防戰。兩人急急奔回洞中，把所見告訴同伴，大家便分開作起防戰的準備來；晝間於洞上岩壁之頂，置一人看守，使注視八方；夜則於面湖的後洞和面河的前洞兩處各置一人看守。兩處的門，都用堅牢的門鎖住之外，於門內又多積大石，若有不測時，使可即刻在裏築起胸壁。開在門邊的窗洞，便用作砲口，分排兩門大砲，一守面河之口，一守面湖的後洞。其餘獵鎗連發短鎗等，一齊取出，分配給諸少年，這可不說。

圭兒當然稱讚少年們所爲。同時她也用有限之力，盡助此等準備。但她的心底，正在較算着此等少年和那賽凡龍號的水手們的身體膂力，不禁深抱危懼和不安。但想如果在這時，能有伊範在這裏，則豈非萬事可有把握？

且說伊範現在怎樣了？或者已遭了惡漢們的毒，離去人世罷？這也是可有的事。因爲他們現在在陸上，他的航海術於他們已沒用了。既而到了十一月二十七日，過去的二日間的暖氣蒸熱起來，到了幾乎不可耐的時候。這一天朝上即密雲重疊，雷聲殷殷，





空中光景，依晴雨表所豫言，則將有大風潮的來臨。在洞外的少年們，即刻回進了洞中，照例把一切連短艇也都搬進倉庫中，關閉前後兩門，只坐等就寢的時候的到來。到了夜九時半，大風潮果然襲到了。電光如注水，由窗間流射進來，不時的遍照洞內，霹靂常轟震頭上，無片時間斷。這是無風無雨的一種恐極駭極的大風潮，鬱積在層雲中的電氣，也有一時決裂噴出於一處者。這一類的大風潮，有時甚至有霹靂震激一夜而不告終止，也是常有的事。洞上岩壁之頂，雷打如注雨般，按連着幾十回至於幾百回，但幸岩層甚厚，不生何等異狀。武安、杜番、馬克太等少年時想輪流去窺探洞外動靜，因而立近門邊，但都未及開門，忽被電光射住兩眼，昏眩退回。天空只作一面赤色火光，湖水反照天色，似一團火炎。

七時到十一時之間，電光雷鳴，真無須臾間斷，接連着暴發。十二時以後，風潮之勢稍衰，雷鳴也漸漸有了間斷。既而風起，雨便如傾盆而來。害怕着頭縮進在被裏已久的胡太、土耳其、伊播孫、善均等幼年，也似重得了元氣，一個個探起頭來。年長的少年，見大



風潮的早已無足憂慮，便將退去就寢。獵犬虎黑忽示激昂之狀，奔到了門邊，用前足頻頻爬門，低聲長吼。杜番道：「虎黑似在門外嗅到了異狀。」話還未完，長年的少年，即各執武器，作防戰準備。杜番在後門，莫科在前門，各帖耳細聽門外動靜。但似無何等異狀。只是虎黑依然咆吼不休；俄而轟然有一道響聲，那決非雷鳴，是長鎗之聲，但不似在離此二百碼以內發放的。大家不覺面面相視，杜番、馬克太、韋格、虞路四人，早已分立於前後門側，如有人欲撞入時，準備着即刻射殺之；其他諸少年，把以前曾堆積下在門口的大石，搬運到門的傍邊，欲築起胸壁。

時門外忽有喊聲：「救命救命！」這可無疑的是迫於危難而求救的喊聲。「救救！」這時聲音已來近到了數尺之間。圭兒開始和少年們同立於門邊；忽然道：「是他了！」武安道：「他是誰？」圭兒道：「開門，快開門給他進來。」少年們便把門開了。即有一漢子，全身淋濕，上衣至袴邊，如瀑布般流着水的跳進了門來。這便是賽凡龍號的二等機手伊範。

少年們覺得事出意外，茫然不知所爲，空瞻着伊範的光景。伊範年在二十五至三十之間；肩廣胸寬，兩眼銳敏，態度毅然，面相伶俐而直爽。但因不用剃刀已久，雙頰鬚髯亂生，幾遮沒了半個臉孔，他走進了門內，即刻把門關了，帖耳伺聽門外動靜，知道了已無人去追他，始來到洞的中央，廻看環立在他身邊的少年們，悄然獨語道：「果然，這裏都不過是少年童子。」又看見了圭兒的雜立在少年叢中，他忽然面現喜色道：「圭兒，你還活着？」圭兒道：「是的，我還安然活着在這裏；上帝既救了我身，又救了你了。今夜你的來到這裏，也是上帝要你來幫助這裏一班無辜的可愛的少年的慈心。」伊範把少年們看了一下，說道：「有十五人，但能自防的只不過五六人。」武安道：「我們將被襲擊乎？」伊範道：「不，至少也不至於在即刻之間，被人襲擊。」

大家熱心的想打聽伊範來到此處的顛末，尤其是倭東等上陸以來的歷史。但他却先脫了淋濕了的衣，且說要求一些食物。因爲他游過新蘭錫河，今天朝上到現在，還不會有什麼入過肚。武安即導他到倉庫內，給了他乾衣，又命莫科即把冷了的炙肉乾



麵包茶及一杯白蘭地一齊拿來給他飽肚。伊範吃畢之後，恢復了元氣，開始對大家講上陸以來的歷史。

「我們所乘的舢板，被沖打到了這島上，將欲達岸的時候，我等六人即被浪捲落海中。六人拚命的總算得登上了濱邊，但不知其他二人之所往。至於圭兒，則大家都以為已溺死海中，不復存疑。我們登上海濱，是午後七八時之間，後彷徨於海濱多時，到了十二時，始發見舢板船的被沖打在沙灘上。」杜番道：「我們當夜剛巧走在那裏，目擊有二人，死人一般的橫臥在船邊；但次朝再往視察，已不見兩人所在。」伊範道：「此後的事，那便是我所欲講的。我們以為爲失了去所已溺死於海中的福倍，及排克兩人，原來和船同被沖起在濱邊。倭東等把他們喚醒，又把船中存着的少許食物及武器硝藥取出，欲再沿海岸走去，這時祿屈忽覺得圭兒的失踪的可疑，但倭東即答以一定是沉溺在海中死了。這真可說是意外的一個幸運。我聽了這話，在心中想道：他們的視我，可也能如視那婦人一般嗎。他們對於我，如不復有用，即刻會想來除了我。圭兒，你當時在什

麼地方呢？」圭兒道：「我在欵立着的船底下，他們不能見我，但我却逐一的聽得了他們的問答。我等他們去了，即起而向反對方向走去，終於得了這裏諸少年的救，來到了這法人洞。」伊範道：「怎叫法人洞？」左毗道：「便是我們給這洞定下的名稱。此外尚有家族湖、南澤、新錫蘭河等名稱。」伊範道：「好極，好極，關於此等地名之事，容明日緩緩相談。門外不是有什麼足聲嗎？」守立在門邊的莫科道：「沒有。」

伊範道：「且說沿海濱走了一小時許，我們來到了一團樹叢之下，這一夜便在那裏過去。翌日重回舢板船的地方。此後數日間，盡了種種手術，想修復船的破損，但因了修繕的器具不足，遂未得成功。因之決定先找求有食料清水且可庇風雨的地方，暫時定居之後，再緩圖後計，便又出發沿濱邊南行十二哩許，到了一條小河口。」左毗道：「那便是我們稱它做東方川的；其注入的地方，我們稱它欺騙灣。」伊範道：「原來如此。於是我們卜居於此處，把那舢板船也沿着濱邊，拖到了新居地方，繫於河口的小港中。」武安道：「這便是巨港了。」伊範道：「至是我們所缺的，只不過一些木匠的器具。」



如有了這些器具，我們便很容易的把船修復，離島而去。」杜番道：「可是我們却備有這些器具。」伊範道：「倭東等也這樣相信。」吳敦道：「他們怎的會知道我們的在這裏？」伊範道：「約在十天之前，他們和我一塊——上陸之後，他們從不會使我獨在一處過——走向河堤，逍遙於茂林之中，這時忽到了一座大湖之畔，在湖濱蘆葦之中，我們忽然發見有一巨物，用廣大油布覆蓋住的，橫在我們面前，我們這時的驚怪，當可想見。」杜番道：「啊，這便是我們的紙鳶了。」伊範道：「我們還不能即時猜得那是什麼。總之那不是天生之物，是很明白的。他們自此很熱心的欲搜尋造此的人，並欲知道他是誰。至於我，看了這個，知道了本島的有住民，想乘隙逃出他們的毒手，投入居民之中的心願，非常的急切。縱使居民是野蠻人，我相信也決不至於如賽凡龍號的殺人賊的窮兇極惡。他們也似察得了我的逃意，便加緊的看守着我。他們從這一天起，專心並謹慎的沿了湖的東岸，向南方找去，但不曾逢到人迹，也不聞一聲鎗聲。」武安道：「這是因為我們互相警戒着不可隨意出至洞外的緣故。」

伊範道：「但他們終於發見了你們的所在。那是二十二日的夜裏。他們中有一個，開始到了這洞的近傍，適逢你們把門關閉着，便由門縫中望見燈火之光。聽了這消息的倭東，次日午後的整個半日，親自來潛伏於這裏前河的茂林之中，伺看你們的動靜。」武安道：「是的，這我們也知道。」武安道：「我們於次日朝上發見了他遺下的煙管，拿給圭兒看，圭兒便說這是倭東的所有。」


「圭兒的觀察，確是不錯。他歸來之後，知道他的煙管遺落了，非常的惜恨。但他在這半日之間，確知了住在這裏的你們都是少年童子；這早他看見你們的輪流着來到洞前河邊的藤林中走着，乃察得了的。我聽到了他回來之後，把目擊的事情，告訴了他的伴侶，又打量着對此的攻擊的方法。」圭兒道：「真是壞人，惡魔，他們對於這些可憐的少年，也沒一點惻隱之心嗎？」武安道：「是的，也還是和對待賽凡龍號的船長和乘客一樣的不起惻隱之心。」圭兒道：「但你如何得能脫出他們的毒手？」

伊範道：「從今朝起，他們把我交給福倍和祿屈看守，大家便到了外面去，所以我



便想這是我的唯一的好機會了，看兩人看着野景的時候，我便突然逃入旁邊的茂林中。這是午前十時前後的事。兩人見我逃走，即刻追蹤而來，也入了茂林中。此後便是我一人逃，他們兩人追，這般的在林中奔跑了一天。我生來從未能跑到這樣快過，十四小時，竟跑了三十哩以上的距離。我依了倭東所說的，知道你們的住所的在湖之西南岸，流向西方的川邊。雖在茂林中望着左右奔跑着，終於望着你們的洞奔了過來。兩人各携鎗所以一邊追一邊放鎗狙擊我；飛彈掠過我耳邊者，不止一回二回。若兩人沒有火器，那時我便可靜心等待他們的追來，因為我也隨身帶着小刀一口，即與他們相遇，當也不致一人獨死。我以為入了夜，成了一片黑暗，當可免去二人的追躡；但兩人緊緊跟着不離。加之大風潮中不時送出電光，照遍地上，不許我躲過，但我幸已達到了河的南岸。我心喜只要能渡過此河；將要下堤的時候，忽然閃然一道電光，穿過茂林，我的身子被明照出，同時即有一發鎗聲響過我的背後。」杜番道：「這便是我們在這裏聽到的了。」





「飛彈掠過我的肩頭，我即同時翻身跳入水中；我拚命的划了三四次，早已游到了對岸，便此潛身於雜木之下。二人正到了岸邊，互相說着話；一人以爲「你放的一鎗確把他命中了。」另一人道：「我到底是有把握的。」前者道：「然則他是沈入水底了。」後者道：「當然，這一回他竟也去往生了。」前者道：「好結果，好造化啊！」二人便這般回上了他們的來路。過了二三分鐘後，我爬登上了堤岸，一踏上了地，忽聞犬吠聲，乃依此聲音，來到了這裏，適逢你們開門迎納，幸得全身。少年諸君，此後我們當結成一團，戮力把這些惡漢逐出此島。」伊範說到最後的幾句話時，他的意氣凜然，少年們不覺都肅然起敬，即說願跟他一同出去除賊。

既而諸少年各以短詞，把自己漂流到此處的顛末說給伊範聽。伊範道：「你們自漂泊到這裏以來，一直到今日的二十個月中，還不會在這海中見過一隻船嗎？」武安道：「是的。」「你們沒有揭起什麼信號嗎？」「雖曾揭起，但在六星期前，怕爲倭東等所見，便收下了的。」「你們的用心頗善；但他們還是發見了你們的所在了。到了現在，



只有日夜警戒，防備他們的一法。」「他們的是那麼兇惡廉恥之輩，真是怎樣的不幸。如果他們是好好的男子，我們也有量力給以幫助的心願，這心願如今是成了使我們不得不決心去作一大苦戰；雖則我們都不過是少年童子。至於勝敗，這又有誰能豫料？」圭兒道：「諸位，一直暗中保護着諸位到了今日的上帝，決不會棄你們的；上帝現在把勇敢的伊範送來，便是使他來幫助你們的意思。」於是「伊範萬歲，伊範萬歲」之聲，同時由諸少年們的口中喊出。



- 一四 賽凡龍號的舢板船——哈諾凡爾島——說明  
與解釋——馬琪倫海峽——將來的計劃——目  
下的防禦——力取乎智取乎——兩個漂流水夫  
——夜半活劇——圭兒的慰安——福倍的審問  
——偵察隊的出發——第一第二鎗聲——武安  
的失蹤——杜番的負傷——洞邊喊聲

默聽着諸人的說話的吳敦，這時纔開口：「但如果倭東等和平的允諾了離去此島，則我們當也不必敵視他們罷？」伊範道：「這是怎麼說的？」吳敦道：「我的意思，是說他們若得把船修復，便即刻離島而去，不一定來襲擊我們。所以我們若到他們那裏，把他們所需用的修理船的器械借給他們；約他們船修畢，便得離去此島。則他們一定



會聽我們的話，和平的離去此地。伊範君，你不以我的意思爲然嗎？」這是很合理的話，大家都面現贊同之色。其間伊範說道：「這確很有理。但諸君尙未深知倭東等的爲人。且說他們的爲人，若諸君說欲把木匠用的器械借給他，他們必會在借了這些器械之外，併欲奪有其他東西。他們或會懷疑你們藏有司樂灣取來的貨幣，謀能奪之。諸君或以爲自己先允幫助他們，他們會感激情義，不生這樣的壞心嗎？他們決無這樣的人性。且他們所缺的，不單是木匠器具，硝藥也正告空乏。他們卽當有足以來襲擊諸君的硝藥；但終不能彌久無缺。所以如果知道了如諸君般富有硝藥，必來強請讓與，你們那時是否能聽從？」吳敦道：「當然不聽從。」「不聽從他們便藉腕力，也必欲得到這些事。至於此，於是就不免一戰；既知不免一戰，則不如當初便定了計劃一戰的有利。」吳敦道：「你說的話對的。我們是除了固守待寇之外，不復有策。」「我的以爲把木匠器具借給他們的不可，還另有理由。如果使他們把船修復了，他們便是感激諸君的恩義，不來寇侵法人洞，和平的離島而去；他們也必定不來顧念到我們，相率浩然獨去。」左毗

道：「但這於我們有什麼關係？」「如果沒有了那舢板船，則我們將靠什麼得能脫離此島？」

吳敦道：「你欲用那隻船脫離此島嗎？」伊範道：「當然是的。」杜番道：「竟想用那麼小船，橫過汪洋太平洋嗎？」「你以為我說用那船橫過太平洋嗎？不是的，我們只可用那船渡過近邊的港，由此再找便船，回濠洲去。」馬克太道：「但是像那變樣的破船，也能渡過數百里的波濤的嗎？」「數百里是沒有的；我們得渡過的最近的路程，不出三十哩。」

杜番道：「然則環繞此島的水，竟非大洋了？」伊範道：「圍住島的西方的是大洋；圍住東南北三方的並非大洋。」吳敦道：「這般看來，正如我們當初所懷疑的，我們確在離大陸不遠的地方嗎？」「諸君，你們一向以為自己是在一個什麼國裏？」「是在太平洋中一個孤島上。」「島固然是島；但並非孤島；是附着於南美洲沿岸的羣島中的一個。諸君給了島上各地以名稱；這島可也給了它名稱嗎？」「是的，我們給它以奧



阿門島之名。此名取於我們大家進過的學校之名。」

伊範道：「契阿門島，好名字，這般，此島有了新舊兩名字了。因為世間久已以哈諾凡爾島之名，傳稱此島。」

伊範說完，又約定明日當更依照地圖，詳示本島的所在及方位等給諸少年。便和大家同去就寢。

吳敦和莫科各執武器，坐在洞的前後兩門邊守夜。這一夜安然過去，到了明天，便是十一月二十八日。

★

★

★

★

南美洲的南盡頭，由太平洋東達於太平洋之西，橫斷地軸，蜿蜒奔流的地方，有長及三百八十哩的一道海峽。兩岸連山掩映，拔海高出，有三千尺。沿岸多港灣，宜於泊船；有茂林清川，到處可汲水，伐薪，獵禽。舟往還於兩洋者，都喜不繞萊馬伊爾海峽以取捷徑，避出霍龍岬，免受風波之險；因之都取此徑。這便是一千五百二十年，有名的意大利

航海者馬琪倫發見的，所謂馬琪倫海峽是也。

馬倫琪發見此路以後五十年，西班牙人始來此處，在布浪斯威半島開布哈明港，其次英國人來了，荷蘭人也來了。荷蘭人萊馬伊爾發見了所謂萊馬伊爾海峽，這是一千六百十年的事。十七世紀之末至十八世紀之初，法國人也有許多來到這裏；此後有名的各國航海者之來此處者，不勝枚舉；尤以最近有了蒸氣機器的發明，船可不懼逆風逆潮，得能自由航行以來，往來於兩洋取由此路者尤多，海峽之北，爲巴達哥尼亞國及威廉王島，布浪斯威半島諸地；南岸即台拉堤爾番及其他羣島。

馬琪倫海峽之東口，豁然成一大灣，天空海闊，無一物遮眼界；但西口接太平洋的地方，小島羣布，小海峽也錯雜散在，這羣布的小島的一帶，與智利國的濱邊平行，點點相陳北上，至可納斯及契洛諸島止。

伊範次日集諸少年，展開地圖，指說南美洲及加洲南端的地形。又接着說道：「請看，這般的由馬琪倫西口向北，與智利國橫行的一帶羣島中，有與創橋島相對，北與馬



特爾島及爪當島相望的一島。此島在南緯五十一度，西經七十四度三十分處，名叫哈諾凡爾，便是諸君給它名契阿門島，並在那裏消磨了二十個月以上的光陰的地方。」  
吳敦道：「這樣我們和智利國，只隔了一水？」伊範道：「是的；但諸君即假定幸能渡到對岸的大陸；若再欲由彼達於智利或阿根廷共和國的都市，則尙得走過幾百哩荒漠不毛的曠野，其疲勞困苦，當在想像以外；加之彷徨於此等曠野的蠻人，又不是會以好意待遇諸君的善主；總之，諸君的不曾去渡到對岸，始終居留於此島，爲諸君計，這是非常的幸運。」

原來遼哈諾凡爾島的海峽海門，其狹處不過十五哩乃至二十哩；若天晴風和之日，則莫科能得掉那小艇，容易的渡過。他們曾去立在東北的濱邊，幾次的探望着陸影而終未能見者，原來是因爲隔海諸島，都是地低而岸平，不能望見。且細檢地圖，原來他們是不幸的很常常立於相距諸島最遠的位置探望着。只杜番和他的同伴，到賽凡龍海岸的時候，本可明白的看到爪當島的南岸，剛巧逢着重霧鎖海，咫尺不辨。武安所望



見的白點無疑的，是載着雪的安磯斯山嶺中的一個，至於坐在紙鸞上時，由空中望見的赤光，定是同地噴火山中的其中一個山的影。

吳敦問伊範，「若得賽凡龍號的舢板船，藉此離去此島，則將向何方駛船？」伊範即答道：「若一直線南行，而得順風，則我們欲到智利國的不論那一港，都非困難；沿岸居民，也必親切待遇我們。但智利國沿岸曲折凹凸不一，駛行時頗多危險。」武安道：「自此南駛，可有便於回到我們的故鄉的便路？」「對了，且來看一看地圖，我們自此南下，到斯密司海峽；過此海峽，將出於何處？即到馬琪倫海峽，那裏有一名叫達馬爾港。我們若能到達此港，即不難找得歸國便船。」武安道：「若到了達馬爾港，不能即得便船，則當如何？」「進了馬琪倫海峽，再駛行少許，即在左面可到布浪斯威半島；半島有霍德斯居灣，灣有加倫特港，為往來船隻停泊之處；若更前駛，遶過半島南端的福路瓦特岬，即有波根比爾灣，往來於海峽之船，大多投泊於此；若更前駛，則有富哈明港並本得萊地方。」



伊範所說，都有道理。他們的確只要能進了馬琪倫海峽之內，找得在駛往濠洲或新錫蘭的途中的便船，告其情形，要求搭乘，決非難事。在海峽之內，達馬爾港、加倫特港、富哈明港等，雖都是貧寒之僻地，但本得萊確為富邑，日常必需品以至於娛樂奢侈之品，件件都有。是智利國政府所開創管轄的地方，也有壯麗的寺院，其屋頂巍然聳於茂樹之上，可由海上望見之。

所以少年們的最先要務，在達到馬琪倫海峽。欲到那地，則必得用賽凡龍號的舢板船；而欲用此舢板船，則又非由倭東等手中奪來作為己有不可。換言之，即非和他們一戰而戰勝他們不可。但這當然非容易之談。伊範和少年們說到這裏，因為自己必得先去觀察一下洞的位置，打量若倭東等來攻，則當如何禦之。便和大家一同離坐，去巡覽洞的內外。洞的前面對新錫蘭河，後面控住家族湖之濱，窗便可作為架鎗之洞，在此放兩大砲，按排八枝獵鎗；洞中尚有許多短鎗及刀斧。他看了武器完備，食糧豐富，不覺大喜。但繼思所守之人，皆少年童子，年達十六歲者，只吳敦一人，其他武安、杜番、虞路、馬

克太、韋格等五人，雖被稱爲洞中的年長者，但也不過滿十五歲，也有未滿者。餘都筋骨未固，自捍也且不能的幼年童子。而賊方七人，皆膂力超人，曾殺人數次的倔強的壯年漢子。似此少年們心雖是如何的強勇，究不能出戶外，與彼等應戰。所以他們目下最上之計，以固守洞壁，等待敵來爲最得策。

吳敦道：「他們難道都是毫無人性的兇暴之徒嗎？」伊範道：「當然。」圭兒道：「但只有一人，良心還未滅盡。即曾赦我一命的福倍。」伊範道：「我不能相信此說。福倍或者是受了倭東等的勸誘，才入了夥的，也未可知；但到了現在，也便成了倭東等一班惡漢中的一人，彼此當無差別。不見他最近和祿屈一同追我嗎？他的頻頻對我發鎗，誤信我已溺死河中的時候，他也和祿屈一樣的喜着。所以救你者，因爲想到了烹飪及其他事，有了你，較爲便利的緣故。若倭東等來攻取此洞時，且看，福倍必在先登者中。」

此後過了數天，倭東等形跡杳然，更無何等消息。伊範心中大疑，不審何故。但這一天，他忽然想到了。即對武安、吳敦，說其所思道：「若使我是他們，也必出此策。原來他們



以爲自己的上陸，你們是完全不知道的；因爲他們相信圭兒已死於海中，我已溺斃於河中，此外便無人會漏洩他們的消息。因此他們以爲只要他們有一人突然來到此洞，說是船破遭難的人，乞你們的憐惜，則你們也必親切的迎入洞中，量力所及的給以幫助。一入洞中，則在內伺隙乘機，開門引盜，爲極容易之事。若如此，可省許多力，而能奪得此洞。在他們想來，以其力取諸君；不如智取爲善；因之遲遲未見動靜。」「若如此，則我們又將如何防禦？」「彼等若以力來攻，則應之！若以智來圖，則也以智應之。」

翌日又無事過去。既而到了黃昏時候，看守在岩壁之頂的乙部及虞路，忙奔回洞中，報告河的對岸有兩人形，漸向洞走來。「圭兒和伊範即刻隱身倉庫中，由窗間窺視遙遠走近來的兩人。知道兩人是福倍和祿屈。伊範道：「果不出余所料。他們正裝着遭難漂泊人，將來此洞中。」武安道：「我們將如何對付？」伊範接近武安耳邊，低低有所密語，說畢，自己和圭兒，匿身於倉庫中一櫥內。

過了二三分鐘，吳敦、武安、杜番、馬克太出至洞外，逍遙於河畔，從對岸望過來見了

他們的福倍和祿屈二人，裝出愕然打驚狀，吳敦等見彼等，也示意外吃驚之色。二人漸渡河來到這邊，疲勞憔悴之情，顯於言貌。杜番道：「你們是誰啊？」「是今晨在這島的南方破了船遭難的水手。」英國人嗎？「不是美國人。」「其他乘客呢？」「都溺死了。只我們兩人，幸得漂着於濱邊。不知你們又是誰啊？」「我們是本島的殖民者。」「那請賜我們少許食物並一個休息之處。今晨以來，我們還不曾吃過什麼；連一掬水也不會好好的喝得。」吳敦道：「破舟遭難的水手，有到處去求同胞的幫助的權利。來罷！」

祿屈額狹顛凸，具有一見可怖的獠猛之相。福倍面上，似還總有一點人相，不像祿屈那麼兇惡。倭東特選他當此任者，亦即爲此。二人始終巧裝着遭難水手的樣子。少年們過於細細的詰問他們，而他們至於無詞可答的時候，便托言疲勞太甚，請使休息片刻，便此逃過。但他們開始進洞的時候，偷偷的探察四面情形，見守備嚴重，武器完全，心中大驚。這在慧眼的吳敦早已在傍窺得，記在心裏。少年們把兩人領到倉庫的洞內，他



們便在一隅中橫臥起來。似疲勞到了極點的人一般，早已鼯然不知前後的入了酣睡。但他們閉眼之前，又看到了倉庫內所貯食糧器物及其他器具之多，互相目視，面現十分喜色，這吳敦在旁，也早已窺得記在心頭，到了九時，莫科來到了兩人睡着的對面的一隅，鋪設臥具就寢。假睡着的兩人，知道有一黑人來到這裏睡，他們也毫不介意。因為如果他要張聲喚人，他們便將拉來殺他，也不過是一舉手之勞罷了。

這樣的又過了兩小時。兩人依然橫臥着，一動都不動。莫科便開始懷疑他們，或者今夜這般過去，預備等明晚起事罷。既而到了十二時，兩人徐徐起身，拔足向戶前進。頂上吊着的燈光，把兩人的舉動照得分明。倉庫的門，即面河的門，緊門之外，裏面又堆積大石推住。兩人先把石取去，將動手去拔門。忽然有一隻鐵臂般的強力的臂，從後面來捉住將拔門的祿屈的肩頭。祿屈吃驚回首，正和賽凡龍號的二等機手相對。「伊範，你在這裏？」「來罷，諸君！」馬克太、虞路、杜番、武安四人即刻奔來，把福倍捉住。祿屈在這時推脫伊範的手，把門踢開，早已逃出門外。伊範即發一鎗，彈丸徒然飛在空中，見祿屈

急急逃去，足音也聽不到了。「啣，竟被他逃了；但這裏還有一人。」說罷從腰際出短刀，一刀之下，想斫殺福倍。刀揮起時，福倍哀求道：「請饒罷，請饒罷。」圭兒以身遮住福倍道：「伊範，請赦他一命！他曾救過我的。」那末看你面上，且赦他一命。」便把福倍緊緊縛住，禁錮於伊範匿身的櫥內；把門鎖上，以大石堆積。大家執了武器，等到了天明。


到了翌朝天明，伊範和武安、杜番、吳敦三少年同出洞外，探察動靜。只見洞外有許多人的鞋印，點點往復縱橫；倭東等似已遠去；湖邊無何等異狀。廐舍養禽場，也依然如常，無被攪擾之迹。但他們由何方來，又向何方去，如有知此者，不外福倍而已。四人回到洞中，把福倍從櫥內拖出，寬了他的索子，推至客間中央。伊範道：「福倍，你們的計，被我們猜破，終歸無功，這已是你所目擊的。但我們還想更詳細的知道倭東的所謀。你一定是熟知的，可隨我所問，一一回答嗎？」福倍似愧對圭兒及少年，低頭默然，不敢高聲作息。圭兒道：「福倍，當賽凡龍號中慘殺正利害時，你有獨敢挺身救我的善心；你現在可還有一發此惻隱之心，把此十五無辜少年從危運中救出的善意嗎？」福倍仍默然不



答。圭兒又接着說道：「福倍，你的所爲，雖當萬死，但他們仍赦了你命，你若天良尚未喪盡，則現在也當反省所犯的罪惡的可怕了。」福倍至此嘆了一口長氣，終於開口說道：「我將怎樣才行呢？」伊範道：「只須詳細的把倭東昨夜的計劃說出，你是否和他相謀，約定你在裏面開門，把他們引進？」「是的。」「如果他們進來了，那末會是怎樣親切的招待了你的少年們，當然是遭了他們的毒手，即被殘殺了的，是不是？」福倍頭越低垂了，不敢出一聲。「倭東等從那裏走近洞來？」「從湖的北岸。」「和你和祿屈的從南岸來反一個向？」「是的。」「他們可也會到過這島的西岸？」「不會。」「他們現在在那裏？」「我不知道。」「他們今後的計劃，你可有幾分推想到？」「沒有。」「他們會再回來嗎？」「會來的。」伊範又下了種種審問，他不復能答。因此重把他禁錮在櫥內。到了午後，莫科拿了幾樣食品送給他；他一口都不吃，只低頭呻吟，似有所思。他沉思些什麼？他不會在他腦中萌動了先非後悔之念嗎？

目下第一個也是唯一的疑問，是倭東等會向何方去，退到了什麼地方。他們在沒





有解得這疑問之間，一刻也不能安心住着。所以伊範食畢中飯之後，想出洞外去偵察，便與少年們相謀，大家都表贊同，即時準備外出，議定把伊播孫、善均、土耳其、胡太四幼年，交托給圭兒、莫科及弱克、馬克太，留在洞內；其他年長少年八名，都跟着伊範出去偵察。他們雖都是少年童子，人數比敵方向多一倍半；加之，長鎗短鎗都有，武器十分充足；敵方七人中，已失去一人，尚有的六人，但武器六人之間，只不過有五枝鎗。且依伊範所說，他們的彈藥，已將用盡，所餘已沒多少，但他們便只靠着這些。

偵察隊於午後二時，從洞中出發；出後門只門上了門，不復堆起石塊，因恐偵察隊或欲即刻退回的時候，開閉因之不便。他們走過了葬着慕員的遺骸的山毛櫸樹邊。沿着灌木茂樹之蔭，向陷窳林進去。走在最前面的虎黑，不時的作着懷疑之狀，像要嗅出什麼異樣的氣味來般的。再走進幾步，果然在一簇茂樹之下，有燒過了一堆薪枝的煙，尚未全滅的灰燼。這表明沒多久前，曾有人在這裏休息了回去。吳敦道：「這可無疑的，昨夜倭東等是在這裏宿過了去的。」話還未完，從他們的右邊，忽來一發鎗聲，彈丸



掠過武安的額際；同時少年隊中，也發了一陣鎗聲，接着便聽到與他們相距六七丈的右邊的茂林裏，有啊啊的叫喊雜沓的人的行動聲。第二聲鎗聲是杜番以第一發鎗及其煙的升起處爲目標而發出的。杜番發了鎗，同時便走上虎黑的前面，忽然奔向那茂樹裏去。伊範道：「前面去，前面去，我們不可使他獨去對敵。」

轉瞬之間，大家早已追及杜番，都奔到了茂樹之下，見地上有一人僵臥着，呼吸已絕。伊範道：「這是排克；世界上從此少了一個壞人了。」杜番道：「其他的人，不知逃向何處去了，想來不會逃遠罷。」伊範道：「是的，或在這近邊潛伏着哩；諸君，且蹲下來，勿抬高頭。」忽然他們的左邊，有一發鎗聲，同時飛來了一顆子彈，剛巧微擦過將欲蹲下而未蹲下的左毗的右額。吳敦道：「你沒受傷嗎？」「不，只不過些微的擦傷。」雅涅忽然留心，說道：「武安什麼地方去了？」的確，武安到了什麼地方去了？這時虎黑望着右邊灌木叢裏，一直跑了去，因此杜番等人，喊着，「武安！武安！」跟着虎黑奔去。

虞路忽然伏下在地上，說道：「留心，伊範，留心。」伊範即刻俯下頭來；說時遲，一發

鎗彈，剛巧在離頭的一二寸處飛過。他抬起頭來，見一個敵人穿過茂林逃走的背影。這是昨夜給他逃走的祿屈。伊範即發一鎗。祿屈宛如沒落在地中，倏然不見。伊範道：「啊，又被逃走了嗎？」

以上所記，只不過五六秒間的事。伊範和虞路追到了其他少年們的地方，虎黑連口的高吠，走在最前的杜番的聲音道：「武安，請勿放手。」伊範和大家跟着杜番的聲音，奔進灌木之叢，武安正和胡布相搏，滾到在地上，胡布正舉刀想刺武安。巧好這時來到這裏的杜番，捉住了兇漢的右手，一手探到腰際，想抽出短鎗。兇漢等着他手一放鬆，便摔脫了杜番的另一手。一刀向杜番胸際劈來。確是勇敢的杜番，也不得不叫起來，仆倒在地。頓時同來的其他少年也都急急趕到，因此胡布打開了武安，向北逃去。韋格、乙部、雅涅等，一齊舉鎗追擊；有一二鎗似頗有把握，但終於不見了那兇漢。

武安起身即刻走到杜番身邊，抱起他的頭喊他醒來。但杜番已只存着一口氣，昏昏不省人事。伊範即刻打開他襯衣的胸口，檢看他的創傷；傷在左胸第四肋骨的邊上，



幸似離開心臟。他也還呼吸着；但呼吸力的非常微弱，或者肺受了傷罷。吳敦道：「總之，若非把他領到法人洞，便什麼也沒法做。」武安道：「我們是非救他不可的啊，他爲了救我的危，得了這一個傷了。」伊範自接戰以來，未見倭東、武蘭及武婁三人，不勝怪訝。只是總不應隨杜番倒在地，仍去作戰；所以從了吳敦之說，決定大家歸洞。便和諸少年同去採集樹枝，編成一担架，使杜番穩臥其上，四人抬之，其他四人在左右警備，徐徐回到了洞中。杜番因了抬着的行動，接觸着他的創傷，似痛苦得很是不堪，時發被鏢刺着般的苦吟之聲，因之時息時行，終於走完了四分之三的路，回到了距法人洞已只一二百碼的地方。

但洞口還被岩壁的開始處遮着，不能望見。忽然新錫蘭河的那裏，聽到了少年們的喊聲。虎黑便驀地向來聲音的地方奔去。當然可以無疑的，是倭東及其幾個伴侶，迂路出於河畔，從那裏攻擊着洞哩。

一五 二人被綁——危機一髮——福倍的改心——

轟然一聲——林中探索——杜番病體——修復

舢板船的工事——二月五日——三揚讚呼——

煙波渺渺——馬琪倫海峽之航行——葛雷菲頓

號——歸國——我們所能學得的教訓

到了後來一想，事實是如此。祿屈、胡布、排克三人在陷穿林中狙擊偵察隊，使偵察隊存心在這裏；一邊倭東、武蘭、武婁三人，沿着石子河的河床，便是那裏水乾涸了成了乾路的地方，偷偷的攀上岩壁，爬過岩壁之頂，下來到了面新錫蘭河的倉庫的洞口，便驀然闖進洞中。

伊範聽到了洞那裏起了非常的喊聲，即刻留着虞路、乙部、雅涅三人看守着杜番，自己和吳敦、武安、左毗、韋格四人，取便道一直線的馳到洞邊，可是時已晚了。倭東奪得



了一個幼年，抱在小脅下，將出洞中，後面圭兒追來，想由他手中奪還，但也白白掙扎了一下。幼年者是弱克。第二次從洞中走出來的是武蘭，又在小脅下抱着胡太馬克，由後追來，爭欲奪還，但被武蘭一推，便仰天倒去。

但莫科和其他少年，不曾出現。他們難道都受了傷或被殺了橫臥在洞中嗎？倭東武蘭已走近了河邊。他們來到河邊，似欲幹什麼似的。更轉眸把河面一望，河中便有武婁從洞中拖出一隻小艇來，放在河裏，等着兩人的下來。如果他們一旦能渡過了岸，則再要追他們是很難的了，並且他們便可綁得了那二人作押，悠悠自在的回到巨熊岩下的住所，可以如意的苦虐這裏。

伊範等憂着恐怕會給兩少年傷害，所以不曾敢發鎗追擊。他和四同伴拚命奔上，但倭東武蘭已上了岸。這時電駛般飛奔到的獵犬虎黑，對準武蘭的喉頭撲去，武蘭因此驚慌，捨胡太抵禦作鬥。倭東則仍拖着弱克，向岸進行，却不料這時有一人從洞中跳出，飛跑而來。倭東回首視之，原來是福倍，不覺大喜，說道：「這裏來，福倍，這裏來。」福倍

既來近到了倭東的旁邊，但一言不說的便向倭東撲去，欲奪還弱克。倭東受此意外的襲擊，不覺離放了弱克；但即刻揮起懷刀，深深的把福倍刺了一下；這是轉瞬間的事；伊範和其他四少年尚在相距二三十丈的地方。武蘭這時僅能逃避免了虎黑的襲擊，已與武婁同等在短艇之中。

倭東見武蘭失了胡太，越覺得非把弱克帶住不可，因此倒了福倍之後，忙伸出臂去，想仍把弱克捉住；這時弱克取出曾攜帶着的連發短鎗，望着正在伸臂近來的倭東轟然一發，果未空發，恰中倭東的胸的中央，他踉踉後退，匍伏的爬進了短艇之中。短艇中兩惡漢驚慌失措，挾住倭東，望對岸划去。

忽然轟然震耳，起了宏大的響聲，洞口似有烟揚，在河中划着的載了三惡漢的短艇，忽為散彈所掩，三惡漢連喊苦之聲也不及發出，便沈落不見。

這是莫科由倉庫的洞口，發了一大砲所致。現在賽凡龍號的惡漢們都遭滅亡，只墮下了在陷窠林中失了蹤的祿屈和胡布兩人，大家因一時之間，忽由非常的危困，一



轉而入非常可以安心之境，所以都似氣高萬倍，雖茫然了一會；但一忽武安便第一個蘇醒了，他到留放着杜番的扛床地方，對虞路等把事的始末簡單的告過了，這時伊範等抬了傷者福倍，回到洞中，扶他進去和杜番一樣的使安臥在床上。


這一夜大家在負傷者的枕邊服侍了一夜，盡力看護，杜番依然昏昏不省人事。圭兒使人去在新錫蘭河邊，把藤中繁生着的赤楊之葉摘來，煉春之使成藥一般，用以裹住傷處。這是止內部的焮衝於未興的妙劑，在美洲多用之。圭兒既是美國人，所以頗知此樹葉之效，因而用之。至於福倍，因丹田受刺甚深，終於不能救治。他自己也知道死期的將到。忽然開眼，見圭兒面帶愁色的俯視着自己，便低低說道：「多謝你，圭兒，多謝你！但請勿愁，我早已非人世之人了。」啊，這人一旦誤入邪路，入了惡漢之夥，但一點良心，尚未全滅。他看少年們臨於最後的危急，驟然回到了本性，遂拚一命去救衆人。伊範道：「且勿灰心！福倍，你已由自己償了罪了，你一定得長生的。」然而他的命運已經定了。衆人盡力所及的救護，但他終於漸次衰弱，到了黃昏後四時，竟絕息而逝。



等太陽出來了，少年們把福倍葬在慕員的墓邊，悲切的吊祭。但他們在沒有明白祿屈和胡布的生死之間，完全不能安心，因之伊範和吳敦、武安、馬克太、韋格四人，吃完朝飯，帶了虎黑，出去探索兩人的所在；探索了不上一會，他們即刻在陷窰林中，發見了兩人的死體。胡布當時由中了彈的地方，走到了相隔三丈許的亂草裏便倒斃的。祿屈陷死於韋格所掘的許多陷窰中的一個中，這便是當時他的忽焉不見了的原因。他們把兩人的死體，和排克的死體，一同投進陷窰中埋沒了。

五人回到洞中，報告探索結果，大家知道了從此已無再被此等惡漢所攪擾的憂，都大大的歡喜安心；所不能安心的，只不過是杜番的病態。他的病雖不能說愈惡了，但也不像在好起來的樣子，依然昏昏沉沉，不省人事。

翌日伊範和武安並馬克太，駕小艇，渡家族湖，下了東方川，到倭東等的舊處，搜尋賽凡龍號的舢板船；船被攔起在沙灘上。三人檢視其破損處，看來若空船尙足浮泛航行，因之便繫之於短艇尾處，重又溯川渡湖。到了這天夜半，安抵新錫蘭河的埠頭。回到



洞來，最先到洞中少年報告他們的，是今晨以來，杜番的病態好了不少，知覺也漸漸回來，呼吸也稍能引長。蓋一則由於杜番身體，平常也就健康，一則因為赤楊之葉做成的貼劑奏了奇效。若照此情形下去，則似可不需幾多日子，便可全癒的。

次日起，大家着手舢板船的修復工事。船長三十尺有餘，幅也相稱，所以修復完好後，欲其載十五少年和伊範、圭兒兩人，並非不可能。伊範一向有做木匠的本領，故自作指導，總管工事。馬克太副之，其他諸少年相助，孜孜日夜趕工，木材因以前拆散司樂號後，少年們曾鄭重檢定藏起，所以堅材，橫材，平板，支柱，件件皆有；並且固緊木材縫處，則有藏着的填絮，可以桐油重煮，然後使用。船身之半，用甲板遮佈，以避風濤。在這時候的季節中，那裏海邊風濤之憂雖甚少，但這是備於萬一的。伊範又把少年們由司樂號拆下收藏的帆類取出，在此單桅船上，裝備起船尾帆、船頂帆、船頭三角帆來。經過了三十天工夫，一切修理工事已都完了。不覺之間，少年們在此島可享的最後的聖誕節及千八百六十二年的元旦，已來而復去了。這時杜番在天氣晴和的日子，也已能扶杖出門。



外略作散步。但其他少年們，都決定在他未充分恢復並氣力強旺之前，決不解纜離開此島。

正月的下半月，消費於應裝載進舢板船的貨物的選擇中。諸少年當然都希望能把他們所有的全部裝入，但船的大小，終不能許可。他們第一所選定的須裝載的是金錢。因為這是他們歸國的途中，到處所最必要的。其次是可以支持十七人若干星期吃的食物，其次是武器彈藥。其次被服。其次是書籍。其次是烹飪器具及食器，其次是望遠鏡，風雨表等類，至於橡皮便船及釣絲等。

二月三日，一切貨物，都已裝載完了。杜番的創傷也已全愈：此後對他所可憂的，便只恐他的過食。氣力雖未完全恢復，但已可耐於航海，且他自己也催促不已，遂定五日朝上解纜。解纜之前夜，吳敦去開了廐舍的門，把他們仔細飼養已久的駝馬，駝羊的諸獸，及火鷄等其他諸鳥類放了。這些鳥獸，一見門開，即時照它們的腳力所及，它們的飛翼所能，以全速力飛散放八方而去。雅涅道：「忘恩的動物，竟不記得我們的留心久養



之勞。」左毗道：「世事都是如此的。」左毗的口氣的太似老人，使大家不禁笑出。

次日五日，一早起來，大家去乘進船裏，杜番坐在船尾伊範之傍。伊範在那裏操舵。武安與莫科同坐於船頭，管着各帆。其他諸人各自占得一位；既而船便解纜。少年們對法人洞三揚讚呼之聲，與之告別。船便徐徐沿新錫蘭河而下；奧克倫岡漸次沒隱於岸上樹後而不見。少年們都愀然表示惋惜而目送之。在河流緩慢進潮之間，不能不停船休息，因之進行遲遲。到司樂灣，已在日沒以後。杜番當船繫泊於沼澤林下之間，由船上射獲兩鴨。他說他這回第一次放鎗，病苦即如跟着鎗聲般離身散發而盡去。

翌朝他們拔錨由司樂灣出發，掛起船尾帆及船首三角帆，向南駛出，八小時後，遠過了島的南端的南岬，進了創橋島岸那裏的海峽。依然沿着阿台來島濱邊，向南駛走之間，契阿門島早已沒落於地平線下而不見。

幸天氣晴和，二月十一日，已過了司密斯海峽，進了馬琪倫峽口。右面有聖王山高聳；左面是白福爾灣窮盡處；見數個雪嶺，參差駢頭；從前武安由欺騙灣望見的白點，便



是此等載雪山嶺中的最高者。船上人都健康，杜番眠食益佳。次日十二日，來到了達馬爾島之前；但是時達馬爾港荒廢，無人居住，他們便空過此處，向東南沿海峽而去。一方悽涼島平匾不毛的陸影蜿蜒着，另一方可見岸嘴出入參差的哥爾加半島的濱邊。

伊範之意，欲逸過富洛瓦特岬，沿布朗司維半島的濱邊，到本得萊那。可是運命不須他們再遠駛。翌日十三日早上，在船首的左毗，忽然喊道：「看啊，我們的右邊有一道煙。」吳敦道：「那定是漁人之火。」伊範道：「不是的，那是輪船的煙。」早已爬起在桅上的武安道：「是輪船！是輪船！」

既而船影可以望見了。船是重載八九百噸的輪船。正以一小時十一二哩的速度駛行着。少年們，一齊起了歡呼之聲，連發鎗聲；輪船即刻聽見了這裏的船。十分鐘後，少年們的單桅舢板，已繫於那輪船的舷下。那輪船名葛雷菲頓號，將開往澳洲去。船長龍格氏把諸少年移到本船中，問他們遭難的始末。因為大前年司樂號失蹤之事，當時英美報紙上喧傳一時，船長本也所稔知，所以非常的同情於少年們，自



己船所欲走的雖是墨爾坡浪，但他說當變更路程，由此直放奧克倫，藉把少年們送還他們的故鄉。此後的航路，迅速且平穩；同月二十五日，已安然到了奧克倫灣停船。回顧十五少年，自大前年二月十四日之夜，由此處漂流出來，至今恰滿二年。

少年們的父母，聽到了十五少年都安然歸國時的歡天喜地之狀，任以何等言詞，當亦不能形容。報紙上大書「十五少年，平安無事，不缺一人」，如電光般遍佈闔市，闔市之人，皆出家門，欲一看十五少年的走過。

人人想一聽的，是十五少年漂流以來至於歸國期間的歷史。杜番開了幾回講話會，出來演講他們的漂流的顛末；聽衆每回都擁擠滿場。馬克太所熱心記下的漂流中的日記，也被拿去出版了。爲了供給新錫蘭的讀書社會的需要，不知已幾千幾千的銷去了多多少少。不久此日記即被譯成法、德、意、俄及日本等各國語，出現於各國的都會。各國的讀書社會，皆以先睹爲快，莫不爭購之。吳敦的慎慮，武安的慈愛，杜番的勇武，並其他諸人的忍耐剛毅，無一不使讀者起敬意。

圭兒和伊範的如何的受大家的歡迎和感謝，可以不贅。奧克倫的市民，爲了伊範募集找捐金，買一隻美好的商船，命以契阿門號之名，贈給他。只不過贈他的條件，是他必得以奧克倫算他的故鄉。伊範本也甘心受他們的條件。

至於圭兒，因爲武安、雅涅、韋格等人的父母，都要她在他們家中作客，互相爭起來，卒被杜番家拖去。蓋杜番的一命，說都由她一人的看護而得救，也無不可。

我等與讀者諸君，讀了這一部十五少年的漂流譚，所學得的教訓，有憤感、悲愛、勇武三者；又學得了若以忍耐、剛毅，則人生何難不可排，何紛不可解。